续天方夜谭



续天方夜谭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172号

续天方夜谭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谢秩荣　等　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90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1900册
·
ISBN 7-5059-1536-3/I·1041　　定价：4.40元

前　言

1988年10月1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把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埃及著名小说家纳吉布·马哈福兹，从而使他成了获得这一荣誉的第一位阿拉伯语作家。

在作出这一宣布的同时，瑞典文学院指出："马哈福兹的作品作为一种小说的流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发展了阿拉伯语文学。""形成了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阿拉伯叙事体艺术。""对今天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具有唤醒人民的思想启蒙作用。"

获悉这一消息后，埃及外交部长立即郑重宣布："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意味着国际上对富有创造性的埃及文学的承认。"

是的，为了得到这种国际上的承认，埃及人民，整个阿拉伯世界，已经等待了整整半个世纪。早在1939年8月，埃及的一家文学杂志首次载文提出："埃及，是否有一天能获得诺贝尔奖？"而紧接着，这家杂志又在九月份的那一期上，以专刊的形式，全文推出了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第一部小说《命运的嘲弄》。也许，这只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但等待了半个世纪以后，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答案，阿拉伯文学终于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

授奖仪式于1988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而第二

天，便是纳吉布·马哈福兹七十七岁的寿辰。

1911年12月11日，纳吉布·马哈福兹出生于开罗杰马里亚区的一个小康人家。父亲阿卜杜·阿齐兹·塞布鲁基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并怀有极大的爱国热忱。虽说纳吉布因出生后四个姐姐都已远嫁，两个哥哥也都已成家并去外地工作，形成了他孤僻内向的性格，但在父亲的熏陶下，他那幼小的心灵中很早就印下了对祖国的热爱。

1919年开罗爆发反英斗争时，他家附近的侯赛因大街上涌现出游行队伍，展现了轰轰烈烈的抗英斗争。八岁的纳吉布，在自己家里的屋顶平台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壮丽的群众斗争场面，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十年以后，当他写出著名的《三部曲》时，对这些场面作了深刻的描述。

1923年，纳吉布跟随全家迁到了阿巴斯区。在那里，他结交了许多少年朋友，了解了许多人生的苦难，为他以后创作《米达格胡同》（1947年出版）、《我们街上的年轻人》（1969年出版）、《我们街上的故事》（1975年出版）积累了许多十分有用的素材。埃及的一位评论家指出：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文学创作，是从大街小巷走向广阔世界的。

1930年，纳吉布进入埃及福阿德大学（现开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学习，同时开始在杂志上发表哲学方面的文章。自1932年至1935年，共写下有关哲学、心理学、神学、美学方面的文章四十余篇。纳吉布·马哈福兹在哲学上的修养，为他的小说开拓了更深的意境。

1934年于哲学系毕业后，纳吉布曾在哲学和文学之间作过几年徘徊。最后，终于作出抉择，投身写作，正式开始文学生涯。在各种文学形式中，他选择了小说。因为，他认

为："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有艺术家不能超越的限定范围，而小说是无法限定的。因此，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艺术形式。"

一旦作出了抉择，纳吉布·马哈福兹便把毕生的心血全部都倾注到文学的耕耘之中。不为第一部长篇小说《乡村的梦》半途夭折而感到受挫；不因创作初期受到评论界的冷落而灰心失望；甚至，也并未由于1952年完成巨著《宫间街》后出版受阻而觉得气馁，他始终如一地埋头于笔耕之中。

他说："对我来说，艺术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既非职业，也非行当。一旦把艺术当作职业，那就会有意无意地沉溺于待价而沽。我自己唯求力所能及的耕耘，不求用汗水去换取名利。"

就这样，自1939年发表第一部历史小说以来，在整整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他创作出了长篇、中篇及短篇小说集共五十余部，成千个人物栩栩如生地活跃在他的笔下。他的许多作品已搬上了银幕，在阿拉伯各国和世界上流传。

其中，纳吉布·马哈福兹花了几年时间，分别以开罗的三条街命名的著名巨著《三部曲》于1957年获得埃及国家文学奖。这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巨著，以四十年代的埃及为历史背景，通过开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兴衰沉浮，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动荡时代的社会画面，描绘了性格各异、道路不同的芸芸众生，揭示了真理必将战胜邪恶的历史发展规律。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创作思想是多元的。因此，他的作品是阿拉伯传统文学和世界现代文学珠联璧合的产物，具有自然清新的独特风格。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他

说："文学家的一生，也许仅仅思考着一个或两个问题。而他的全部文学生涯，便是这种思考的种种反映。"又说："文学是对现实的革命，而不是简单的描述。"

纳吉布·马哈福兹是怀着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来进行创作的。他说："如果生活变得完美无缺，文学艺术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他总是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去探索和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去唤起人们向往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所以，他的作品大多具有十分深远的社会意义，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续天方夜谭》一书初版于1982年。该书借用《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主要人物，编写了十三个各自独立又互有联系的故事。有的优美动人、富于想象；有的离奇曲折、引人入胜；有的借古喻今、针砭时弊，充分反映了作者的善恶观和热爱人民的思想。

杨孝柏

1989.12.30

序　幕

1

清晨，礼拜完毕。在喷薄欲出的霞光前面，还滞留着一片浓黑的阴云。

宰相丁丹接旨，要他去拜见国王山鲁亚尔。丁丹敛起庄严的神态，心中荡漾着一片慈父的激情。他一边更换朝服，一边喃喃地说：

“哦，山鲁佐德，这下该决定你的命运了！”

宰相一路向阿里·巴尔从山上走去，身后跟着几个卫兵。一个卫兵手持火把，在前面带路。空中雾气湿润，凉爽宜人。

三年了。这三年是在恐惧和期求、死亡与希望中度过的，是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度过的。靠了这些故事，山鲁佐德的生命延续了三个年头。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故事也总有终了的时候。昨夜，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终于结束了……

哦，我亲爱的女儿啊，又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你？

宰相走进耸立在山顶上的王宫，由把守在门口的卫兵引着，走进了阳台。那阳台下面，是一个其大无比的后花园。

山鲁亚尔端坐在一盏明亮的宫灯下，未戴王冠，头发乌

黑浓密。长圆的脸上，两只眼睛炯炯发光。一绺胡须，直垂胸前。

宰相丁丹拜倒在国王面前，吻着地面。虽说自己为相已久，但国王一生严酷狠毒，残害无辜，所以，一见之下，心中依然万分恐惧。

国王示意宰相坐下，丁丹只得听天由命地遵从了。国王又命令吹灭那盏唯一点着的宫灯，于是，四周一片黑暗。但散发着芳香的树丛，已依稀可辨。

山鲁亚尔轻声道：

“就这么黑着吧，也好欣赏一下日出的美景！”

丁丹略觉松了口气，说：

“陛下，真主将使您通览昼夜的一切胜景！”

一片沉默。从国王的脸上，丁丹看不出隐藏着喜悦还是愤恨。只听他平静地说道：

“我想把山鲁佐德留下，做我的王后……”

丁丹一下站了起来，躬身去亲吻国王的手，心中感激万分，几乎要掉下泪来。

“愿真主使您永摄王政！”

国王似乎想起了被自己错杀的无辜，说：

“实现公道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惩之以宝剑，也可予之以宽恕。真主是英明的！”

“陛下，愿真主使您领受他的明断！”

国王愉悦地说：

“她那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真动听，使人大开眼界，令人神往……”

见国王高兴，宰相喜欢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国王又

说：

“她还给我生了个王子。这下，我心中的怨恨就一扫而光了……”

“愿陛下今生来世，永享幸福！”

国王喃喃道：

“幸福么……”

不知道为了什么，丁丹觉得有些不安。

雄鸡报晓了。国王自语似地说：

“人生是世上最难解之谜！”

接着，一变惶惑的口气，说：

“你看！”

丁丹向天边看去，只见那里已射出了神圣的万道霞光。

2

丁丹请求会见女儿山鲁佐德，侍女便把他领进了玫瑰阁。那里，地毯和窗幔全是玫瑰色的，还摆满了桃红色的靠椅和靠枕。

山鲁佐德和妹妹敦娅佐德在玫瑰阁迎接父亲。丁丹道：

“我带来好消息了。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①”

山鲁佐德请父亲在自己身旁坐下。敦娅佐德则告退，回到了自己的宫室。

山鲁佐德说：

“真主慈悲，使我终于幸免于死！”

---

① 《古兰经》第一章第二节。

丁丹于是也轻声赞颂着真主。山鲁佐德又难过地说：

“求真主怜悯那些屈死的少女吧！”

“女儿，你是多么的机智勇敢啊！”

山鲁佐德轻声说：

“可您是知道的，父亲，我是个不幸的女子。”

“女儿，小心些！在王宫里，什么心思都会被人察觉的。”

山鲁佐德悲痛地说：

“为了制止流血，我牺牲了自己。”

丁丹喃喃道：

“真主自有明断！”

山鲁佐德悻悻地说：

“魔鬼也有门徒！”

丁丹恳求道：

“国王是爱你的，山鲁佐德！”

“自负和爱情，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一颗心中。他自始至终都只爱自己。”

“爱情也能创造奇迹。”

“每当他凑近来，我总能闻到一股血腥味。”

“国王自然不能和常人相比。”

“但罪行总是罪行啊！多少无辜的少女被杀，多少虔诚的信徒遭害。这个王国里，剩下的只有那些口是心非的人了！”

丁丹伤心地说：

“我对真主的信仰，是不会动摇的……”

“而我，象长老所教导的那样，知道自己必须忍耐。”

丁丹笑了，说：

“长老是个好老师，你也是个好学生啊！”

3

阿卜杜拉·巴勒希长老住在老区一间简朴的房子里。他那神奇的目光，给他许多新老门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使那些追随他的人永志难忘。人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是为人引路的长者，可谓德高望重。

长老结束打坐，走进客厅。只见刚出落成妙龄少女的独生女儿祖碧黛迎上前来，高兴地说：

“父亲，全城都欢腾起来了！”

长老却漫不经心地问：

“阿卜杜·高迪尔·穆黑尼医生来了没有？”

“也许他正在路上呢，父亲。不过，全城都欢腾起来了。因为，国王已欣然接纳山鲁佐德为王后，不再滥杀无辜了。”

什么也无法打破长老的平静。他心里是高兴的，但也仅此而已，别无其他。祖碧黛既是自己的女儿，也是自己的学生。不过，她涉世还浅着呢！

听见有人敲门，祖碧黛一边走去，一边说：

“您的朋友照例又来拜访了……”

医生阿卜杜·高迪尔·穆黑尼走进门来，与朋友拥抱后，便在他身旁一个垫子上坐下了。两个免不了寒暄一番。壁洞里，一盏灯照着他俩。

阿卜杜·高迪尔说：

“不用说，您已经听说那个好消息了。”

长老微微一笑，说：

“该知道的，都已知道……”

医生说：

“人们都在为山鲁佐德祈祷。其实，功劳首先该归您才是。”

长老嗔怪道：

“一切功劳，全归真主！”

“我也是个信徒。不过，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都是清楚的。她若不是从小拜您为师，也就成不了今日的山鲁佐德；若不是听了您的讲解，她也没有那么多故事去使国王放下屠刀。”

长老说：

“朋友，您的毛病，就是总爱把智慧的力量过于夸大。”

“智慧是人类的特征啊！”

“人的智慧在于，了解自己智慧的限度。”

阿卜杜·高迪尔说：

“有些信徒，却觉得自己有无限的智慧呢。”

“我总是无法把这些人引上正路，您就是其中为首的一个。”

“长老，百姓是可怜的，需要有人帮助，使他们看到生活的出路。”

长老满怀信心地说：

“也许，一颗纯洁的心灵，能拯救整整一个民族。”

医生不快地问：

“可是，您又怎样能使咱们区，免受地区执政官阿里·苏禄利腐败之害呢？”

长老难过地说：

“不过，会有各种各样的人起来抗争的。”

医生坚持道：

“我是个医生，只关心什么才于世有益。”

长老默然无语，只是轻轻地拍打了一下医生的手。于是，医生笑了，说：

“是您为大家带来了欢乐和吉祥！”

长老道：

“赞美真主，并没有什么值得我高兴的，也没有什么使我悲哀。”

“而我，亲爱的朋友，却很难受。每当想起那些为了真理，为了抗议血腥屠杀和掠夺财富而牺牲的虔诚信徒，就感到无限悲痛。”

长老道：

“我们多么容易受一些事情的牵制啊！”

阿卜杜·高迪尔哀叹道：

“虔诚的正人君子都牺牲了。可悲啊！今天，我们这个城市里尽是些口是心非的人了。长老，为什么行囊里剩下的，总是些坏牛肉呢？”

“下流无耻的人是很多的啊！”

两人听到从这个地区的远处传来阵阵鼓乐声，知道这是百姓们正为那个喜讯在举行庆祝活动。于是，医生决定去“王子咖啡馆”看看。

4

这家咖啡馆位于一条很大的商业街的右侧。四四方方，宽宽敞敞的。正门冲着大街，窗户对着两边的胡同。沿墙摆

的是为大人先生专设的靠椅，中间则用坐垫围成一圈，是供平民百姓坐的。这里，根据季节不同，供应冷热饮料，也供应高级兴奋剂和大烟。

每天晚上，来此光顾的有许多大人先生。如：批发商萨那尼和他的儿子法迪勒，还有哈姆丹·塔尼什、凯尔姆·艾西勒、苏哈鲁勒、药剂师伊卜拉欣和他的儿子哈桑、布商吉利勒、努尔丁、驼背谢姆鲁勒等。也有许多平民百姓，如：脚夫拉吉布和他的同行辛巴德、理发匠阿吉尔和他的儿子阿拉丁、水夫易卜拉兴、鞋匠马洛夫等。

这天晚上，欢乐异常，众人兴高采烈。医生阿卜杜·高迪尔·穆黑尼很快便和药剂师伊卜拉欣、百万富翁凯尔姆·艾西勒、古董拍卖商苏哈鲁勒聚坐在一起了。

从此，人们不必再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了。每个做父亲的，都可以为自己美丽的女儿感到心安，可以高枕无忧地尽做好梦了。

众人议论纷纷：

“为死去的人们念《古兰经》开端章吧！”

“为那些死去的少女和正人君子祈祷吧！”

“永别了，眼泪！”

“一切赞颂和感激，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

“祝才女山鲁佐德长寿！”

“感谢那美丽的一千零一夜故事！”

“这才是真主开恩了呢！”

众人正在欢笑、畅谈，只听得脚夫拉吉布大声问道：

“你这是疯了么，辛巴德？”

爱管闲事的理发匠阿吉尔问：

“这么美好的晚上，他怎么就疯了呢？”

“他好象不爱干自己的行当了，对这个城市也呆腻了。从今以后，再不想当脚夫了。”

“他敢情是妄想当地区执政官？”

“他去找船长了，船长终于答应让他当一名水手。”

水夫易卜拉兴说：

“放着陆地上有保障的收入不要，去大海里寻求没影儿的生计，这真是疯了！”

鞋匠马洛夫说：

“自古以来，大海都是从腐尸中吸取养料的。”

辛巴德争辩道：

“对这里的大街小巷我已经厌烦了，再不愿干运家具搬东西这种事情。我要换换环境，那里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河海相连，大海延伸至无穷。于无穷处，又会生出无数岛屿和山岳来，能见到许多生灵、天使和鬼怪。那儿有一种神奇的召唤，令人无法抵御。我对自己说：去碰碰运气吧，辛巴德！投身到令人莫测的天地中去吧！”

香料商努尔丁说：

“勤活动，能走运！”

辛巴德说：

“这真是出自少年同窗的一个美好祝愿！”

理发匠阿吉尔挖苦道：

“你这个脚夫，还想跟大人先生套近乎么？”

努尔丁道：

“我们是曾经紧挨着坐在清真寺里，一起跟阿卜杜拉·巴勒希长老学习的。”

辛巴德说：

“我也跟许多别人一样，学会了读书和宗教的基本知识……”

阿吉尔继续挖苦道：

“你走了，陆地上不会短少什么，大海也不会因此而增色。”

这时，医生阿卜杜·高迪尔·穆黑尼说：

“去吧，求真主保佑你！不过，你要放机灵些。但愿你能把遇到的奇闻异事记录下来，真主要求我们这么做。你什么时候出海？”

辛巴德感激地说：

“明天早上。我要向全区的人告别了！”

脚夫拉吉布对这位同事说：

“哦，辛巴德，我多么舍不得离开你啊！”

批发商萨那尼的故事

1

仿佛是时间的有意捉弄把他从睡梦中唤醒。萨那尼从靠床的窗户向外望去，透过格栅，只见整个城市还笼罩在沉沉的夜色之中。白日的喧嚣已悄然逝去，留下的是一片寂静。他轻轻离开妻子乌姆·莎阿特温暖的身体，翻身下地，踩着松软的波斯地毯，伸手去摸烛台。突然，他的脚碰到了一团硬梆梆的东西。他吓了一跳，不禁失声问道：

“是什么东西啊？”

一个从来没听过的奇怪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踩着我的脑袋了，你这个瞎子！”

这声音听起来既非人又非兽发出的，带着愠怒，震耳欲聋，仿佛能响遍整个城市。

萨那尼害怕极了。他是个胆小懦弱的商人，只会经营买卖、讨价还价。那声音又叫道：

“你踩着我的脑袋了，蠢货！”

萨那尼战战兢兢地问：

“你是谁？”

“我是高姆高姆。”

“高姆高姆？”

“对，城市里的精灵。”

萨那尼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舌头发直。

“你踩疼了我，应该受到惩罚。”

萨那尼已无力争辩，只听高姆高姆继续叫道：

“你这个伪君子！我昨天还听见你在说什么人终有一死呢，现在怎么竟吓得尿裤了？”

萨那尼好不容易张开了口，恳求说：

“饶了我吧，我可是拖家带口的啊！”

“我要惩罚的正是你。”

“可我从来没想过要冒犯您啊！”

“你们这些令人讨厌的家伙，为达到你们那卑劣的目的，总是无休止地欺压我们。难道，欺压人类中的弱者还不能满足你们的贪欲么？”

“我可以向您发誓……”

“我从不相信商人的誓言。”精灵打断了萨那尼的话。

“那我恳求您的宽恕。”

“凭什么我要宽恕你？”

“凭您那博大的胸怀。”萨那尼恳切地说。

“别想象耍弄你的顾客那样来耍弄我！”

“宽恕我吧，看在真主的份上！”

“既不存在毫无代价的仁慈，也决没有毫无代价的宽恕。”

萨那尼象是突然看到了希望，忙说：

“我将听从您的吩咐。”

“真的吗？”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萨那尼热切地说。

"那就去把阿里·苏禄利杀了。"

精灵的话说得平静而可怕。

希望顿时化为泡影。就象是历尽艰辛，冲⼆惊涛骇浪终于抵岸的货物，打开一看，才知已经腐烂。萨那尼不知所措地问道：

"阿里·苏禄利？我们的地区执政官？"

"对，就是他。"

"可他是执政官，住在戒备森严的官府里，我不过是个商人而已。"

"那也就没有什么宽恕可言了。"精灵吼道。

"先生，"萨那尼结结巴巴地问："您干吗不亲自去把他杀了？"

精灵恼怒地说：

"那家伙用魔法制服了我，又借助我去干那些我的良心不愿做的事。"

"可您远比那魔法更强大呀！"萨那尼说。

"我们这些精灵也在受着某些法规的制约。现在用不着谈这个。你说吧，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萨那尼再次恳求道：

"您难道就没有别的要求么？比方说钱，我有的是钱，还有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好东西。"

"别浪费时间了，你这个蠢货！"

催促声一阵紧似一阵。萨那尼百般无奈，只好沮丧地说：

"悉听尊便。"

“小心点，别想骗我！”

“我已经听天由命了。”

“你就是跑到天边，也逃不出我的手心。”

就在这时，萨那尼感到手臂上一阵巨痛，不觉大叫了一声。

2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妻子点燃了蜡烛。

萨那尼睁开眼睛，惶惶不安地看看四周。奇怪，如果是个梦，头脑怎么会比醒着时还明白？一定是真的，是令人惧怕的活生生的现实。尽管如此，他仍感到一种大难不死的庆幸，心里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安宁。一场灭顶之灾后，这世界又恢复了原貌；熬过了地狱的磨难，又尝到了生活的甘甜。萨那尼长叹一声，说：

“求真主使我免遭恶魔的伤害！”

妻子瞧了丈夫一眼，带着一脸倦意，把散乱的头发塞进头巾里。萨那尼还在那里发着感叹：

“赞美真主，把我从大难中救了出来。”

“求真主保佑我们，孩子他爸。”妻子附和着。

“乌姆·莎阿特，我做了个多么可怕的梦啊！”

“但愿一切平安无事。”

妻子领丈夫来到盥洗室，点着了墙壁上的灯。萨那尼跟了进来，说：

“我夜里碰到了精灵。”

“怎么会呢？你是个敬畏真主的人啊！”妻子说。

“我要把这一切都讲给阿卜杜拉·巴勒希长老听。好了，

你去吧，我要做小净了。”

他开始做小净。当准备洗左臂时，突然停了下来，眼前的情形吓得他浑身打颤：

“我的主啊！”

他惊讶地看到了一个伤口，象是被什么东西咬了似的。一切决非虚幻，伤口上的牙印还在向外渗血。他感到一阵晕眩，咕哝道：

“这简直不可思议！”

说着，惊慌地跳起来，飞快跑到厨房。妻子正在生火：

“怎么？你洗完了？”

萨那尼伸出胳膊，说：

“你瞧！”

妻子大叫了起来：

“是什么东西咬了你？”

“我也不知道。”

“你睡觉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啊！”妻子不安地说。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兴许是在白天……”

“白天什么也没发生！”萨那尼打断了妻子的话。

两人你瞧我，我瞧你，目光中充满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忧虑。妻子担心地说：

“给我说说你做的那个梦吧！”

“我不是说了吗，我碰上精灵了。”萨那尼心烦意乱地说，“可那是个梦！”

两人忧心忡忡地又相互看了一眼。妻子小心翼翼地说：

“可别让外人知道这件事。”

萨那尼知道妻子担心什么。要是向外人提起精灵的事，谁知道明天生意还能不能做成？也不知会给女儿哈塞妮娅和儿子法迪勒的名声造成什么损害。梦，也会酿成一场毁灭性灾难的。再说，萨那尼还不那么确信呢！

妻子说：

“梦终归是梦，伤口的事只有真主知道了。”

“也只能这么想了。”萨那尼很沮丧。

“现在要紧的是治伤。去找找你的朋友药剂师伊卜拉欣吧！”

怎么才能弄清事情的究竟呢？萨那尼忧虑，烦躁，愈发感到自己大祸临头，脾气也越来越暴躁了。昔日总是温柔谦和的萨那尼，如今象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再也忍受不了妻子的目光，开始讨厌它，讨厌她心中的一些猜疑，真想把一切都砸得粉碎。于是，萨那尼一反常态，不自觉地用愤怒和挑衅的目光狠狠地瞪了妻子一眼，仿佛这场灾难是她带来的。然后转身离去。

“这可不是从前的那个萨那尼了。”乌姆·莎阿特自言自语地嘟哝着。

在大厅里，萨那尼见到了儿子法迪勒和女儿哈塞妮娅。借着从窗棂外透进来的亮光，他看见两人的脸上都有些不快，显然是听见了自己刚才的大喊大叫。萨那尼更火了，冲着两人没头没脑地吼了一声：

“滚！快给我滚！”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然后，又细细察看受伤的左臂。法迪勒壮着胆儿跟了进来，不安地问：

“您没事儿吧，爸爸？”

萨那尼没好气地说：

“别来烦我了。”

“是狗把您给咬伤了？”

“谁告诉你的？”

“妈妈。”

他知道妻子这么说是明智的，心头掠过一丝惬意，可气儿还没消：

“没什么大了不得的，我很好。行了，让我单独呆会儿吧！”

“您一定得去看看才行。”

“行了，行了，”萨那尼又是一阵心烦，“我用不着别人来提醒。”

法迪勒从屋里走出来，对哈塞妮娅说：

“爸爸可是变多了。”

3

打记事以来，萨那尼还是第一次没做礼拜就出了家门。他径直来到药剂师伊卜拉欣的店铺。两人是老朋友，又是商业街上的邻居。一看到他那受伤的胳膊，药剂师惊奇地问：

“这是让哪儿的狗给咬的！现在野狗也太多了。”

他一边忙着配药，一边安慰萨那尼：

“我有一个药到病除的偏方。”

药剂师将草药熬开，沉淀，制成药膏，然后用玫瑰露洗净伤口，再将药膏涂上，用木勺摊平。最后，用大马士革纱布将胳膊包扎起来。他边干边絮絮叨叨地说着：

“就会好的，就会好的。”

“要不，就任凭魔鬼随意摆布吧。”萨那尼冷不丁冒出一句。

药剂师看到萨那尼的脸涨得通红，大吃一惊，说：

“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可别因为它使自己的好脾气都变了。”

萨那尼愁容满面地说：

“伊卜拉欣，这个世界可并不太平啊！……”

骄阳似火，人们脸上都显得焦躁不安。这一切使得萨那尼心里更加烦躁，浑身象用辣椒水洗了一样难受。法迪勒已先来到店里，满脸堆笑地迎候父亲的到来。可儿子的这张笑脸却增添了萨那尼的不快。

往日里对任何天气都从不埋怨的萨那尼，如今竟诅咒上它了。他几乎不与任何人打招呼，也不回答别人的问候。妙语诙谐不能使他开口，悲哀的送葬队伍也不能使他动心。他对周围的一切都麻木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法迪勒使尽浑身解数，想活跃父亲与顾客之间的气氛。不少顾客悄悄问道：

“你父亲今天是怎么了？”

“他就是有点不舒服。”年轻人不快地说，“但愿真主保佑你们大家平安。”

4

“王子咖啡馆”的常客们很快发现了萨那尼的反常。他愁眉不展，只是坐在大家中间，或一言不发，或心不在焉地插上几句，不再高谈阔论，谈笑风生。随后，很快就烦躁地离去了。

药剂师伊卜拉欣说：

“准是给疯狗咬了。”

布商吉利勒说：

“咱们这下算是失去他了。”

长着一张猴脸的百万富翁凯尔姆·艾西勒说：

“他的生意可是好极了。”

医生阿卜杜·高迪尔·穆黑尼说：

“人在病中，金钱的价值就不复存在了。”

唯一坐在地上，时不时爱插上一句话的理发匠阿吉尔摆出一副哲人的样子，说：

“人是什么？也不过是挨狗咬，让苍蝇叮的货……”

可法迪勒·萨那尼叫着打断了他的话：

“我父亲没事儿，只是有点不舒服。睡一夜就会好的！”

然而，萨那尼已经到了难以自控的境地。傍晚，他吞下了大量兴奋剂。离开了咖啡馆，便一头闯入茫茫的黑夜。

他讨厌回那个家，在黑暗中踉踉跄跄地走着。纷乱的思绪扰得他神情恍惚。他渴望着紧绷的神经能得到松弛，渴望着能从这种苦难中得到解脱。

他又想起了城里那些早已作古的女人们，仿佛她们又出现在他的眼前，赤裸的胴体充溢着诱人的性感，他遗憾自己竟从未有过份外的艳福。

萨那尼不知不觉来到阿卜杜拉·巴勒希长老家门前，他本打算进去，向长老说说自己遇到的事情，但很快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一户人家的门灯下，萨那尼看见一个年约十岁的姑娘

手里捧着一只碗路过那里。他快步走过去拦住她的去路，问道：

“你去哪儿呀，美丽的姑娘？”

女孩天真地说：

“我回家去找妈妈。”

萨那尼闪身躲进漆黑的阴影里，然后对女孩说：

“到这儿来，我给你看一样好东西。”

他伸出双臂把她抱了起来，来到一所小学校的楼梯下，她碗中的咸浆水洒在萨那尼的丝绸大袍上。女孩被他莫名其妙的抚爱弄得不知所措，很不自在，便说：

“妈妈还在等我呢！”

萨那尼的举动使女孩感到恐惧，但同样又感到好奇。眼前这个人的年纪使她想起了父亲，于是有些放心了。她既带有吉凶未卜的惶恐，又期待着奇妙的幻觉……

突然，女孩哭叫起来，萨那尼的脑袋都要炸了，阴郁的心境又罩上了一个恐惧的光环。他慌忙伸出颤抖的手去堵她的嘴，女孩猝然打了他一记耳光。萨那尼倒在地上，低声哀求道：

“别……别哭，别害怕……”

远处传来了脚步声。萨那尼感到灾难临头了。在绝望的心境中，他猛地将两只似乎已不属于自己的手掐住了女孩纤细的脖子。他明白，一切都完了，如同一头跌倒的猛兽，坠入了深渊。他听到有人在呼唤：

“帕西玛，我的女儿，帕西玛……”

萨那尼完全绝望了，心想：

“在劫难逃了。”

脚步声越来越近，灯笼闪着耀眼的光。萨那尼想赶快扛起女孩的尸体逃离现场。突然，一个沉重的东西撞在了他已精疲力尽的身上，使他想起了那个梦。他又听到了两天前听到的声音：

“难道这也是咱俩的协约么？”

萨那尼垂头丧气地说道：

“这么说你不是梦，一切都是真的？”

“你这家伙准是疯了。”

“我承认我疯了，可这都是你造成的啊！”

那声音生气地说：

“我从没让你去作恶！”

“现在没时间争论了，”萨那尼迫不及待地说，“快救我出去，好去做咱们协约好的事。”

“我正是为此而来的啊！可你却还不明白。”

萨那尼觉得自己浮动起来，飘行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终于，又听见那个声音说道：

“谁也不会发现你的任何痕迹的。睁开眼睛吧，你会发现，自己已经站在家门口了。进去吧，我等着你的消息。”

5

萨那尼以惊人的毅力克制着自己，连妻子乌姆·莎阿特也没觉出他的心境越来越糟。深夜里，他闭目沉思，回想自己所做的一切。他已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成了一个强奸杀人犯。他从未想到自己的心会变得如此野蛮、残忍。

现在，他已告别了自己的过去，抛弃了所有的希望，只能让自己听由命运摆布了。他夜不成寐，但依然一动不动地

躺着，免得暴露自己尚未入眠。

次日清晨，萨那尼听到远处传来了阵阵哭声。妻子乌姆·莎阿特出去了一下，回来后进门就说：

“帕西玛的母亲啊，愿真主与你同在！”

“出什么事了？”萨那尼耷拉着眼皮问。

“人们到底是怎么了，孩子他爸？一个姑娘，在学校的楼梯下被强奸后又给杀害了。主啊，她还是个孩子呢！有些人，真是披着人皮的豺狼！”

萨那尼垂下了头，胡子乱蓬蓬地散在胸前，喃喃地说：

“求主保佑我免遭恶魔伤害。”

“这些禽兽，他们是不信真主和穆圣的。”说罢，妻子放声大哭起来。

萨那尼暗暗问自己：

“是中了邪还是兴奋剂的作用？自己还是萨那尼吗？”

6

整个区象炸了窝似地沸腾开了，杀人案成了这个商业区街头巷尾的中心话题。药剂师伊卜拉欣边给萨那尼换药边说：

“伤口还没愈合，但已经没有危险了。”

说着，又用纱布把胳膊包上：

“听说那桩杀人案了吗？”

萨那尼闷闷不乐地说：

“愿真主保佑。”

“那个罪犯真不是人！我们的孩子，一旦长大成人，是可以娶亲的啊！”

"那家伙一定是疯了。"萨那尼说。

"也许是个结不起婚的穷光蛋。这些家伙象野狗一样，充斥着大街小巷。"

"好些人都这么说。"

药剂师用讥讽的口吻问：

"阿里·苏禄利在官府里干什么吃的？"

听到这个名字，萨那尼浑身打了个冷战。他又想起了那个象高悬在他头顶上的宝剑一样的承诺，但还是附和着说：

"他正忙着自己的事呢！清点礼品和受贿的钱财。"

药剂师说：

"他对我们商人的好处是不能否认的。可他也应牢记自己的职责啊，好为我们接着干下去……"

没等他把话说完，萨那尼就站起身来：

"伊卜拉欣，这世道，什么都是靠不住的……"

7

执政官阿里·苏禄利从秘书白提谢·马尔江口中得知人们都在议论治安问题。他担心宰相丁丹知道后会上奏国王，便把卫队长贾姆沙·白勒迪召来训话：

"你知道人们在议论我管辖区的治安问题吗？"

卫队长深知主子的秘密和他的歪门邪道，面色坦然地说：

"很抱歉，老爷。尽管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在大街小巷布满了密探，可罪犯没留下任何痕迹，我们也没有找到一个目击者。我亲自审讯了几十个乞丐和流浪汉，可这确是一桩我从未见过的棘手案件。"

“你这个蠢货，”执政官叫道，“去把所有的乞丐和流浪汉都抓起来！你是行家，知道怎样使用有效的审问手段。”

卫队长小心翼翼地说：

“我们的监狱关押不了这么多人。”

执政官火了：

“什么监狱不监狱的？难道你想用国家的钱来养活他们吗？动用军队，把他们都赶出去充军。天黑之前给我把罪犯抓来！”

8

卫兵们突然袭击了在残垣断壁下栖息的乞丐和流浪汉，把他们成群结队地赶向荒山野地，连老人也不放过。哭诉，乞求，都无济于事。面对这番暴行，他们只能默默地祈祷，求真主、先圣和圣徒们的庇佑。

萨那尼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注视着周围发生的一切。毫无疑问，他就是罪犯，但却逍遥法外，依旧享受着荣耀与尊严。而成百上千的无辜者，正因为他酿成的灾祸在遭受着磨难。他不明白，自己怎么竟成了这一切苦难的中心人物？

再说，还有一个精灵在守着他呢？比起那件事，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又都是微不足道的了。他如今失去了一切，是一个无条件的屈从者。昔日的萨那尼已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虚幻般的回忆。

萨那尼发现，商业街上骚动起来。原来是执政官阿里·苏禄利正从这里经过。他走在一队卫兵的前面，不断地向街道两旁的商人打招呼。他是在向人们显示执政官的威严和存在，是在向不安与混乱挑战。

这就是那个人——那个自己曾许诺要杀死他的人。萨那尼的心紧张得突突乱跳，这就是引起自己遭难的原因啊！正是那个精灵，选中了自己来完成将其从魔法中解救出来的使命。这精灵不也是个魔鬼吗？他的解脱是要拿自己的生命作抵押的啊！

萨那尼两眼紧紧盯在执政官那黝黑的脸、坚硬的胡须和稍显矮小的身躯上。当执政官来到药剂师伊卜拉欣的店门前时，店主三步并两步地跑上前去和他亲热地握手。路过萨那尼的店铺时，执政官无意地朝他看了一眼，脸上带着微笑。看来是躲不过去了，萨那尼正欲上前握手，执政官说话了：

"但愿我们能很快见面！"

萨那尼回到自己的店铺，揣摸着执政官话里的含义。他要召见自己吗？为什么？莫非他急于破案而要另辟蹊径？想到这儿，萨那尼浑身上下不住地发抖，不知所措地一遍又一遍念叨着执政官的话："但愿我们能很快见面！"

9

夜深了。萨那尼刚进入梦乡，就又被精灵吵醒了。只听他用讥讽的口吻说。

"你吃饱喝足了倒头便睡，却让我在这里苦等！"

萨那尼可怜巴巴地说：

"你神通广大，是不会知道这使命对我来说有何等艰巨的！"

"可这比杀死一个小姑娘要容易得多啊！"

"唉！"萨那尼叹了口气说，"人们都一直认为我是个大好人呢！"

“表面现象是骗不了我的。”精灵说。

“这不仅仅是表面的东西。”

“你已经差不多忘记了什么是羞耻。”

萨那尼显得很狼狈，便说：

“只有真主才是十全十美的。”

“我并不否认你也具有一些美德。正因为如此，才选择你来帮我得到解脱的。”

萨那尼哭丧着脸，抱怨说：

“若不是你闯入我的生活，我决不会卷入这场罪恶的。”

“一派胡言！”精灵毫不含糊地说，“你犯下的罪，得由你自己负责。”

“我真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萨那尼说。

“事实上，倒是我把你想得太好了！”

“但愿你别再纠缠我。”萨那尼说。

“我是一个有信仰的精灵。我曾想，你这个人做的好事比坏事要多。不错，你与卫队长的关系令人生疑，涨价风刮起时也曾不遗余力地巧取豪夺过，可你毕竟还算是个最慷慨的商人。你信仰虔诚，还同情穷人，向他们施舍。正因如此，我才选定由你来将这一地区从腐败的执政官中拯救出来，同时也挽救你罪恶的灵魂。然而，你却误入歧途，身心堕落，犯下了卑劣的罪行。”

萨那尼叹了口气，不再作声。那个声音又说：

“不过，机会还是有的。”

萨那尼为难地说：

“可我已经犯了罪。”

“生活中有着赎罪和忏悔的广阔余地。”那个声音说。

萨那尼仍抱着一线希望，想借故推脱，便说：

“执政官身边可是防卫森严啊！”

“他将会召见你。”

“我正为此而不安呢！”萨那尼说。

“用不着害怕，放心地去做准备吧！”

萨那尼想了好一会儿，说：

“你能保证会救我吗？”

“我选择你，正是为了要救你。”

带着沉重的压抑和疲劳，萨那尼进入了梦乡。

10

萨那尼正准备动身去咖啡馆，妻子乌姆·莎阿特过来说道：

“执政官差人来找你，正在客厅里等着哪！”

来人是秘书白提谢·马尔江。他两眼炯炯有神，留着短胡须，对萨那尼说：

“执政官想见你。”

萨那尼的心怦怦直跳。他知道，自己就要去制造一桩这一地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罪案了。他很担心白提谢·马尔江会发觉其中的秘密，但精灵高姆高姆的允诺又使他定下心来。

“稍候片刻，我去换一下衣服。”他对秘书说道。

“不了，我先走一步，省得人多眼杂。”秘书站起身来。

萨那尼想，这么说，秘书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次会见，以免招惹麻烦，这倒为自己完成使命提供了方便。

萨那尼忙着修饰自己，乌姆·莎阿特在一边看着。自从丈夫遇到精灵那天起，她的心就整日被愁云笼罩着。她感到，丈夫变了，过去的萨那尼已经消失在黑暗中了。乘妻子不备，萨那尼将一把匕首塞进怀里。匕首柄是纯银的，那是来自印度的礼物。

11

执政官阿里·苏禄利在官府花园的凉亭里接待了萨那尼。他身穿宽大的白袍，光着脑袋，显得不似平日那般威严。面前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杯盏碟盘和各种食品。他亲热地让萨那尼坐在自己身旁，并让白提谢·马尔江也留在这里，随后说：

“欢迎你，萨那尼先生，真正的商人，慷慨的好人。”

萨那尼强装出笑脸，以掩饰自己的不安，讷讷道：

“谢谢您，尊敬的执政官老爷。”

马尔江斟满了三杯酒。萨那尼暗暗问自己，莫非此人要一直呆在这儿？怎么办？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了。执政官说：

“多美的夏夜啊！你喜欢夏天吗？”

“一年四季，我都喜欢。”

“你是真主的宠儿。托真主的福，我们要开始过富足的新生活了。”

执政官的话引起了萨那尼的好奇，便说：

“祈求真主赐我们富裕。”

三人举杯将酒一饮而尽，心中都漾起一阵兴奋。苏禄利又说道：

“我们已经为你们把这一地区的恶棍统统清除干净了。”

萨那尼心里暗自发愁，但仍应声附和着：

“真是果断的行动。”

白提谢·马尔江说：

“现在，我们几乎听不到什么偷窃和犯罪的事情了。”

萨那尼低声问道：

“你们找到罪犯了吗？”

苏禄利大笑起来，说：

“有五十多个人承认自己是罪犯。”

马尔江也笑了起来，说：

“毫无疑问，真正的罪犯就在他们中间。”

“这正是卫队长贾姆沙的难题。”苏禄利说。

白提谢·马尔江说：

“我们也应该在清真寺里和其他宗教聚会上加强对人们的训诫和教育。”

萨那尼始终无法下手，几乎丧失了信心。就在这时，执政官向马尔江摆了摆手，秘书便离去了。可花园里依然布满了卫兵，显然没有逃路。不过，萨那尼一刻也没有忘记精灵高姆高姆的承诺。

苏禄利改换了口气，说：

“我们别再谈什么犯罪、罪犯之类的事了。”

萨那尼笑着说：

“愿您的夜晚美好，老爷。”

“说实话，”执政官说，“我叫你来可不仅仅是作客。”

“我听候您的吩咐。”

“我想娶你的千金为妻。”执政官的话里充满了自信。

萨那尼大吃一惊。看来，攀这门亲事的机会注定要失去了。嘴里却说：

“那可真是莫大的荣幸！”

执政官得意地晃着脑袋，说：

“我也有一个女儿。我想把她赐予你的公子法迪勒。”

“这可是他的造化。”萨那尼极力保持内心平静。

执政官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

“我的最后一个请求与公众利益有关。”

萨那尼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对方。

“承包商哈姆丹·塔尼什是你的亲戚，对吗？”执政官问。

“不错，老爷。”

“我决定沿着沙漠的边缘修一条横贯本地区的路。”

“真是一个宏伟的计划。”

“你什么时候能把他带到我这儿来一下？”执政官话里有话地问。

萨那尼带着讥讽的口吻说：

“就定在明天晚上吧，老爷。”

执政官两眼死死盯着萨那尼，笑着问道：

“你看，他会怎样对待我的计划？”

萨那尼圆滑、狡诈地答道：

“完全会象您想象的那样。”

执政官听罢笑了起来：

“萨那尼，你真精明。别忘了，咱们可是一家人了。”

萨那尼担心执政官会突然唤秘书进来，便暗暗对自已说："现在就动手吧，否则会永远失去机会的！"

执政官对这一切全然不知，还沉浸在刚才谈话的愉悦之中。他闭上眼睛，伸开双腿，仰靠着想休息一会儿。萨那尼被一种强烈的作案意识驱使着，将自身抛入了命运的漩涡。他猛地抽出匕首，带着决心与绝望的复杂心理，带着对解脱的最后一丝渴求，狠命地朝执政官的心窝刺去。

执政官奋力挣扎起来，象是要与一种无形的力量展开搏斗。他的脸扭曲了，两眼发疯般地睁得大大的。他伸出双手，象是要抓住匕首，但没能做到。一双惊恐的眼睛闪出最后一道黯光，随后便永远地熄灭了。

12

萨那尼盯着露在外面的匕首柄和不断涌出的鲜血，浑身颤抖。他好不容易才把目光从这里移开，惶恐地朝那扇紧闭着的大门望去。他第一次注意到，四周悬挂着吊灯，还看见一个用贝壳镶嵌的木架上放着一大本《古兰经》。他把解除一切磨难的希望，都寄托在能决定他命运的精灵高姆高姆身上了。只听见那个声音满意而高兴地说：

"你干得很好。现在，高姆高姆已从魔法中解脱出来了。"

"快救救我！我讨厌这个地方，再不愿看到这个场面。"萨那尼说。

那声音平静而富有感情地说：

"我的信仰不允许我在获得自身的自由后再卷入这件事情。"

萨那尼十分害怕：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萨那尼，”那声音说，“你的不足就在于不会用人的正常思维去考虑问题。”

“主啊！现在没时间来争论了。你真是想丢下我不管吗？”

“这正是我应该做的。”

萨那尼大叫起来：

“多可怕啊！你把我给骗了！”

“可是，我赐予了你拯救这一地区的良机。”

“难道不正是你闯入我的生活，并胁迫我杀死执政官的吗？”萨那尼抱怨说。

“我急切地希望从可恶的魔法中解脱出来。尽管你善恶参半，我还是因你的信仰虔诚而选中了你。我料定你是拯救这一地区和你本人的最佳人选。”

萨那尼沮丧地说：

“可你并没有向我讲明你的想法。”

“如果你头脑健全的话，就应该明白我所说的一切。”

“真是满口胡言。谁告诉你我该为这一地区负责？”

“这是大众的事，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应袖手旁观，特别是象你这样心地善良的人。”

“我干了学校楼梯下的那桩事后，你不也把我救出来了吗？”萨那尼问。

“一点不错。我不愿因为自己的介入从而使你遭到无法挽回的最坏结局，所以这才给了你一次新的机会。”

“现在我已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你应该救我出去。”萨

那尼说。

"要是那样，这一切不就变成一个阴谋了吗？你在这件事中，就只是个受人操纵的玩偶了。这样，什么忏悔、赎罪、拯救大众就都毫无意义了。"

萨那尼双膝跪下，哀求道：

"你可怜可怜我，救救我吧！"

"别让你所作出的牺牲付之东流。"精灵说。

"真是倒霉透顶！"

"行善的人是不会受到惩罚的。"

"不！"萨那尼惊恐地叫道，"我可不想当英雄。"

"当个英雄吧，萨那尼，这是你命中注定的。"精灵安慰他说。

随后，这声音一边说着一边渐渐远去：

"祝你平安。愿真主宽恕我们！"

萨那尼大叫了一声。叫声传到了等候在外面的秘书白提谢·马尔江和卫兵们的耳朵里。

贾姆沙·白勒迪的故事

1

萨那尼的幽魂，在“王子咖啡馆”上空游荡。顾客们个个愁云满面。他们都出席了对萨那尼的审讯，听到了他的自供，目睹了刽子手夏比卜·拉曼将他斩首的场面。

在商人和贵族的心目中，萨那尼是颇有地位的。他也是穷人们所喜欢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可就在这些人面前，他被砍掉了脑袋，弄得家破人亡。

人人都在议论着萨那尼这件事。全区、全城的百姓都为之震惊。连国王山鲁亚尔也反来复去地在想着这事。

咖啡馆里，吹进了初秋的和风。承包商哈姆丹·塔尼什说：

“是真主创造了万物和生灵，按自己的意志支配着他们的行动。真主说如此这般，于是就如此这般了。你们谁曾想到过萨那尼会落得这么个下场？谁能想象，萨那尼会去奸污一个十岁的女孩，并把她掐死？谁能想象，他一见面就会杀死地区执政官？”

药剂师伊卜拉欣说：

“若非有妖魔作祟，这故事真可以算是个哑谜了！”

医生阿卜杜·高迪尔·穆黑尼说：

“可能是叫疯狗咬了。先是叫疯狗给咬了，犯了多种疑难病症，又没好好治。”

药剂师伊卜拉欣神气十足地说：

“治疯狗病，谁都不如我在行。最近我就给鞋匠马洛夫治过。是不是，马洛夫？”

马洛夫正坐在咖啡馆中间平民百姓的那个圈子里，便答道：

“赞美真主，使我痊愈了。”

理发匠阿吉尔问：

“咱们相信这是妖魔作祟，不就完了吗？”

水夫易卜拉兴说：

“魔鬼比人还要多呢！”

古董拍卖商苏哈鲁勒说：

“死亡是不需要有什么缘由的。”

鞋匠马洛夫说：

“我跟魔鬼也打过许多交道！”

这时，国王的趣臣驼背谢姆鲁勒说：

“这我们知道。魔鬼不敢上你家，是因为怕你老婆。”

马洛夫笑了，承认他说得有理。这笑话却未能使沉闷的空气有所缓和。

布商吉利勒说：

“萨那尼完了，他一家子也都完了。”

长着一张猴脸的百万富翁凯尔姆·艾西勒说：

“去接济他们家，会被人看作是对官府的不满。没办法，只能托靠真主了。”

药剂师伊卜拉欣说：

“我最担心的是，人们为了免遭魔鬼的毒害，会对他家里人躲避不迭的。”

他儿子哈桑说：

“我跟法迪勒·萨那尼的关系才不会变呢！”

承包商哈姆丹·塔尼什又说：

“真主说如此这般，于是就如此这般了！”

2

卫队长贾姆沙·白勒迪走向河边，要去钓鱼，这是他的爱好。为了哀悼自己的长官阿里·苏禄利，他丢下这嗜好已经有四十天了。

对处死凶手，他私下也很难过。因为他俩是老邻居、老朋友，两家人就跟一家子一样。

主啊，是自己把他抓起来，投入监狱的。也是自己把他押去审判，押到刽子手夏比卜·拉曼手下的。又是自己把他的脑袋挂在他家门上，没收了他家的财产，把他的亲人逐出家门，使他们生活在穷困潦倒之中的。

虽说他是个出了名的铁石心肠的人，但还是动了情，心中十分悲伤。尽管好多人都无法想象，但他也还是有心有肝的。而且，他的这颗心已经爱上了萨那尼的千金哈塞妮娅。若不是出了这些事故，他几乎就要向哈塞妮娅求婚了。

今天，秋高气爽，朵朵白云在天空飘游，而他的爱情却被这些事故的铁轮辗碎了。

他把骡子交给仆从，把小船划到河中央，便撒下了鱼网。成天泡在公务之中，累死累活的。这才是忙中偷闲呢！他笑了。

他和新任执政官海利勒·哈姆扎尼很快就互相理解了。山鲁亚尔从哪儿弄来的这些官吏？那个家伙在第一件公事上就亮了相，那是关于所没收的萨那尼财产的事。执政官把为数不小的一笔财产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又给他和白提谢·马尔江分别塞了一部分，剩下的才上缴了国库。

贾姆沙虽说对朋友的遭遇十分痛心，却还是拿了那笔钱。只是在心里自辩说，拒不接受会被看作是对新执政官的对抗。

在贾姆沙的心里，既有同情，又有残忍和贪婪。他自忖：

“在这个城市里，谁廉洁谁挨饿。”

又自嘲地想：

“治理我们的若是个清官，我们又会怎样？国王自己不也曾杀死过几百个少女和几十个虔诚的信徒吗？跟这个国度里那些做大官的比起来，自己又算得了什么？”想着，贾姆沙深深地舒了口气。

的确，今天天气很好。天上飘着浮云，温和的空气中散发着芳草的甘味和河面的水气。鱼网里将舀出满满的一网鱼。可是，哈塞妮娅她在哪里？如今，萨那尼一家挤在大杂院中的一间房子里，以前可是个体面人家啊！家里有金银珠宝，还有马房。

萨那尼的妻子乌姆·莎阿特现在专门做甜点心，由儿子法迪勒象个小贩似地到处去叫卖。那些甜点心，以前可是他家的座上宾个个喜欢的啊！至于哈塞妮娅，她所等待的新郎则再也不会上门了。

哦，萨那尼，你是被魔鬼作弄了么？还是叫疯狗给咬

了？你那茫然的目光，我是决难忘却的！你曾向我呼叫道："我把全家托给你了，贾姆沙！"可谁敢向你家伸出援助之手啊？！再说，你儿子法迪勒又是个很有自尊心的孩子。

哦，萨那尼，你算是完了。如果你那个魔鬼真是个忠厚的精灵，就让他作点法吧！这个国家里，人和妖都很怪，高举着真主的大旗，却在干卑鄙的勾当。

突然，贾姆沙想到了手中的鱼网。只觉得沉甸甸的，象是满了，便高高兴兴地拉了上来。一拉到船面上，才发现里面连一条鱼都没有！

3

贾姆沙·白勒迪大吃一惊。只见网中除了一个铜球别无他物。他气恼地捡起来，拿在手中反复看看，然后便把它投进了船舱。只听得一声巨响，贾姆沙不知发生了什么。随后，铜球炸裂了，从中冒出一股尘土似的东西，飘向天空，卷入秋云。尘土消失了，若隐若现地显出一个影子。一见之下，贾姆沙惊恐万状，面对这险境发起抖来。料到自己面前是个从铜球中释出的魔鬼，便禁不住喊道：

"求所罗门王保佑！"

只听见一个从未听到过的声音说道：

"多好啊，从禁锢中得到解脱了！"

贾姆沙喉咙发干，讨好地说：

"是我帮了您的忙……"

"先告诉我，真主对所罗门是如何安排的？"

"先圣所罗门一千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托真主的福！让我辈受那个人的控制，这本是真主的

旨意。他让我们受尽了煎熬。为了心灵中的一个过失，那人惩罚了我。可比这更大的过失，真主也是能宽恕的啊……”

贾姆沙渐渐地有了希望，说：

“祝贺您获得了自由。快走去享受您的自由吧！”

魔鬼挖苦道：

“我看，是你自己想脱身吧！”

“可不，是我把你救出来的。”

“是命运使我得到了解脱。”

贾姆沙急切地说：

“我也是受命运差遣的啊！”

魔鬼恨恨地说：

“我长期受到禁锢，气极了，就想要报复。”

贾姆沙哀求道：

“仁义之道，慈悲为怀。”

“你们可真善于背诵古籍，引经据典，口是心非！既然博古通今，就该知道罪有应得。该你们倒霉了……”

贾姆沙苦苦地说：

“我们一直在跟自己、跟别人、跟生活进行不断的搏斗。搏斗中总会有无数牺牲品。但既然真主大慈大悲，希望总是会有的……”

魔鬼厉声道：

“只有对该发慈悲的人才能发慈悲！真主的天下铺满了鲜花，明智的人方能把握住机会。因此，只有有志之士才能得到主的仁慈。否则，臭气就会污染被天神的灵光所照亮的清澄太空。你别用罪恶来为罪恶开脱了……”

“即使被砍掉脑袋，我们也相信真主的仁慈……”

“你可真是个口是心非的人。你是干什么的？”

“卫队长。”

“瞧你们这些名堂！你是按主的旨意来行使职权的吗？”

贾姆沙不安地说：

“我的职责仅仅是奉命行事而已。”

“这种话只能用来遮盖丑事。”

“这我可没办法。”

“要你们干好事，你们就说没这能耐；要你们干恶事，你们倒会以尽职为名赶紧去办！”

贾姆沙无计可施了。他受到恐吓，便战战兢兢地退到船边。这时，他觉得又冒出来一个东西，把住了这个地方。他知道，又有一个魔鬼来了，便确信自己必死无疑。

刚来的这个魔鬼对第一个说：

“祝贺你获得自由，辛加姆！”

“感谢真主，高姆高姆。”

“我有一千多年没见到你了。”

“一千年对生命来说还是很短的。不过，在铜球中度过却太长了！”

“我也陷进了一个魔窗之中，受尽折磨，跟囚禁没两样。”

“都是人类，才使咱们都遭了劫难。”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也许，你想知道都发生了些什么吧？”

“是啊！不过，对这个人我要采取个措施。”

“这会儿先放了他吧！只要你愿意，他是逃不脱咱们掌

心的。再说，别在气头上作出任何决定，咱们这些精灵，都是在气头上栽的跟头。走吧，到荒山野岭去，庆祝一下你的解脱。”

辛加姆便对贾姆沙说：

“再见吧，卫队长……”

说罢，占领整个空间的那东西渐渐淡化，终于完全消散。贾姆沙的四肢又能动弹了，但却软弱无力地倒在了船面上，他为暂免于难而暗自庆幸。

4

贾姆沙·白勒迪跳上岸来，仆从俯身相迎，又去收拾鱼网，一边说：

“网里一条鱼也没有。”

贾姆沙口干舌燥地说：

“我在船上时，你一直看着吗？”

“一直看着，老爷。”

“都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您撒下网去，等着，又拉起网来。因此我觉得奇怪，怎么网中竟空空的……”

“你看见烟尘升起了吗？”

“没有，老爷。”

“没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吗？”

“没有。”

“你打盹了吧？”

“绝对没有，老爷。”

对刚才所发生的事，贾姆沙没法怀疑。这是实实在在

的，比现实更加真实。他牢牢地记住了高姆高姆这个名字，也牢牢地记住了辛加姆这个名字。于是，萨那尼的招供回想起来就有了新的意思。他觉得，自己的老朋友是一个不幸的牺牲品。心中不安地想着，命中又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

5

贾姆沙把这个秘密隐藏在自己心中，连对妻子莱丝米娅也没透露。这件事，压得他心里和胸中沉甸甸的，可又有什么办法？一旦传出去，就会有损于他的地位，使他丢掉饭碗。

贾姆沙夜不成寐，想着可能受到的惩罚，决定小心提防。看起来，辛加姆还是厚道的，是他放了自己。虽说事出偶然，他也将牢记这份恩情。

晨礼之后，他才睡去。睡了一个钟头，醒来便觉得好些了。贾姆沙本来性格坚强，能面对困境，不犯嘀咕。他跟苏禄利和哈姆扎尼都能处好，辛加姆也不会比那两个人更难对付。

早晨，喝牛奶时，莱丝米娅对他说：

“昨天，老邻居乌姆·莎阿特来看我了。”

贾姆沙一下就紧张起来了。作为一个深谙内情的警卫，他想到了这次拜访的严重性。便干巴巴地说：

“真是个可怜的寡妇，可是……”

呻吟片刻，又接着道：

“可是，她来串门会影响我的地位的。”

“她的境况真令人痛心啊！”

“这世道就是这样。莱丝米娅，一切都托靠真主吧！”

“她来求你帮她去恳求执政官归还她家的财产。”

贾姆沙喊道：

"她太不知好歹了！"

"她说，真主不会因为父亲的过失而惩罚子女的。"

"这可是山鲁亚尔的圣旨啊！"

接着，又一板一眼地说：

"萨那尼本是我的朋友，但命中注定的事总是要发生的。也许，比起杀死地区执政官来，奸污少女并把她掐死还算是件小事。因为，国王认为，袭击他的部下，就等于袭击他本人。国王虽然有了突变，但依然是杀人不眨眼的。你别鼓励那女人总来串门了，否则，咱们会遭到前所未有的大难的。"

见妻子脸色阴沉，心都碎了，贾姆沙又说：

"我跟你一样难过，但咱们是无能为力的。"

6

贾姆沙说的是真心话，他的心中依然无法消除为萨那尼所感到的悲伤。这并不仅仅因为爱情。在爱上萨那尼的女儿之前，他对那个人就已经很喜欢了。

贾姆沙心里总是不乏同情的，也有一些宗教意识。可是，在这么一个不正经的世界里，他觉得也不妨干些不正经的事。是的，在这个区里，还没有谁象他似的，心里既有恶也有善。

正因如此，贾姆沙悄悄地把法迪勒·萨那尼请到家里来做客。小伙子穿着长袍、凉鞋，一身流动小贩的新打扮，来到了贾姆沙的家里。客厅里，贾姆沙请他在自己身边坐下，说：

“法迪勒，你能十分坚强地面对自己的命运，这使我很高兴。”

“赞美真主，我失去了体面和金钱，却保存了信仰。”法迪勒说。

贾姆沙真的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便说：

“请你来，是因为我对咱们的老交情还是很看重的。”

“真主祝福您，先生。”

贾姆沙盯住他看了好久，又说：

“要不是因为老交情，我就会拘捕你了。”

“拘捕我？为什么，先生？”法迪勒深感惊讶地问。

“别装糊涂了。你们受的害还不够么？做你的买卖吧，别跟国王敌人的那些暗探混在一起！”

法迪勒脸色苍白地说：

“我只不过是个小贩啊！”

“别跟我绕弯子，法迪勒。什么事也瞒不过我贾姆沙·白勒迪。你知道，我的首要任务便是跟踪那些什叶派分子和哈瓦利吉派分子。”

法迪勒低声道：

“我不是那种人。小时候，我是阿卜杜拉·巴勒希长老的学生。”

“我也是。许多人都是从巴勒希的学校里学出来的。这些人当中有走正路的，有虔信教义的，也有离经叛道的恶魔。”

“先生，请您相信，我决不会是恶魔。”

“恶魔当中，有你的许多伙伴。”

“我跟他们所信奉的东西毫无瓜葛。”

贾姆沙提醒说：

“开始时只是纯洁的交情，往后就要倒霉了。他们都是些狂人，对当官的百般违抗，对穷人和奴仆又高傲得不可一世。是一些什么都看不上眼的人，好象在众信徒中，真主只把他们当作良民似的。当心遭到你父亲的下场，恶魔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而我，只知道尽自己的职责。我效忠于国王，也效忠于地区执政官，必须消灭那些误入歧途的人。”

法迪勒无精打彩地说：

“先生，可以肯定，我决不是那种误入歧途的人。”

贾姆沙说：

“我只是给你一个长辈的忠告，你要三思而行……”

“感谢您这样仗义，先生。”

贾姆沙盯着法迪勒的脸，寻找跟他妹妹哈塞妮娅的相象之处。一时，沉醉在爱恋之中。随后又说：

“还有一件事，请你转告你母亲。请求归还你家的财产，是会被看作对国王的违抗的。毫无办法，只能托靠真主了！”

法迪勒无奈地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先生。”

会见象开始时那样，悄悄地结束了。贾姆沙想，是否会有一天，能跟法迪勒提出向哈塞妮娅求婚的事？

也许，萨那尼的罪行，是贾姆沙·白勒迪任职后所遇到的唯一一件棘手的事。由于人人知道这件事里有鬼怪在作祟，所以，谁也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今天，这区里的情况却不大相同了。区里区外，拦路抢劫的事不断发生，多得叫人心烦。掠夺钱财，劫持货物，残

害行人。作为一个受人信赖、十分能干的警卫，贾姆沙·白勒迪十分恼火。

他把暗探派往边远的各个地方，让巡逻队日夜巡逻，一些可疑的地方则亲自去巡视。可是，他这般卖力却讨了个没趣，事故依然不断发生，一个罪犯也没有抓到。

百万富翁凯尔姆·艾西勒在“王子咖啡馆”说：

“治安情况，倒是苏禄利在位时更好些。”

医生阿卜杜·高迪尔·穆黑尼笑着说：

“那时，除了他就再也没有劫道的人了！”

理发匠阿吉尔说：

“贾姆沙的处境很糟。”

由于他是个理发的，所以在给大人先生分别理发时，对他们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

药剂师伊卜拉欣说：

“安全是商业的生命，商业是民族的生命。我建议，派一个使团去求见地区执政官哈姆扎尼……”

7

海利勒·哈姆扎尼把贾姆沙召到官府，激动地对他说：

“城市都要毁了，你还在睡大觉！”

卫队长用泄气的声音说：

“我没睡大觉，没敢大意啊！”

“事情的后果是足以为训的。”

“我的手被束缚住了。”

“你想干什么？”

“那些以前受过拘捕的流氓如今都出来报复了。”

“萨那尼的供词表明，他们是无辜的。”

“所以，他们出来报复了。必须再次拘捕他们。”

执政官厉声道：

“上次拘捕了这些人，宰相丁丹已经大为恼火了，我决不允许再拘捕他们。”

贾姆沙伤心地说：

“不管怎么说，我将去进行一场强大的、毫不手软的斗争。”

执政官说：

“一定要维护好治安，否则我就革你的职！”

就这样，贾姆沙离开了官府。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受到侮辱。

8

面对这种侮辱，贾姆沙怒不可遏，火爆脾气又上来了。心中的一切善念都退居一旁，消失在胸臆深处。他疯狂地挽救败局，为了维护自己的职权，为所欲为。他一心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完全变了个人。童稚时在清真寺里从长老那儿学到的与人为善的那些话，全都抛在了脑后。

贾姆沙立即召集手下人，自己在官府大厅里怎么挨的骂就怎么去骂他们，向民众打开了地狱的大门。

只要有一件新的事情发生，就无凭无据地抓起几十个人，严刑拷打。这么一来，对什叶派人和哈瓦利吉派分子反而盯得不紧了。于是，这些人便更加活跃起来。出版地下报刊，指控国王和各省省长，要求对《古兰经》和正统教义进行辩论。

贾姆沙气疯了，拘捕了大批人犯。不仅这个区人人自危，其他地方也都惶惶不安了。

哈姆扎尼也觉得这些措施过激了一些，但为了摆脱困境，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凡此种种，都使得事故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了。

9

贾姆沙·白勒迪失败了，但他不愿意承认失败。一连好几个晚上，他都住在警卫厅里。本来精力充沛，终于弄得精疲力竭了。一次，他在办公室里困得不行，便象一头受伤的狮子似地沉沉睡去。

贾姆沙并没有休息好，而是觉得有一个沉甸甸的东西压在自己的胸口。他不安地低声道：

“是辛加姆么？”

一个声音闯进了他的心里：

“是的，卫队长！”

卫队长不快地问：

“你来干什么？”

“自作聪明是最傻不过的了！”

突然，贾姆沙觉得自己的脑瓜开窍了，看到了根本没想到的事情的真相。便说：

“现在我明白那些毫无踪影的盗贼是怎么回事了！”

“现在才明白？”

“我怎么会猜想得到，原来你是他们一伙的？！”

“虽说你自以为很了不起，但还得承认，你是个傻瓜……”

贾姆沙忿忿不平地说：

"你满口不离真主，怎么竟干起劫人钱财的勾当来了？"

"我只惩罚那一小撮欺压平民百姓的人。"

贾姆沙长叹一声，自语似地说：

"就为这事，我要被革职了。"

"你也是那一小撮贪官污吏中的一个。"

贾姆沙自豪地说：

"我可是忠于职守的典范。"

"那赃款该怎么解释？"

"那不过是从大人们桌上掉下来的几根骨头。"

"狡辩！"

"我是生活在人世上的啊！"

"关于那些大人先生，你知道些什么？"

"什么都知道。他们都是些下流无耻的贼！"

那声音又挖苦地说：

"可是，你却用杀人的宝剑在保护这些人，追捕他们的对手。这些对手才是清清白白的仁人志士呢！……"

"我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我只能这么做……"

"保护罪犯，欺压无辜。你真该死！"

"干我这种差使，是不能这么想的，否则就完了……"

"这么说，你是个不动脑子的工具。"

"我的脑子，只想着怎么能忠于职守。"

"这种借口，把人性都抹煞了。"

贾姆沙突然心生一念，觉得心思透亮了。便机灵地说：

"说实在的，我对自己并不满意。"

“纯粹是撒谎！”

贾姆沙热切地说：

“我从来也没有丧尽过天良。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要对自己的良心再三反省的。”

“在你的生活中，我看不出还有什么良心。”

贾姆沙委婉地说：

“我只是在关键时缺乏力量而已！”

“你已经丧尽了天良，尽追捕仁人君子。”

贾姆沙激烈地说：

“我是经得住考验的！”

“说说看，你想干什么？”

“用你的力量来支持我，而不是反对我。”

“你想干什么？”

“由我来处死那些罪人，公正无私地统治这个民族！”

只听得空中一阵大笑。那声音又说：

“你是想利用我，来实现你霸占王位的野心啊！”

“这只是个手段，而不是目的。”

“你还是一心想奴役百姓！”

“只要你愿意，可以试我一试嘛！”

“我是一个忠厚、虔诚的精灵，决不做出格的事！”

贾姆沙绝望地说：

“那么，咱们就好聚好散吧！”

“其实，在荒山野岭里，我曾平静地想过，觉得虽然你事出无心，但确实为我做了件大好事。所以，我决定要报恩，但不能出格。”

贾姆沙不解地说：

“可你的所作所为正好与此相反啊！”

“你真笨！”

贾姆沙恳求道：

“把你的用意跟我说明一下吧！”

“你是个有头脑、有意志、有灵魂的人嘛！”

“你就给我一线光明吧！”

“你得靠头脑、意志和灵魂！”

贾姆沙还想恳求，那一位却讥讽地大笑一声，抽身而去，无影无踪了。

听到敲门声，贾姆沙·白勒迪才惊醒过来。助手走进来，报告说执政官海利勒·哈姆扎尼要召见他……

10

贾姆沙本想独自一人，好好想想，但却不得不应召而去。他料到这次见面不会有什么好事，他再也不指望会有什么好事了。秋天的上空，希望的闪光已经泯灭，胜利的鼓声已经消失。他将在执政官的恫吓和辛加姆的捉弄之间，长久地受夹板罪。

在前往官府的路上，他骑着骡子，昏昏沉沉的。马路上人群熙熙攘攘，充满生气。人们都在用蔑视的目光盯着他。再也高兴不起来，骄傲不起来了。不可一世的日子已经过去，自己只是个靠卑劣手段谋生的卑劣者。这便是辛加姆让他相信的现实。

贾姆沙原来唯一能聊以自慰的，便是自己是为国家执法的宝剑。但这把剑已经有了缺口，安全被破坏了，自己还有什么用？自己只是个保护罪犯、折磨忠良的杀人凶手。自己

已经把真主抛在脑后，还得靠精灵来提醒。

11

见海利勒·哈姆扎尼象一把要去冲杀的长矛似地立在大厅中央，贾姆沙轻声说：

“您好，老爷！”

由于十分恼怒，执政官的声音都打颤了，喊道：

“有你在，就没个好！”

贾姆沙忧心忡忡地说：

“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正因为如此，我夫人的珠宝在深宅大院里被人盗走了。”

这可完全出乎贾姆沙的意料之外。他想，辛加姆到底想干什么？于是愁容满面，默然无语。

海利勒·哈姆扎尼叫道：

“你是个大烟鬼，同谋犯！”

贾姆沙嗡声嗡气地说：

“我是卫队长。”

执政官喝道：

“限你今晚破案。要不，我就革你的职，杀你的头！”

12

找又有什么用？面对辛加姆的威力，自己的手下人又能干些什么？自己将丢官失职，名誉扫地，脑袋难保。这种下场，一直是由自己为别人安排的。还能说些什么呢？

不过，贾姆沙是决不会不作一番凶猛的格斗，就束手待

烧的。面前还有整整一天，再没有时间可犹豫了。

自己的一生又清晰地展现在眼前，铁证如山，令人胆寒。开始还忠实于真主，最后便鬼迷心窍了。临死前，一定要对这一生作一番彻底清算！

象一阵和风吹进了火狱，他心里想起了长老阿卜杜拉·巴勒希，不仅感到由衷地眷恋。心想，是该去找他了！

总而言之，心灵的那层沾满鲜血的坚硬外壳终于被愁绪冲破，贾姆沙又想起了阿卜杜拉长老。

只见，长老坐在简朴的客厅里，似乎正等着他。贾姆沙俯身默默地吻了吻长老的手，在他面前的一个垫子上盘腿坐了下来。往事象四溢的花香一样，浮现在眼前。儿时学习《古兰经》、《圣训》、与人为善的故事的情景都似乎历历在目。

沉默了许久，贾姆沙终于觉得十分难堪，便伤心地说：

"长老，我知道您对我都是怎么想的……"

阿卜杜拉·巴勒希始终是那样平静，说：

"别自以为是，这只有真主才知道。"

贾姆沙难过地说：

"在人们眼里，我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警卫。"

"刽子手还会来拜访我么？"

贾姆沙受到这话的鼓舞，说：

"您说得多好啊，长老！事实上，我是有事来求教的，"

长老与世无争地说：

"我对此毫无兴趣。"

"得有个决断。这件事不讲是弄不清楚的。"

"等有了决断，事情就清楚了。"

贾姆沙不安地说：

“得请教一下啊！”

“不，你自己拿主意吧！”

贾姆沙恳求道：

“您就听听我这个奇怪的故事吧！”

长老平静地说：

“不！我只关心一件事……”

贾姆沙急切地问：

“什么事，长老？”

“做出决定时，要一心想着真主。”

贾姆沙惶然地说：

“正因为如此，才想听听您的意见。”

长老十分平静地说：

“事情是你的事情，主意还得你自己拿。”

13

贾姆沙将信将疑地走出了长老的家门。长老仿佛已经知道自己的遭遇和将要作出的决定了。似乎，只要一心想着真主，长老就会为自己的决定祝福。会是这样的么？自己不是曾经绝望过？曾想过抗争？甚至曾想要报复？莫非，为了忏悔，这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么？重要的是最后的决定，并且必须坚持到底。不管怎么说，从前的贾姆沙已经死了，贾姆沙将获得新生！

一作出决定，他便深深地舒了口气，一时间，加倍忙碌起来。他回家跟妻子莱丝米娅和女儿阿克莱媛一起坐了一会儿。心中暗暗涌起一阵热烈的感情，他觉得，自己已越来越

孤单，连辛加姆也把他抛开了。

但是，既然决心已下，便不再犹豫。决定百折不回，以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勇气去面对险境。

回到办公室，果断地释放了什叶派分子和哈瓦利吉派分子，弄得士兵们和那些囚犯都莫名其妙。天刚黑，他便向地区执政官的府邸走去。

一路上，他谁也不去看，哪儿也不去瞧。似乎，一切都已经与他无关。终于，他发现海利勒·哈姆扎尼已经作好准备，在静静地等着他了。他毫不怀疑，这位长官也已经拿定了主意。

官府大厅的靠垫、地毯，已经饱经沧桑，是过去几代人的见证。而现在，这里却只有他们俩。两人互相间连招呼都没打，执政官便冷冷地问：

"有什么消息？"

"一切顺利！"贾姆沙信心十足地说。

执政官突然高兴起来，问：

"抓到小偷了？"

"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执政官皱起眉头问：

"你以为小偷就出在我家里么？"

贾姆沙指着他说：

"就是这个还在厚颜无耻地讲话的人！"

海利勒·哈姆扎尼一惊，喊道：

"真主啊，你疯了？"

"这是我第一次讲实话！"

执政官急着要办公务，贾姆沙却抽出了宝剑，说：

“你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

“你疯了。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我是在尽自己的职责！”

执政官十分惶惑不安地说：

“清醒点。你这可是找死啊！”

贾姆沙朝对方的脖子上就是一剑，执政官一声惊呼咆哮，立时血流如注。

14

贾姆沙束手就擒，并被缴下了手中的宝剑。他没想逃跑，也没有反抗。确信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因此反而平静下来，头脑十分清醒，心中勇气倍增。只觉得自己已把所有来抓他的人踩在了脚下，不管将受到怎样的处置，心中毫不在意。

他想：人比自己所能想象的要更伟大，人所犯的罪孽，决不会是不可救药的。只有沉溺于其中，才容易堕落，改变人的本性。

他又想：现在，自己对真主能真诚地顶礼膜拜了。这一片诚意，可以洗去多年来假仁假义的污垢。

消息随着秋风传开。至亲好友和平民百姓都议论纷纷。人们疑惑不解，莫不为之惶然。对贾姆沙的命运众说纷纭，说得更加玄乎了。这个地区以至全城陷入一片混乱。

消息传到王宫，宰相丁丹立即率领一骑人马前往区里的官府衙门。

15

贾姆沙披枷带锁，被押到衙门大堂前。国王山鲁亚尔端

坐在大堂上，身披审问时穿的大红袍，头上高高地缠着头巾，头巾上倒挂着珍奇的珠宝。右边站着丁丹，左边站着一群大臣。一队卫兵，在两边排开。王座后面，站着刽子手夏比卜·拉曼。

国王露出凝重、沉思的目光，久久地盯着卫队长的脸，问道：

"贾姆沙，我对你恩深情重，对不？"

贾姆沙用十分有力、令人心惊的声音答道：

"是的，陛下！"

国王一听，知道他这是对自己披枷戴锁表示不满。便皱起双眉，问：

"是你杀了我委派到你们区去的官员海利勒·哈姆扎尼，你承认么？"

"是的，陛下。"

"是什么促使你犯下了这滔天罪行？"

贾姆沙置后果于不顾，毫不含糊地说：

"为了实现真主所要的公道！"

"你怎么知道至上的真主有何旨意？"

"一个奇怪的故事改变了我生活的道路，并使我从中领悟了这一点！"

听到"故事"两字，国王的心便被吸引了，问：

"什么故事？"

贾姆沙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出生于平常百姓家庭，从小在清真寺跟阿卜杜拉·巴勒希长老学习。学完宗教及读写的基础知识，便离开了长老。强壮的身体，使他被委任在侍卫队任职；出色的才能，使他被选中担任卫队长。随后便一

步一步地变坏，终于变得专门保护贪官污吏，杀害仁人志士。然后，辛加姆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了，接着而来的是一连串麻烦。最后，他忏悔了，才杀了执政官。

山鲁亚尔听得十分专注。一番话使他陷入了十分矛盾的心情之中。他冷冷地说：

“萨那尼的精灵是高姆高姆，又来一个贾姆沙的精灵辛加姆。我们这里闹鬼了，那些鬼怪尽想杀害官吏！”

贾姆沙说：

“真主作证，全是实话，一句也没夸大！”

“莫非你以为，这便能使你免受惩罚么？”

贾姆沙无所谓地说：

“既然敢作敢当，便说明我毫不介意。”

山鲁亚尔厉声道：

“我们要杀一儆百，让叛逆者看看。你的脑袋要挂在你家门上，财产全部没收……”

16

地下囚室里，一片黑暗。贾姆沙忍着痛苦，依然精神抖擞。既然激怒了国王，说明自己已经战胜了他。就让国王在他的宝座上忍受失败的痛苦吧！

想起莱丝米娅和阿克莱姆，悲上心来。哈塞妮娅的模样又浮现在脑海中。自己的家人，将受到萨那尼一家所受到的那种惨遇了。但是，真主的慈悲是比大地更为博大的。

贾姆沙本以为，自己是无法入眠的了。不料却沉沉睡去，只是一阵吵嚷，几支火把，才把他弄醒。也许，天已放亮，士兵们已经来到，要押他上断头台了。广场上将挤满好

奇的人群，人们将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随它去吧！

可是，自己又看到了什么？只见士兵们正踢着贾姆沙·白勒迪，而那个人正惊恐万状，呻吟着醒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是在做梦么？如果那个人是贾姆沙·白勒迪，那自己又是什么人？怎么谁也没注意到自己，仿佛自己并不存在似的？

他感到十分惶惑，担心自己是疯了。也许，自己确实疯了。只见面前有一个贾姆沙·白勒迪，士兵们正拽着他往外走去。而那人，跟自己相反，已经心惊胆战，全身瘫软了。

他又发现，镣铐已经打开，便决心离开这囚室，跟在别人后面走去。谁也没注意到他。

主啊，全城的人都聚到刑场上来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刑场正中，坐着国王和诸大臣。断头台架在中间，旁边是夏比卜·拉曼和他的几个帮手。

莱丝米娅和阿克莱嫚都没来，哈桑来了。好多面孔是自己熟悉的，好多人自己曾与他们打过交道。他从一个地方挤到另一个地方，谁也没有留意。

至于贾姆沙·白勒迪，则已经被士兵拉向断头台。

有一张脸，老是出现在面前，使他觉得奇怪，那就是古董拍卖商苏哈鲁勒的脸。

一时间，出现了一片激动人心的静默，众人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投向断头台。他的心狂跳起来，觉得只要那边人头一落地，自己的灵魂便将出窍。在一片沉静的刹那之间，只见夏比卜·拉曼刀起刀落，声如惊雷，人头落地，贾姆沙·白勒迪的生命就此完结了。

贾姆沙·白勒迪以为自己已经死去，可死神却只是擦肩

而过。他混在纷纷离去的人群中，倍觉惶惑。刑场上的人全都走空了。他自问：

“我是贾姆沙·白勒迪么？”

只听得辛加姆的声音答道：

“这又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他惊叫起来：

“辛加姆，创造奇迹的，原来是你！”

“你还活着。他们杀死的只是我做的一张画皮！”

“我将终生不忘您的恩情，您可别撇下我不管啊！”

辛加姆清清楚楚地说：

“不，现在咱们两清了。再见！”

他惊慌地喊道：

“我在人前怎么露面呢？”

那声音说道：

“谁也不会认出你来的。你照照镜子就知道了！”

脚夫阿卜杜拉的故事

1

贾姆沙·白勒迪的脑袋高高地悬挂在他家的大门上。来往的行人都停下脚步，看一看那颗人头，然后才走开。

贾姆沙·白勒迪也混杂在围观的人群里。众人的目光中，有好奇，有怜悯，也有幸灾乐祸。而贾姆沙·白勒迪的眼里，却充满着惶惑。他曾亲眼目睹自己的妻子、女儿被赶出家门，此时，似乎尚未完全从那场噩梦中清醒过来。当妻子、女儿从他身边走过时，她们并没有认出他。他已经变成了埃塞俄比亚人的模样，卷曲的头发、稀疏的胡须、颀长的身材。看到自己的头颅，他惊诧不已；想起家人，心头又涌上无尽的悲哀。

他在附近走了走，听到了关于那颗人头的各种议论。象百万富翁凯尔姆·艾西勒、药剂师伊卜拉欣和布商吉利勒这样的大人先生，对他只有毫不留情的诅咒。而那些百姓，却流露出怜悯之情。

主持抄家的是新任地区执政官尤素福·塔希尔、秘书白提谢·马尔江和新任卫队长阿德南·舒玛。被抄去的钱财，有多少会纳入国库，又有多少会中饱私囊？在悬挂的人头下，贾姆沙·白勒迪看着，听着，思索着。他看见理发匠阿

吉尔指着那颗人头对水夫易卜拉兴说：

“他这一辈子就干过这么一件好事，反倒因此给杀了。”

“那个虔诚的精灵怎么不救他？”水夫问。

“不知道的事你就别乱说了。”

鞋匠马洛夫对理发匠的话表示赞同。

贾姆沙看到，古董商苏哈鲁勒正漫不经心地打量着那颗人头。记得这个古董商在自己被斩首那天，曾显得异常活跃。当看到苏哈鲁勒旁边没有人时，便走过去说：

“我是个外乡人。你能讲讲这颗人头的故事吗？”

苏哈鲁勒盯着他，那目光似乎穿透了他的内心，使他不寒而栗。于是，在他看来，古董商变得更加高深莫测了。

苏哈鲁勒对他说：

“对于这人，我并不比别人知道得更多。”说罢，就从他身边走开了。

贾姆沙目送着苏哈鲁勒消失在人群中，心想，也许这个商人不屑于同一个陌生的埃塞俄比亚人交谈吧！

贾姆沙回忆着自己生前的一些往事。过去，他作为一个卫队长，对当地所有人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他想起，只有这个巨商与自己及地区执政官之间没有那种见不得人的关系。随后，由于思绪纷繁，也就把这人置之脑后了。

他又看到脚夫拉吉布也加入到阿吉尔、易卜拉兴和马洛夫那一伙人中去了，于是便按照事先计划好的方案向拉吉布走去。

他向拉吉布打了个招呼，然后说：

“我是个流落异乡的埃塞俄比亚人，也想当个脚夫。”

拉吉布想起了过去的朋友辛巴德，但还是说道：

"跟我来吧，真主是慷慨的。"

2

贾姆沙的整个身心还一直在牵挂着他的家眷。一个失去了亲人、丢掉了脑袋的人，活着还有什么价值？

他一直跟踪着莱丝米娅和阿克莱嫚。见她们迁进了一所大院，萨那尼的家人就住在那里。贾姆沙便毫不迟疑地也在那所大院里租了间屋子，自称"阿卜杜拉"。

极度愁闷中，使贾姆沙宽慰的是乌姆·莎阿特把他的家眷接到这个新住所来了。她还没有忘了老邻居，没有忘了向陷入困境的莱丝米娅伸出救援之手。他的妻子莱丝米娅也将和乌姆·莎阿特一起制作甜食，然后由法迪勒替两家去卖，这使贾姆沙喜出望外。贾姆沙也为能同她们作邻居感到高兴，这样，他就能经常看见她们，了解她们的情况，并能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利用一切机会默默地尽着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表达对她们深深的爱。

贾姆沙预料到法迪勒肯定会娶他的女儿阿克莱嫚的，正如过去他和萨那尼商量好的一样。同时，他也梦想有朝一日能与法迪勒的妹妹哈塞妮娅结为伉俪。

那种奇妙的日子一天天地在过去，他有时觉得自己还活着，有时则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3

是的，阿卜杜拉活着，而贾姆沙却死了。他体验了一种人们从未经历过的奇妙生活。

当在同行拉吉布的帮助下苦苦谋生时，他觉得自己还活

着；当他从那颗悬挂着的脑袋下走过，或是看到莱丝米娅和阿克莱姆时，又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他永远也不能忘记自己被从死亡中救出的这一奇迹，决心要在无限的虔诚中度过自己的余生。他能从对主的崇拜中感到无穷乐趣。独自一人想到主时，他也觉得万分欢畅。

他默默地对那颗悬挂着的头颅说：

“你就作为一个恶人惨死的象征挂在那儿吧！这恶人长期以来浊化了我的灵魂。”

贾姆沙的心中常怀念过去的自己，那样的一个自己，最终生活在虔诚的忏悔中了。

一个人死了，可他却还活着；或言之，一个人活着，可他却已经死了。这是多么动人心魄的事情啊！谁能够相信他本质上还是贾姆沙·白勒迪？他能够独自一人保守这个秘密，直到永远吗？

莱丝米娅和阿克莱姆的目光落在他身上，总象是在打量一个来自异乡的陌生人。面对妻子女儿那毫不留意的目光，贾姆沙感到孤独和委曲。她们竟然一次也没有察觉到隐藏在他眼神之中的那深切的爱意，对他的一片深情无动于衷。他感到，妻子女儿的目光每天都在重新宣判自己的死刑，甚至她们对已故丈夫、父亲的怀念也不能使他得到安慰。尤其使贾姆沙心碎的是，由于忙着维持沉重、艰难的生活，莱丝米娅和阿克莱姆渐渐地把他淡忘了。她们是不会相信，也不会接受贾姆沙死而复生这个怪迹的。她们已饮下了他死去的苦酒，尝尽了悲伤的滋味。她们已经习惯了贾姆沙不存在的这种生活，再要改变这种刚刚习惯的新的生活状态，会象当初去习惯它时一样不容易的。贾姆沙没有勇气破坏她们这种新

生活，事实上，他也做不到。一个人既然死了，就应该长辞于人世，让爱他的人怜悯、哀悼。所以，他应该在这种新的生活中习惯于从前的自我已经死去，应使自己成为脚夫阿卜杜拉而不是贾姆沙·白勒迪，应该在工作中感到快乐，在对真主的崇拜中感到满足。

可是，脚夫这工作常使他登上从前那些旧相识们的门庭，光顾大人先生们的寓所。这个表面看来十分虔诚的世界，实际却充满着肮脏、丑恶。这使他想到了自己，也想到了芸芸众生，于是，他心灵的宁静被打破了，邪念又追逐而来，机体的功能也似乎因此而变得紊乱了。

他想：天上星辰，各有其运行的轨迹；

地上俗夫，也只能如此生活啊！

又感伤地自问：

“难道，我活下来就是为了当个脚夫吗？”

4

山鲁亚尔望着夜色中的树影，微风徐来，叶子沙沙作响。

虽然已是秋意阑珊、寒冬将至的时节，国王还是斜靠在后院阳台的椅子上。寒冷是可以忍受的，可起伏的心潮，却使他难以平静了。

国王转过身去，问宰相丁丹：

“你不讨厌黑暗吗？”

宰相毕恭毕敬地答道：

“陛下喜欢什么，臣就喜欢什么。”

丁丹在想，是国王真的变了呢，还是一时的假象？过去，

国王独断专行，残忍冷酷，而现在，他的眼里却时常闪出茫然的目光。

“百姓们生活美满，他们都对您的恩德感激不尽呢。”丁丹说。

“苏禄利被杀了，紧接着又死了海利勒·哈姆扎尼。”国王喃喃地咕哝着。

丁丹小心翼翼地说：

“善与恶就象昼和夜一样，总是交替而至的。”

“那么精灵的事又怎么解释呢？”

“在刑架面前，死囚什么都能编造出来的。”

“可是，我还记得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呢！”国王显得很平静。

“杀人总是要偿命的。”丁丹的心在剧烈地跳动。

“其实，贾姆沙·白勒迪在监狱里关几年也就足够了。”说到这儿，国王愤怒地吼道：“可他说起话来实在无礼，我这才把他给杀了！”

丁丹心想，看来国王并没有变，嘴上却说：

“不管怎么说，恶有恶报。”

“而我却觉得很难过。也许，这是我应得的报应。”

“陛下，也许您身体偶然有点不适吧……”

“是心情的问题。山鲁佐德不是总给我讲有关死的故事吗？”

“死？！”丁丹惊恐地问。

“一个民族接着一个民族消亡了，最后，总是由一个能克制欲念的人去征服他们的！”

“这是真主的旨意。主将使您长命百岁。”

“人们的内心，是个隐秘的世界。烦恼无孔不入。”国王的口气似乎略微平和了一些，“以前的国王是靠夜间巡视、了解情况，来消除这些烦恼的。”

丁丹不失时机地附和着：

“巡视，了解情况，这真是绝妙的启示。”

他心里想，国王真是精力过盛。巡视中，他可能会发现一朵鲜花，也可能会遇到一场灾难。

5

脚夫阿卜杜拉终日不停地奔波于大街小巷、商业区、码头、射箭场、钓鱼塘、甚至刑场。他无处不去。他还出没于散发着各种气味的店铺云集的街道，有沁人心脾的香水味儿，好闻的药材味儿，还有布匹、食物和皮革的味道，全夹杂在一起。

他从莱丝米娅、阿克莱嫚、乌姆·莎阿特和哈塞妮娅的身旁走过，以生者之口、死者之心向她们致意。

四处奔走中，阿卜杜拉结识了法迪勒·萨那尼，并与他密切交往。有些人，象哈桑和努尔丁，对过去的自己依然很够朋友，也有些人已把自己的前身当作魔鬼，个个退避三舍了。

阿卜杜拉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唯恐一旦泄露，会毁了阿克莱嫚和哈塞妮娅两人的美满婚姻。

他很钦佩法迪勒·萨那尼的勤劳、虔诚和勇敢。一天，在路边休息时，见到了法迪勒，于是便攀谈起来。他对法迪勒说：

“你是个认真履行宗教义务的虔诚的青年，可是，你为

什么不结婚呢？那样不就可以免除一些不洁的行为吗？”

“我支付不起结婚的费用。”法迪勒伤心地回答说。

“那也用不了多少钱的。”

“我也得要点儿面子啊！”

阿卜杜拉用一种诱惑的口气说：

“你不是有阿克莱姆吗？”

两人互相看了看，会心地笑了，彼此心照不宣。

“阿卜杜拉大叔，您已经四十多岁了，为什么不结婚？”法迪勒问。

“我是个鳏夫。”阿卜杜拉一字一句地说，“我也想结婚，免得胡思乱想的。”

“我看您不用请人做媒吧！”

“我想娶莱丝米娅，阿克莱姆的母亲。”阿卜杜拉显得很平静。

“让我们先等一等，然后再去提亲。”法迪勒笑了。

“为什么要等呢？”

“得等到贾姆沙·白勒迪在她们心中淡忘才行呀！”

阿卜杜拉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说要娶莱丝米娅，这完全是受良心驱使。假如依着他的本意，那么他是会选择哈塞妮娅的。如果莱丝米娅答应嫁给他，他的心便会分作两半，一半欢笑，一半流泪。

6

“难道我活下来就是为了当个脚夫?!”贾姆沙时常这样问自己，同时他也在琢磨，“在关键时刻，辛加姆为什么不象萨那尼的精灵高姆高姆那样，把我抛弃呢？”他满腹狐疑，身

不由己地向长老阿卜杜拉·巴勒希家走去。

吻过长老的手背，贾姆沙盘腿坐在长老对面，自我介绍说：

“我是个外乡人……”

“同是天涯沦落人。”长老打断了他的话。

“您的大名就象鲜花一样，引来迷途的蜜蜂。”

“善其言不如善其行。”

“可是什么才叫善其行呢？这正是我的问题。”

“你来时没碰上一个惶惑的人吗？”

“他在哪儿，长老？”

“他在善举和罪孽之间徘徊。”长老平静地答道。

阿卜杜拉不寒而栗。心想，这位长老一定已识破了我的伪装。于是，叹口气说：

“沉沉黑夜，不见月亮。”

长老说：

“你知道，我的门徒分为三种。”

“无论哪一种，他们都是幸运儿。”

“一种人接受教义，在世间操劳忙碌；一种人潜心学问，主持工作；还有一种人为寻求真爱，锲而不舍，但这样的人太少了。”

阿卜杜拉沉思良久，然后说道：

“可是百姓们需要关怀。”

“有志者事竟成。”长老的回答仍不失平静。

“长老，我到这儿来是想……”阿卜杜拉决定不再犹豫了。

长老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思索着什么。然后说：

“不必谈你的来意了。”

“为什么？”

“人各有志。”说罢，长老合上眼，不再理睬来客。

阿卜杜拉等待着长老睁开眼睛，但长老一直没这么做。他只好吻了吻长老的手，退了出去。

7

阿卜杜拉心想，那长老已经看透了自己的心思，这才要他自己定夺。这样他就可以放心了，因为人们已经相信他了。作为一个彷徨者，他已下了决心，作为昔日的卫队长，他有足够的智谋。从明天起，该去惩治一下那些坏蛋了。

他开始专心致志地行动起来。他那颗充满仁爱的心中，琢磨出一些毫无怜悯的计策。那些计策都象锋利的宝剑似的，十分厉害。很快，他便陷入了种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矛盾处境之中。有流血的事件，也有预期的欢乐。

每当他的眼前呈现出哈塞妮娅的姣容，他就感到那象是来自一个遥远的星球，可望而不可及。

黄昏，阿卜杜拉在路边台阶休息时，遇见了法迪勒·萨那尼。看来，他已经等不及了。

“我要向阿克莱嫚求婚了。”他说。

“你不是说再等一等吗？”阿卜杜拉惊奇地问。

“不，我又改变主意了。我还要替你向莱丝米娅去求婚呢。”

阿卜杜拉沉默不语，若有所思。困境中的莱丝米娅一定需要个男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于莱丝米娅来说，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

法迪勒眉飞色舞地说：

“母亲和女儿在同一天举行婚礼，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呀！”

法迪勒和阿卜杜拉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于是，他开始给阿卜杜拉讲述萨那尼和贾姆沙·白勒迪的故事。

8

“真主想使谁尊贵谁就尊贵，想使谁卑贱谁就卑贱。”在这次振奋人心的交谈即将结束时，阿卜杜拉说了句颇具哲理的话。

“有志者事竟成。”法迪勒·萨那尼说。

听着这话，就象闻了胡椒面的气味一样，阿卜杜拉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刺激。暗忖，他这话难道也是从长老那儿听来的？

“有志者最谨慎。”阿卜杜拉想转个话题。

两人都沉思了片刻。阿卜杜拉又说：

“咱们就要成为一家人了。所以我想告诉你，脚夫是可以走进那些只有至亲好友才能进入的人家的。”

法迪勒猜想阿卜杜拉就要坦白了，于是用探询的目光盯着他。阿卜杜拉说：

“在地区执政官尤素福·塔希尔和卫队长阿德南·舒玛的官邸，经常谈论的话题是国家的敌人。”

“当然得这样。”法迪勒装出不在意的样子。

“谁也想不到我这样的人会去听那些谈话的内容，并能听懂……”

“可是，阿卜杜拉大叔，你这个人很不一般，令我钦

佩！”

“一个浪迹江湖的人有点见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说实在的，我为你而自豪。”法迪勒坦诚地说。

“这些当官的心里总犯嘀咕，”阿卜杜拉开始透露真情，“当他们罪大恶极时，就以为会出现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来反对他们了。”

“这些我知道。”

“所以我说有志者最谨慎。”

法迪勒疑惑地瞥了阿卜杜拉一眼，问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个聪明人。”

“你似乎在提醒我什么！”

“就算是又有什么关系……”

“我不过是个卖甜食的小贩，你会怀疑我什么呢？”

阿卜杜拉神秘地笑笑说：

“我喜欢劝人为善，也喜欢那些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分子！”

法迪勒急切地问道：

“你属于两者中的哪一派？”

“我哪派也不是。但我与一切丑恶为敌。”

阿卜杜拉已发现对方与自己志向相投，不过，他还象以前当卫队长时那样，更喜欢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行事。

9

脚夫阿卜杜拉按自己的想法，象一支疾飞的箭似地穿入了斗争的长空。他集中了自己原有的一切力量，但这次却是

为了实现自己那纯真而又坚定的心愿。

不久，秘书白提谢·马尔江在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被人杀了。当时是后半夜，他的周围还有卫兵。一支箭从黑暗中射来，命中他的心脏，于是，在卫兵们的长矛和火把间，他从坐骑上跌落下来。卫兵们立即搜索了周围的大街小巷，把所有碰到的人都抓了起来，被抓者都是些游荡于街巷、聚集在墙角旮旯的闲散人员。

白提谢的家沉浸在一片悲哀中。区府官邸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尤素福·塔希尔带着自己的卫兵仓惶出逃。

秘书被杀的消息也传到了宰相丁丹那里，把他吓得彻夜难眠。事发的第二天早晨，消息就传遍了所在地区，随即又传遍了全城，一时间人心浮动，议论纷纷。

这是继苏禄利和哈姆扎尼被刺后的又一个案件，是神秘魔鬼的又一次显灵，要不，就是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分子的又一个行动。也可能，这次事件只是偶然的，是一桩情杀案。

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整整一天也没停。大街小巷到处是污泥，雨水泛着泡沫在道边流淌着。白提谢的送葬仪式也因此无法举行，这预示着严冬将至。

阿卜杜拉坐在“王子咖啡馆”里，竖起耳朵听人们议论。白提谢被杀一事成了人们交谈的中心话题，大家对此众说纷纭，有的公开谴责那些权贵，有的则只是相互低声耳语。

突然，阿卜杜拉瞥见了古董商苏哈鲁勒，他正与百万富翁凯尔姆·艾西勒一起专心致志地听着人们的谈话，于是，阿卜杜拉的心紧缩起来。他忘不了在那颗悬挂的人头下苏哈

鲁勒那犀利的目光。他还记得当自己向秘书先生射出那支箭时，苏哈鲁勒也在附近，可是他为什么没被抓起来？他是怎么逃过卫兵们的眼睛的呢？阿卜杜拉的心紧紧地收缩着，心里直犯嘀咕。他感到惊奇的是，在这个地区，卫兵们唯独对苏哈鲁勒的身世和情况不了解。他自己对本地区所有大人物的底细都了如指掌，然而对这个古董商却一无所知，此人实在是个不解之谜。

10

有关人士们仍在为秘书被杀一案忙得焦头烂额，局外人则已开始对此事漠然视之，他们对此已感到厌倦。渐渐地，人们把它抛在了脑后，为生活而奔波忙碌取代了对昔日这曾轰动一时的大案的关心。

萨那尼的遗孀乌姆·莎阿特对贾姆沙·白勒迪的遗孀莱丝米娅说：

“托真主的福，我的儿子想娶阿克莱嫚呢！”

这门亲事就算订下了，皆大欢喜。她们都很实际，不想让往事破坏现实生活。乌姆·莎阿特又说：

“你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了，莱丝米娅。”

于是，她告诉莱丝米娅，脚夫阿卜杜拉想娶她。莱丝米娅对这个意外的消息只是报以淡淡一笑，显得无动于衷。

“结婚是阿克莱嫚和哈塞妮娅她们的事，已经与我们无缘了。”莱丝米娅羞怯地说。停了一下，她又接着说，“贾姆沙并没有死，在我心里，他仍然活着。”

法迪勒和阿卜杜拉的前身贾姆沙都喜出望外，他们各自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阿卜杜拉只能把自已炽热的情感深深地埋藏起来，这虽然使他有些不快，但是灵魂深处的那个贾姆沙却感到莫大的喜悦。

11

婚礼在乌姆·莎阿特家举行。除了两家人之外，脚夫阿卜杜拉也被邀请来了，他带来些香料作为礼物送给一对新人，这是他用白天打扫庭院所得的报酬买的。他又象去刺杀白提谢时那样劲头十足了。

阿卜杜拉完全沉醉于家庭的温馨中，心里充满了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的情感，一种强烈的爱在胸中翻滚，同时，心里也怀着对真主的虔诚和热爱。他又追回了旧日那失落的爱，寻找到了幸福。只是必须把喜悦埋葬在绝望的深井中，而仅仅满足于能够她们就近相处而已。

哈塞妮娅自愿为哥哥的婚礼助兴，她在作诗、唱歌方面颇有才能，嗓音也很动听。她击掌打着节拍，用甜美的歌喉唱道：

“我正用目光这一无声的语言，
向你们表白隐藏在心底的情感。
当我们相聚时，泪水喷涌如泉，
于是缄口不语，以眼诉说心愿。”

众人的兴致都很高，阿卜杜拉也很激动，他的心在流泪。他起身去给火炉加木柴，听到屋外有人敲门，便走过去把门打开。只见黑暗中有三个人影，其中一个说：

“我们是外乡来的商人，听到这屋里美妙的歌声，便想好客的主人是不会把异乡来客拒之门外的。”

法迪勒挥了挥手，屋里的女人们都躲到了帘帏后边。然后，他走向这三位来客，说道：

“请进吧，这不过是场只有亲属参加的婚礼。”

“我们只是想和善良的人交个朋友。”客人说。

“你们这儿的气氛很好。”另一个来客说。

法迪勒给客人们端来一盘甜食和蜜麻花：

“我们这儿只有这个。我们就是靠卖这些东西谋生的。”

“赞美真主，让我们今晚吃得甜甜蜜蜜，过得甜甜蜜蜜。”

三位来客中年纪较大的一个对另一个耳语了几句，后者很快便离开了。阿卜杜拉把这位为首的来客打量了几眼，觉得此人很面熟。他努力回忆着什么时候，在哪儿见过这个人，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不一会儿，刚才离开的那个人拿来了一些烤鱼，于是气氛活跃起来，大家津津有味地吃着。法迪勒感动地说：

“几位贵客光临寒舍，我们不胜荣幸。”

“哪里哪里，主人才是尊贵的。”客人客气地答道。接着，又提出了一个请求：“是歌声引得我们到此并与你们相识的，我们可以再欣赏欣赏那歌声吗？”

于是，法迪勒走到帘帏后面，当他又回到原座时，哈塞妮娅的歌声就传了出来：

“若早知贵客光临，
将满地铺上我们的心灵。
用眼睛作珍珠镶嵌，
用脸颊作鲜花点缀，
让你们走在上面，

来接受我们的欢迎。”

众人异常兴奋。一个来客叫道：

“造物主真是神奇！”

那位年龄稍长的客人问法迪勒：

“你自称生活很窘迫，可是家里怎么会有这样的歌女呢？”

“她是我妹妹。”法迪勒答道。

“她有如此甜美的歌喉，定然是大家闺秀。”

听了这话，法迪勒突然脸色阴沉，沉默不语。阿卜杜拉只得说：

“他的确出身名门，但后来遭了厄运。”

“怎么回事呢？”商客追问道。

“在我们这座城市里没有人不知道商人萨那尼的事。”

商客沉默了片刻，然后说：

“我们曾听说过你们城里的一些奇闻，其中就有这件事。”

另一位商客问：

“不过，你相信人们传说的那个精灵吗？”

“我们经历了一场大难！”法迪勒感叹道。

“可是，当官的不可能传讯那精灵，让他作证，也不能对他进行调查，那么，他们怎么才能公正地判决呢？”

阿卜杜拉说：

“当官的本应秉公办事。要是这样，那个精灵也就不会出现了。”

年纪稍长的客人问：

“你们在生活中受过什么屈辱吗？”

凭着多年担任卫队长的经验，阿卜杜拉答道：

"赞美真主，我们有个贤明的君王。不过，生活中也有一些不顺心的事儿。"

大家又谈了一会儿。最后，客人们起身告辞了。

12

三个商客默默不语地走在黑暗中。

一个商客问另外一人：

"陛下，您也许对今天的消遣还觉得满意吧？"

另一个人喃喃地说：

"心里的愁闷总算消散了一些。"停了一下，他又接着说，"与诗人们聚会已不能提起我的精神，甚至那个趣臣也不能使我发笑了。"

"陛下，真主是委托您主宰臣民的……"

"这是一场短暂的梦，一场迷茫的梦。真相刚刚出现，却又消失了……"国王自言自语道。

另外两个人都等待着国王能解释一下自己所说的话，然而，山鲁亚尔却始终沉默不语。

13

法迪勒和阿克莱嫚住一个房间，莱丝米娅、乌姆·莎阿特和哈塞妮娅合住另一个房间。生活虽然很简朴，却过得幸福、宁静。

法迪勒希望哈塞妮娅也能象阿克莱嫚那样，找到自己的归宿。同女人们相比，他是很容易忘记过去的，因为他有很多事要操心，可女人们却总也抹不掉旧日那辉煌的记忆。

法迪勒曾与阿卜杜拉作过推心置腹的交谈。他们有很多共同语言，但阿卜杜拉的思想更深刻，他对人间的苦难很关注，似乎他是个学者，而不是脚夫。假如从他们身旁走过的行人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一定会以为这是两个大人物化装成小贩和脚夫的模样。

一天，法迪勒对阿卜杜拉说：

“我已对你敞开心扉，而你却仍然对我有所保留。”

见阿卜杜拉摇着脑袋，法迪勒又说：

“你的生活中有很多隐秘，你不是个普通的脚夫。”

于是，阿卜杜拉宽慰他说：

“我在家乡曾跟人学习过，此外就没什么秘密了。”

“这就足够了。”

“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受过教育的。”

法迪勒鼓足勇气说：

“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

阿卜杜拉用探询的目光盯着法迪勒，法迪勒话里有话地说：

“由于职业的原因，你经常去各种人的家里。”

阿卜杜拉狡黠地一笑。法迪勒沉默了片刻，问道：

“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帮着送送信吗？”

阿卜杜拉笑着说：

“有些人总是在寻求生活的意义，这简直是自讨苦吃。”这时，他又想起了阿克莱嫚，一阵悲伤掠过心头。

“你愿意送信吗？”法迪勒装作没听见他的话。

“当然。”阿卜杜拉答道。

14

送信这差事对于阿卜杜拉来说，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他并不把它看作是本职工作之外的额外负担。他时常想起莱丝米娅和哈塞妮娅，想起时而是死者，时而又是活人的自己，心中的烦恼还没有消除。不过这些烦恼已不再干扰他的生活了，个人的烦恼融入了对社会的忧患之中，就象河流的细浪汇入大洋的波涛一样。

他的计划中第二个要杀的是尤素福·塔希尔或阿德南·舒玛，可是，由于一个始料未及的偶然原因，他先把药剂师伊卜拉欣干掉了。有一次，他为伊卜拉欣拾东西，双方为费用争执起来，大概是那个巨商辱骂了他。在从咖啡馆回家的路上，他把一支箭射入了伊卜拉欣的心脏。

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人们又想起了苏禄利、白提谢和哈姆扎尼的死。气氛最紧张的时候，法迪勒和阿卜杜拉在路边的台阶上见了面。彼此紧张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却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

"真是件可怕的事！"阿卜杜拉说。

法迪勒看出了对方的猜疑，于是委曲地解释说：

"杀人可不是我们计划之内的事。"

阿卜杜拉故作惶然：

"也许这仅仅是了断私怨。"

"我想不是……"

"可是比他更坏的家伙有的是。"

"他身边的人说，他曾在给反对地方官吏的人的药里下过毒。"

阿卜杜拉心想，自己了解的那些人的情况，法迪勒都了解，甚至知道得比自己还要多。

“既然杀人并非你们计划之内的事，那么又是谁干的呢？”阿卜杜拉问。

法迪勒忧心忡忡地说：

“天知道。他杀了人，却得由我们去承担责任了。”

15

阿卜杜拉吹灭蜡烛，正准备上床睡觉时，感到有个奇怪的东西闯了进来。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嘴里咕哝着：

“辛加姆！”

“你都干了些什么？”辛加姆冷冷地问道。

“我只做了应该做的事，我想我没有做错什么。”

“你这是报复，因为你受了侮辱。”

“我不过把行动提前了而已，那家伙迟早是要被干掉的。”

“知情人要跟你算帐的。小心点儿，你这家伙！”

说完，辛加姆就消失了，而阿卜杜拉却再也睡不着了。

第十伊玛目[1]清真寺的圆屋顶上，寂静无声。寒冬已至，天气甚冷。夜幕降临了，高姆高姆和辛加姆坐在上面。一队卫兵从他们下面冲出，一个个龇牙咧嘴，眼睛通红，似乎闪着火花。

高姆高姆叹了口气说：

“百姓们又要遭殃了。”

---

① 伊斯兰教派中有一派称作“十二伊玛目派”。——译者注

"我只是把贾姆沙·白勒迪的灵魂从地狱里拯救出来而已，此外可什么也没干啊！"辛加姆无可奈何地说。

"我们只要去介入一下他们的生活，事情的结局就会象我们期待的那样了。"

"我们是不能不顾他们的。"

正在这时，古董商苏哈鲁勒从下面走过。高姆高姆指着他说道：

"我真为他高兴，他跟人们混在一起，好象他也是个人。"

"可他是个神灵，是这一地区的死神。他的使命要求他整日与人们生活在一起。他能做成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求真主给我们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高姆高姆道。

"阿门！"辛加姆嘴里念叨着。

16

在完成计划过程中做错的这件事，使阿卜杜拉心里很不痛快。

这天，他正把很多蔬菜干果背到卫队长阿德南·舒玛家去。一路上，他一直在想着伊卜拉欣之死，想着这到底是自己斗争的一部分，还是出于愤怒，进行报复。

真主指出的路是明确的，不允许个人带着愤怒、自负等情绪去完成某个使命，否则，此人就会从根本上一败涂地。

阿德南·舒玛的官邸位于一条繁华的街道上，离他办公的地方不远。那条街的两旁都是达官贵人们的住所及高级饭馆，还有花园及贩卖女奴的市场。

走进卫队长官邸时，阿卜杜拉心里默念着："马上就要

轮到你了，阿德南！”当他把东西放下要离开的时候，一个仆人把他叫住了，请他与主人会面。于是，他提心吊胆地走进了客厅。

主人长着一张小圆脸，细长的眼睛里略带几分杀气。他捻着胡须问阿卜杜拉：

“你是哪儿的人？”

“埃塞俄比亚。”阿卜杜拉恭敬地答道。

“听说你的名声不错，总是认真地履行宗教义务。”

阿卜杜拉这才放下心来，说：

“托真主的福……”

“所以我选中了你……”阿德南平静地说。

这句话的含义充斥着阿卜杜拉的整个头脑，就象一股强烈的气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散布。在他当卫队长时，也对自己的部下多次说过这样的话，表示要让某人进入自己的秘密暗探网。他深知这种委任是无法推脱的，否则就会毁了自己，于是只能服从。

“这样，你就有幸为国王和真主效力了。”卫队长说。

阿卜杜拉表现出很满意、很兴奋而又很自豪的样子，他的表情使卫队长感到很放心。

“不过你要小心，如果背叛，那只有死路一条。”卫队长警告说。

“为真主效劳我感到无上光荣。”阿卜杜拉含糊不清地咕哝着。

“由于你的职业的原因，各家的大门都是向你敞开的。你什么也不缺，只是需要一些指示。”阿德南说。

其实，那些指示在贾姆沙·白勒迪活着的时候，就早已

写进密札里了。

17

阿卜杜拉离开阿德南·舒玛的官邸时，肩上又多了个新的负担，这比他来时背负的那些干果要沉重得多了。

与法迪勒会面时，阿卜杜拉把这个新的秘密告诉了他。法迪勒对这件事琢磨了很久，然后说：

"你现在有双重身份，既是我们的人，又是敌人的暗探。"

阿卜杜拉闷闷不乐。

"这样对我们有利。"法迪勒分析着。

"我不得不干一些事以证明我对他们的忠诚。"阿卜杜拉愁眉不展地说。

法迪勒静静地思考着，阿卜杜拉接着说：

"有时我想，阿德南召见我是不是说明他已经怀疑我了？"

"他们是些既粗笨又残暴的人，不会玩弄这种花招儿。"法迪勒说。

"这我是相信的，可是我怎样才能证实我的忠诚呢？"

法迪勒想了想，说：

"由于斗争的需要，我们有时把一些人派往很远的地方去。我可以告诉你其中的一个，然后你去告密，同时，那个人会很快转移的。"

"好主意！可是不能总是这么干呀！"阿卜杜拉若有所思地说。

"这的确是件麻烦事。"法迪勒似乎在自言自语。

“看，你也同意我这种看法了。”

阿卜杜拉在想，自己还能不能继续实行那份秘密的计划。正在他走神的时候，突然看到苏哈鲁勒目不斜视地在他们面前穿过大街。阿卜杜拉象以前见到他一样，心又紧缩起来。他用胳膊肘碰了碰法迪勒，问：

“对于这个人，你知道些什么？”

“那是古董拍卖商苏哈鲁勒，是我父亲的朋友，也许在商人当中他是唯一的正人君子。”法迪勒似乎对这人并不太感兴趣。

“你还知道他的一些什么事？”

“就这些。”

“你难道不对他的神秘感到好奇吗？”

“神秘？他是个很开朗、很平常的人，也很活跃，对于拍卖古董颇有研究。他从不爱管闲事。你怎么会问起这个呢？”

阿卜杜拉稍稍迟疑了一下，然后说：

“这人有一种能穿透一切的目光，使人觉得很不舒服。”

“你对他的这种看法可是毫无根据的。在这个污浊的社会中，唯有他是清白的……”

尽管自己的印象否认了法迪勒对苏哈鲁勒的评价，但阿卜杜拉还是很愿意相信法迪勒的话。

18 [illegible]

凭着过去的经验，阿卜杜拉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新暗探，一定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下。要找到一个执行自己计划的机会，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成功地把阿德南干掉。

他溜入卫队长的官邸，与阿德南秘密会面，并对他说：

“我已经发现这一地区有许多异教徒，咱们很快就会把他们一网打尽，大获全胜。不过，以后我要避免到这儿来得过于频繁。”

“我给你指派一个联络员。”阿德南兴奋地说。

“一般情况通过联络员联系是可以的，但如果有重要事情，我还是要直接与您联系。”

“这个问题咱们以后再商量吧。”

“还是早点定下来好。”阿卜杜拉显得很迫切。

阿德南考虑了一下，说：

“晚上，我有时去城外。我想，那个地方碰头挺合适……”

这一安排，真使阿卜杜拉喜出望外。

19

在法迪勒·萨那尼的帮助下，阿卜杜拉把一个年轻的单身汉向官方告密了，那人住在达巴艾尼胡同的一所大院里，独居一室。当士兵们赶到那里时，才发现那人于几分钟前刚刚离开。

阿德南怒气冲冲地训斥阿卜杜拉：

“你已经引起他的怀疑了，可你却还不知道！”说着，不满地让他滚开。

阿卜杜拉想，这家伙真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狡猾。

20

人们在城墙外发现了阿德南的尸体，整个官府，整个地

区，甚至整个城市都震动了。国王山鲁亚尔怒火中烧，那些达官显贵们似乎感到有种莫名的恐惧正从黑暗中向他们逼近。

阿卜杜拉从他的同伙们那儿听说，调查是围绕着卫队长偷偷来到城墙外的动机而进行的。阿卜杜拉是第一个了解此案详情的人，被杀者经常去与地区执政官尤素福·塔希尔的两个妹妹珠莱娜尔和泽哈娅尔幽会，其实，阿卜杜拉在当卫队长时，甚至在尤素福·塔希尔来官府任职之前，就了解这两个女人的底细了。正因为此事，阿德南才在官邸花园内的一个小亭子里召见了他。

阿德南让他回去时，他并没有回家，而是在黑暗中监视着阿德南。终于，在拂晓前，他看到阿德南离开了住所，于是这位卫队长便中了一箭。

阿卜杜拉不象平常那样觉得安全了，因为在阿德南的那些男女亲信中，很可能有人知道他与卫队长的那次秘密会晤。他决定逃走，哪怕暂时躲避一下。他穿过茫茫旷野，逃至绿岛。那儿有条河，过去他常在那儿钓鱼，也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辛加姆。

他躺在一棵高大的枣椰树下，陷入沉思之中。夜色降临了，星星在夜空中闪烁，气温越来越低。他在想：自己的计划是不是最佳方案呢？也许这样仓促行事根本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如何才能再有这样的好机会来完成以后的计划？怎样才能逃脱敌人的追查？怎样才能与同伴法迪勒·萨那尼取得联系？

“阿卜杜拉！”

茫茫暗夜中，他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声音是从河里

传来的，他向那边望了望，问道：

“谁在叫我？”

“过来呀！”那声音很平和，给人一种安全感。

阿卜杜拉小心翼翼地走到河边。星光下，他看到了阴沉的河面，还有一个水妖，他半截身子浸在水中，另一半露出水面，两臂支在河岸上。阿卜杜拉问：

“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

“是你需要帮忙，阿卜杜拉。”

阿卜杜拉不安地问：

“你是谁？关于我你又知道些什么？”

“我是水里的阿卜杜拉，你是陆上的阿卜杜拉①。你已经大祸临头了。”

“你为什么呆在水里？又到底是何物？”

“我不过是无边无际的水晶王国里的一个虔诚居民。”

“你是说水下的王国？”

“是的，在我们这儿，一切都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矛盾。美中不足的只是陆上人们的悲惨境况总令我们心神不宁。”

阿卜杜拉惊奇地说：

“真是奇闻，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真主真是无所不能。”

“真主的仁慈也是无边的，快脱掉衣服跳进来吧！”

“为什么？这么冷的夜里，你干吗要让我往水里跳？”

“照我说的做，否则你就要身首异处了。”

水妖沉入水中，让阿卜杜拉自己做出决定。

一个朦胧的念头促使他脱掉衣服，跳入河里，并完全地

---

① 阿文里，“阿卜杜拉”意为“真主的奴仆”。——译者注

消失在水中。

“现在你可以安全地上岸了。”在水下，阿卜杜拉听见有个声音对他说。

双脚一踏上陆地，他就感到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并且觉得自己已经和天空、大地以及这夜色融为一体，颇感温暖。

他觉得很困，便沉沉地睡去，寒星闪烁着伴他进入梦乡。黎明前，他醒了，掏出镜子照照，借着第一道曙光，他在镜子里看到了一张以前从未见过的陌生面孔。

“若是真主所为，那这奇迹一定是个吉祥的兆头。”他嘴里咕哝着。

这不是贾姆沙的面孔，亦非阿卜杜拉的，而是一张麦棕色面孔，皮肤洁净。黑色的胡须蓬蓬松松，浓密的头发从中分开，一直披到肩上。阿卜杜拉死去了，如同贾姆沙·白勒迪死去一样。对他来说，法迪勒、阿克莱娅、莱丝米娅、哈塞妮娅和乌姆·莎阿特都已不复存在。但是，一个新的声音又在呼唤着他。随着朝阳的升起，他的心中又浮现出一个新的计划。这个吉祥的奇迹，使他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21

在延伸入河的绿岛上以及附近那片旷野里，阿卜杜拉过得很自在。以枣椰树为邻，以鱼为食，以新鲜空气为伴。那些来绿岛游玩的人会惹他生气，也会给他宽慰。而想松弛一下神经时，他就同水妖聊聊天。

渡河的行人带来了城里的消息，阿卜杜拉得知尤素福·

塔希尔选中了侯沙姆·法基任秘书，并让白尤米做卫队长。他还听说卫兵们为了搜捕脚夫阿卜杜拉，旋风般地席卷了整个地区，逮捕了阿卜杜拉的朋友，象脚夫拉吉布、法迪勒夫妇，并把他们关进了监狱。这些消息打破了阿卜杜拉的宁静，他异常震惊，决定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斗争。

22

他没有再去杀人，而是去自首，以便把朋友们赎出来。他不再害怕了，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心中升起，使他不再考虑自己的安危。

阿卜杜拉直接去卫队长官邸，找到了白尤米。他平静而又庄严地对卫队长说：

“我是来坦白的，是我杀了阿德南·舒玛。”

白尤米审视着面前的这个人，问道：

“你是什么人？”

“阿卜杜拉，钓鱼的。”

阿卜杜拉的模样使白尤米怀疑他是个疯子，于是下令把他铐起来，免得他撒野。

“你为什么要杀阿德南·舒玛呢？”白尤米问。

“受人之托，除霸安良。”

“谁让你这么干的？”

“辛加姆，一个虔诚的精灵。在他的启示下，我干掉了海利勒·哈姆扎尼、白提谢·马尔江和药剂师伊卜拉欣……”

“可是，以前的卫队长贾姆沙·白勒迪已经承认是他杀了哈姆扎尼。”白尤米漫不经心地说。

“其实，我就是贾姆沙·白勒迪。”

“他的脑袋还挂在他家门口呢！”

“是的，我亲眼见过自己的脑袋。”

“你肯定那是你的头吗？”

“这毫无疑问。听了我的故事后，你就会相信了。”

“可是，你什么时候又是如何装上现在这颗脑袋的呢？”

“请允许我让辛加姆来这儿作证。”

白尤米大喊道：

“你这家伙真是少见，就应该永远呆在疯人院里。”

说罢，下令把阿卜杜拉立即送到疯人院去。阿卜杜拉边走边喊：

“辛加姆，快来呀！水妖，快来呀！”

法迪勒在狱中受了很长时间的煎熬。最后，尤素福·塔希尔不得不把他和另外几个人释放了，同时下令要加紧搜捕阿卜杜拉。

努尔丁和敦娅佐德的故事

1

在一个交织着残冬和初春气息的夜晚，融融的月光映照着射箭场上的枣椰树丛。小柠檬娇柔的花朵，在月色下显得分外艳丽。月光也照到了躺在一棵大树枝杈上的两个精灵高姆高姆和辛加姆的身上。

高姆高姆说：

"光阴要是能随人心意，缓缓流逝，该有多好！"

辛加姆说：

"万籁俱寂时，你能听到花儿的低语，听到它们在轻声赞美真主。"

"人类还欠缺些什么？怎么竟不会享受岁月和大地的恩赐？"

"这也正是使我感到困惑的问题，老兄。他们不是已经被赋予思想和灵魂了吗？"

高姆高姆警惕地侧耳倾听了一会儿，问：

"空中好象有响动。是不是？"

这时，沉醉于戏谑中的一男一女两个魔鬼落到了旁边不远的一根树枝上。

辛加姆低声说：

“是撒赫拉布特和扎尔玛芭哈。”

“都是些不虔诚而又卑鄙无耻的家伙！”

撒赫拉布特讥讽地大笑起来，反驳道：

“我们享有这整个世界，无所畏惧。”

高姆高姆冲他喊道：

“心里没有真主的人，是得不到快乐的。”

扎尔玛芭哈嘲讽地问：

“真的吗？”

说着，就和她的伙伴调起情来。两个刚拥抱到一起，立即火星四溅。高姆高姆和辛加姆连忙躲开了。于是，从撒赫拉布特和扎尔玛芭哈的嘴里发出一阵胜利的狂叫。撒赫拉布特对扎尔玛芭哈说：

“你可是有好长时间没和我在一起了。”

扎尔玛芭哈笑着答道：

“我到印度的寺庙去玩了一圈。你这一阵子都在哪儿呢？”

“我游览山景去了。”

扎尔玛芭哈诱惑地说：

“回来的路上，我看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真是美得惊人。这可是千真万确的。”

“在香料店里，我也看到了一个非常英俊的青年。那么漂亮，是世人中绝无仅有的。”

“你只要对我那个姑娘看一眼，就会把你那个青年忘得一干二净。”

“这也太夸张了，决不可能！”

“那你跟我来，亲眼去看看好了。”

“你那个姑娘住在哪儿？”

“就住在国王的宫殿里。”

只一眨眼的功夫，两个魔鬼就到了王宫华丽的后殿。那姑娘正是美丽非凡。当时，她正在脱去用金丝绣成的斗篷，换上一件大马士革丝绸做的睡衣。扎尔玛芭哈说：

“她叫敦娅佐德，是王后山鲁佐德的妹妹。”

“她的美貌真是盖世无双。然而，红颜易老，不是吗？”

“可不。美貌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令人眩目，然后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因此，看着这些人就觉得好笑。”

“人是有头脑的，但却生活在愚昧中。”

“你说的简直就是真理。”

“现在，你该承认这姑娘比你那个小伙子漂亮了吧？”

撒赫拉布特犹豫了一下，说：

“我说不准……你还是跟我来，亲眼去看看吧！”

眨眼间，他们又到了那个英俊青年所在的商店。那青年正在关店门，吹熄油灯，准备离去。撒赫拉布特说：

“他叫努尔丁，卖香料的。”

“他也是俊美无比的呀！你的这个小伙子是干什么的？”

“你看见了，是个买卖人。至于他的血缘家世，对我们并不重要。”

“他和我那个姑娘真是珠联璧合，天生一对！”

“他俩虽然住在同一座城里，却象天和地一样，碰不到一块儿的。”

“人家怎么说咱俩爱胡闹呢？这种安排才叫胡来呢！”

“怎么没人争着去向你的那位姑娘求婚呢？”

"谁说没有，好多人都想得到她呢！其中有地区执政官尤素福·塔希尔，还有百万富翁凯尔姆·艾西勒。可谁能配得上王后的妹妹呢？！"

"扎尔玛芭哈，这颗明星简直是被一群傻瓜包围住了。"

扎尔玛芭哈突然高兴地叫了起来：

"我有主意了。"

"什么主意？"

"只有魔王易卜利斯才想得出这种主意呢！"

"你可把我的胃口都吊起来了！"

"咱们来开个绝妙的玩笑，让他们两人结成夫妻吧！"

2

敦娅佐德两只乌黑的眸子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这里，正在举行皇家盛大婚礼。豪华、奢侈，令人惊叹。王宫中灯火齐明，男女宾客浑身上下珠光宝气，闪闪发光。歌手们低吟着欢快、美妙的曲子。连国王山鲁亚尔也走过来向她祝贺，赐给她一件珠宝，作为新婚的贺礼，说：

"恭喜你燕尔新婚，敦娅佐德！"

夜深了。敦娅佐德穿着点缀着金片、珊瑚珠和绿宝石的盛装，在卧室里等待着。母亲和姐姐山鲁佐德已告辞离去，只剩下她独自一人，怀着一颗猛烈跳动的心，在等待。门开了，努尔丁走了进来。他穿着华丽的大马士革服装，戴着伊拉克的缠头，脚蹬摩洛哥的皮靴，来到敦娅佐德跟前。就象一轮圆月在她面前升起，透过面纱，把她的脸庞照亮。努尔丁双膝跪地，把她的双腿抱在胸前，叹息着说道：

"这是咱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亲爱的！"

他开始一件件地脱去新娘的衣服。房间里静悄悄的，洋溢着神秘的色彩……

3

敦娅佐德睁开双眼，阳光已经透过窗帘洒了进来。她发现，自己依然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湿润的双唇上还留着接吻的痕迹，耳畔还萦绕着令人陶醉的甜蜜的话语，脑海中还回响着热烈的叹息，身体仿佛还在被紧紧地拥抱和怜爱。这就是敦娅佐德新婚后的早晨。但是，她很快便清醒过来，恢复了理智。新郎在哪儿？他叫什么名字？婚礼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主啊！并没人向自己求婚，并没有结婚，宫里也没有举行庆典。好象丢了魂一样，自己不过是从梦中醒来罢了。真的只是梦吗？梦是虚无缥缈的，不会这般清晰、持久，更不会如此活灵活现，能有所感觉。敦娅佐德眼前依然能看见新郎的身影，感觉到他的触摸和爱抚；房间里仍然充满了他甜蜜的气息。她跳下地来，发现自己竟是一丝不挂，而且失去了贞操。她如五雷轰顶一般，绝望地大喊道：

"这简直要让人发疯了！"

她茫然地环顾着周围的一切，又一次大叫起来：

"简直没法活了！"

她觉得，疯狂象猛兽一样逼来，自己真的要疯了……

4

至于努尔丁，刚醒过来，睁眼看见自己在香料店楼上简陋的卧室里，便感到一阵气闷。是做了个梦吗？这个有着真实感觉的梦也太奇特了！那个有血有肉的新娘娇美绝伦，令

人无法忘怀，无法将她的倩影从心中抹去。自己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脱掉衣服的？他仿佛还能闻到那自己店里的香料所无法比拟的扑鼻清香，仿佛还能看见豪华的卧室里那些精致的帷幔、软椅和床铺。

“我可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啊！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呢？”

折磨着努尔丁的，不仅是这件事本身，还有随之而来的爱情。

5

扎尔玛芭哈大笑着问撒赫拉布特：

“你觉得这场无法实现的恋情怎么样？”

“这真是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人类可没见过这种事。”

撒赫拉布特犹豫着说：

“也不见得，他们是很爱幻想的。”

“怎么呢？”

“自以为聪明、浪漫、勇敢的人多着呢！”

扎尔玛芭哈又笑个不停，说：

“人多蠢啊！”

撒赫拉布特怨恨地说：

“我却奇怪，为什么他们能比我们强？”

6

敦娅佐德心事重重，她想找人分担一些痛苦。于是，便趁山鲁亚尔去理政事的时候，来到山鲁佐德的宫里。山鲁佐德一见她，就担心地问：

“你怎么了，妹妹？”

敦娅佐德在王后脚跟前的一个坐垫上坐下，抬起乞求的双眼，哽咽着说：

“还不如生一场大病，死了才好呢！”

“真主保佑！昨天分手时，你还是好好的呀……”

“可后来却发生了一件人世间从未有过的事情。”

“快告诉我。你让我很不放心呢！”

敦娅佐德垂下眼帘，给她讲述了自己那个从虚幻的婚礼开始，以失贞的血迹结束的故事。山鲁佐德听着，既觉得不安，又有些疑虑。随后，恳切地说，

“对你的姐姐可什么也不要隐瞒。”

“凭万物之主对你起誓，我在这故事里决没有添加或减少什么情节……”

山鲁佐德又问：

“会是王宫里的那个奴仆吗？”

“不！不！我过去从未见过……”

“你这故事，叫人怎么相信呢？”

“说得是啊！这件事，倒和你那些奇特的故事很相象呢！”

“我的故事可都是从另一个世界得来的灵感呀，敦娅佐德。”

敦娅佐德叹了口气，说：

“对你那个神秘的世界，我已经十分信服，并成了它的俘虏。但我不想成为它的牺牲品。”

山鲁佐德难过地说：

“早晚我会弄清真相的。可是，就怕在那之前就闹出丑

闻来。”

“正是这事，使我吓得要死，愁得要命。”

“如果国王知道了你的事，多疑的老毛病就又要犯了，又要怀疑我们女人。也许，还会跟以前的所作所为一样，又把我送给刽子手去处死！”

敦娅佐德喊道：

“真主保佑，不要因为我而使你经受磨难！”

山鲁佐德沉思良久，然后说：

“这事要保密，不让国王和父亲知道。我会和母亲一起计划好一切所需办理的事情的。但是，你必须借口想念亲人，回到咱们自己家里去。”

敦娅佐德低声叹道：

“我的命真苦啊……”

7

努尔丁呼唤着母亲卡里莱·丹玛尔。于是，老妇人走了过来，嘴里不出声地念着经文。从她的脸上，还能依稀看出一点当年美丽的容颜。努尔丁让母亲挨着自己坐在石凳上，问道：

“在我睡着的时候，咱们家有什么生人来过吗？”

母亲惊讶地说：

“没有啊！”

“听到我房间里有什么响动了吗？”

“绝对没有！我人睡了，却很警觉，一点儿声音就能把我吵醒。你怎么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

努尔丁犹豫了一会儿，有些害臊，说：

“也许只是个梦，可又不象是梦。”

“你看见什么了，孩子？”

“我看见自己和一位美丽的姑娘在一起。”

卡里莱笑着说道：

“这就命里注定你该结婚了！”

努尔丁激动地说：

“可那真是实实在在，闻得到、摸得着的啊！我不知道怎么还能去怀疑这件事。不过，也有些无法相信……”

老太太简单地说：

“别想那么多了，结婚吧……”

“活生生的事实，醒来却化为乌有了。这您过去听说过吗？”

“真主是万能的。过一会儿，你就会忘掉了……”

努尔丁感叹地说：

“是的。”

但他知道这是自欺欺人，他是忘不了的。他的心，已为真正的爱情所激动。他的爱人是有血有肉、确实存在的。他忘不了，也无法将爱人的倩影从心底抹去。

8

努尔丁打开店门，出现在人们眼前时，模样已完全变了。他年纪轻轻，一直给人一种长得十分俊美、待人和颜悦色的印象。可是，在初春的这天早晨，他却显得心不在焉，怅然若失。那些对他那漂亮容貌十分喜爱的人想道：是什么使努尔丁变了？他在想些什么？而努尔丁，却时刻都在想着自己那个超乎现实的神奇的梦。他已经二十岁了，但还没有

结婚。过去他一直渴望娶他的朋友法迪勒·萨那尼的妹妹哈塞妮娅。但那时，由于自己收入有限，而哈塞妮娅的父亲却十分富有，这一差距，使他始终犹豫不决。后来，母亲又反对这桩婚事，因为那姑娘的父亲曾和魔鬼打过交道。这更使他拿不定主意了。老母亲曾对他说：

“少去惹麻烦吧，咱们对那些稀奇古怪的事可是什么也不懂的。”

于是，努尔丁保留了与法迪勒的友谊，把哈塞妮娅的事搁了起来。而今，哈塞妮娅算得了什么？就是这整个世界，这世上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在努尔丁眼里，除了那美好华丽的场面、舒适的卧室和比自己的卧室还要大的床铺，什么都不存在了。他看到的情景是真实的，经历的欢情也是真实的。他已坠入了情网，与此相比，任何一种真正的爱情都显得微不足道了。他正遭受着生活中的凄苦、孤寂和悲凉。由于远离心爱的人，他感到十分哀伤。然而，心上人的芳香还萦绕在他的鼻际，心上人的细语还回响在他的耳畔。努尔丁想起，童年时曾在巴勒希长老身边学习读、写和宗教基础知识，当他完成学业，拜别长老时，长老却对他说：

“谈情说爱倒对你更合适一些。”

努尔丁心里明白，长老是想留他继续攻读，便说道：

“我父亲病了，我必须顶替他去掌管店里的生意。”

长老说：

“我可不愿意让游手好闲的人来陪着我。”

于是，努尔丁抱歉地说：

“我会对真主顶礼膜拜，虔诚笃信的。”

努尔丁没有令人失望，没有偏离正道。可现在，他又不

自觉地想起了长老说过的那句话："谈情说爱倒对你更合适一些。"便想：是否应该去拜访一下长老，向他求教？但他有些胆怯，觉得这一秘密还是藏在心里为好。他注视着那些戴面纱的女子，其中是否会有自己的心上人？毫无疑问，她肯定是存在的。此时此刻，正在某个他不知道的地方。思念，会变成狂热的要与恋人相会的激情。也许，连创造了这个神奇梦幻的人，也会把对这个梦的解释和实现看成是另一个奇迹。象这样的一个梦，决不会就此消失，就象从未有过似的。象如此热烈的相思之情，也决不会无缘无故地凭空而生。一定要找到心爱的人，不管依靠理智还是疯狂，也一定要找到她。但是，毫无线索的寻找，又是多么的困难啊！……

9

敦娅佐德回到了宰相丁丹宽敞的住宅里，这使做父亲的感到非常高兴。然而，做母亲的却跟敦娅佐德一样，暗自承受着那件秘事带来的痛苦。她既伤心又气恼地对女儿说：

"你失足了，敦娅佐德！"

敦娅佐德边流眼泪边说：

"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敦娅佐德无可奈何地重复道：

"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了。"

当一些需要警惕的迹象出现后，母亲便把女儿送去打了胎，并乞求真主的宽恕。她难过地对女儿说：

"我们也只能延缓一下灾难而已，但如果有人来求婚，那可怎么办？"

敦娅佐德喊了起来：

“我不要结婚……”

“可我们怎么对你父亲说呢？如果是他看中的……”

敦娅佐德回答说：

“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了。”

她独自一人的时候，便仿佛忘记了危机四伏的困境，而一心只想着那不在身边的爱人。在这种时候，就不在乎死亡，也不顾得羞耻了。只是满怀爱恋和痛苦地自问着：你在哪儿啊，我的爱人？你是怎样找到我的？你有什么秘密？你又怎么会远离我？难道我的美貌不曾吸引你，就象我被你的俊美深深迷住一般？难道在我心中燃炽的火焰，不能同样使你心急如焚？难道对我的痛苦，你一点也不心疼？难道你对我的热爱和思念，就一点也不动心？……

10

战事爆发了，民心战栗。公告发布人骑着骡子到处奔走，向国王的臣民们大声宣布：罗马皇帝向一个关口发起了进攻，军队已经起来斗争，抗击侵略者。人们非常担心，清真寺里挤满了祈祷的人群，祝愿国王山鲁亚尔能够得胜。到了晚上，男人们又都涌向“王子咖啡馆”。咖啡馆里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有大人先生，也有平民百姓。药剂师伊卜拉欣的儿子哈桑、法迪勒·萨那尼和努尔丁坐在一张长靠椅上。人们谈论的话题，都集中在这场战争上。只听医生阿卜杜·高迪尔·穆黑尼说道：

“你们还没有看见敌人是怎样袭击的呢！就象是一场死亡的风暴，城市和百姓全都会毁灭的……”

布商吉利勒说：

“真主的军队战无不胜……”

鞋匠马洛夫说：

“真主也会有英明决断的。”

脚夫拉吉布说：

“辛巴德的船也许会被他们俘虏的。”

理发匠阿吉尔的儿子阿拉丁对他说：

“你就是只想着自己和你的朋友！”

这时，理发匠阿吉尔说：

“我做了个奇怪的梦！”

但是，谁也不去问他梦见了什么。因为，他们并不太相信他，而且也知道他是个好多事的人。

但一提起梦，努尔丁却震动了，对他的两个朋友哈桑和法迪勒说：

“人的生活中再没有比梦更奇怪的了。”

只听得有人对这话评论道：

“伙计，你可说对了！”

努尔丁朝旁边那张长椅看去，只见古董拍卖商苏哈鲁勒正微笑着看着他，就说道：

“先生，您阅历深，见识不凡啊！”

苏哈鲁勒说：

“谁拥有梦幻，谁就拥有明天！”

努尔丁全神贯注地跟苏哈鲁勒讨论起来。法迪勒想起出门的朋友阿卜杜拉曾多次给自己讲过的一件事，便用胳膊肘暗暗捅了努尔丁一下，附在他耳边说：

“你甭去答理他！”

努尔丁问：

“他不是见多识广吗？”

“他自己就神秘得象个梦……”法迪勒·萨那尼低声说。

只听医生阿卜杜·高迪尔·穆黑尼说道：

“据我估计，国王的军队会胜利的。但猫头鹰也要停在国库上面叫个不停了……”

11

努尔丁痛苦地叹息着，心想：这番相思情，何时才能了却？他盼得眼睛都酸了，想得心里沉甸甸的。他坐卧不宁，到处游荡，有时在白天，有时在夜晚。失魂落魄地怀着特殊的目的到女人们喜爱并且经常出入的市场去。他不只一次从宰相丁丹的宅邸前走过，而那时，敦娅佐德也正站在格栅窗后面张望。可他俩谁也没看见谁。

努尔丁觉得，自己那番独特的经历，可能是一种幻觉，一种孤立的、无望实现的幻觉，或者说，是一种无法与之多次重聚的幻觉。又仿佛是一种令人惶然的现实，只有当真主大发慈悲时，才能揭开迷雾，看到真相。

一次，他在深夜里看到一个影子走来。当大门上高悬的灯笼照到那影子身上时，才发现那是个小矮个儿，是百万富翁凯尔姆·艾西勒。是什么使得他深更半夜从舒适的家中跑出来的？是什么使得他也难以入眠？他又在寻找什么？如果他也象自己一样，成了某个美梦的俘虏，那他的万贯家财还不能帮他找到征服了他那颗心的人儿？一看到这个人，努尔丁的心莫名其妙地紧缩起来。

12

凯尔姆·艾西勒喜欢在夜里到空旷的大街上去蹓跶。他是许多地方的常客，到处都有他的楼房、住宅和商店。在他宽敞的家里，有一个妻子，还有几十个小妾。他手下虽然有许多人、许多财富，却并不得人心。他有能力改变别人的命运，却改变不了自己的长相和个头。因此，他总觉得整个世界就象他那张脸一样，显得十分可悲。社交促使他跟人们来往，可他还是喜欢独处和夜晚。他不喜欢唱歌，讨厌晚上的闲谈，喜欢金钱，崇拜暴力。虽说是国王的朋友，却并不觉得快乐。只缴课税，而从不施舍。他十分爱护自己的胡须，以此为荣。因为它又密又长，可算是他身上最美的东西了。他生了二十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他是百万富翁，是这个地区甚至这个城市里最富有的人……

他也坠入了情网。也许，正是这使得努尔丁在看到他的身影时会感到莫名其妙的担心和深深的激动。

13

当敦娅佐德坐着轿子出现在阿舒拉节的集会上，而面纱又从她脸上掉下来的时候，凯尔姆·艾西勒一下便坠入了情网。他那颗整天为商务操劳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恰似在漆黑的云团中闪现出一道电光。只见深受自己恩惠的卫队长——鳏夫白尤米也在那里，便凑过去问道：

“那女人是谁？”

卫队长笑着答道：

“王后的妹妹敦娅佐德。”

凯尔姆的心抽搐了，确信这个女人不是用金钱就能买到手的。

于是，凯尔姆的夜晚便开始在一些令人不快的思虑中度过。遇到努尔丁时，他佯装没有看见。因为，他嫉妒努尔丁的俊美，却又气恼地否认自己竟会嫉妒别人。路过古董拍卖商苏哈鲁勒的家宅时，他自言自语地说：

“这位先生将在财产上成为我的竞争对手！”

凯尔姆·艾西勒认为，苏哈鲁勒也属于能强迫别人尊重自己的少数人。因此，他恨苏哈鲁勒超过恨任何人。冲着苏哈鲁勒的房子，他说：

“阿卜杜拉长老啊，谁能给你和我——凯尔姆算算命？我享有的欢乐，应该比已经得到的多好几倍啊！”

14

门房对凯尔姆·艾西勒说：

“主人，侯沙姆·法基秘书一直在大厅里等候您回来呢……”

这么晚了，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凯尔姆急忙走了过去。两人拥抱之后，那秘书说：

“地区执政官尤素福·塔希尔先生现在正在家里等您。”

“有什么要紧事儿？”

“我不清楚，只知道很重要……”

他们俩立刻就去了。尤素福·塔希尔单独召见了他，诙谐地说：

“这件事情可是要多重要有多重要啊！”

于是，凯尔姆·艾西勒关切地盯着尤素福。只听他接着说：

“我们的军队胜利了，你是第一个知道这喜讯的人。”

凯尔姆半信半疑地喃喃道：

“真主保佑。”

执政官紧盯着他注视了一会儿，然后说：

“花费已经超过了国库的财力。”

凯尔姆的心一下抽紧了，他明白了一切。尤素福·塔希尔又说：

“国王需要借款来填补收上来的土地税……”

凯尔姆半开玩笑地说：

“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尤素福·塔希尔笑了，说：

“国王指定由你来承当此殊荣。”

凯尔姆笑不出来了，问道：

“多少？”

“五百万金币。”

没有逃避和选择的余地！可是，凯尔姆那行家的脑子一动，便想要讨价还价。他说：

“这也是个亲近国王和沐浴王恩的机会啊！”

“说得好！”

“不过，”凯尔姆平静地说，“我有一个愿望，却不知如何开口是好。”

尤素福·塔希尔微笑不语。凯尔姆·艾西勒又说：

“我要向敦娅佐德求婚，这是我亲近国王的最后一个心愿……”

尤素福·塔希尔非常吃惊，但没有流露出来。他想起，自己是多么渴望得到敦娅佐德啊！对眼前这个人，他出乎意料地恨得咬牙切齿，可表面上依旧平静地说：

“你会如愿以偿的！”

15

“麻烦来了！”

母亲嘟囔着，万分不安。敦娅佐德却觉得，这总归是预料之中的事。母亲说：

“有人来求婚了。并已经得到了国王的欢心和你父亲的同意！”

这人是谁？命运是否又要为她安排一个能使她摆脱困境的新的奇迹？敦娅佐德嘴上不说，目光却在询问。于是，母亲说：

“是百万富翁凯尔姆·艾西勒！”

敦娅佐德紧皱眉头，满脸凄苦，脸色一下变得十分苍白。母亲说：

“丑事就象霹雳一样降临到我们头上来了。”

敦娅佐德哭着说：

“我是无辜的，真主可以作证……”

“可你绝不能指望有谁会相信你的故事！”

“真主知道就行了……”

“真主是宽容的！”

“难道我就没有接受或拒绝的权利？”

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这可是国王的旨意啊！”

于是，敦娅佐德叹息道：

“我要是能逃离这个世界就好了！”

“那丑闻就会闹得更大，而且你姐姐也可能在劫难逃。”

敦娅佐德泣不成声。母亲说：

“眼泪要是能解决问题倒好了……”

敦娅佐德大声喊道：

“可我除了流泪，什么办法也没有啊！”

16

撒赫拉布特高兴地笑着，对扎尔玛芭哈说：

“这个玩笑把一切都弄乱了，还会有更加刺激的结局呢！”

扎尔玛芭哈也高兴地说：

“这真是难得的消遣。”

“你看，那美人会自杀吗？还是会被处死？”

“最好是被处死，然后她父亲去自杀。”

“还要不要再戏弄他们一番？”

“事情已经不需咱们插手了，听其自然吧！”

“说真的，我有点儿怕……”

扎尔玛芭哈打断他的话，问：

“你怕什么呢，亲爱的？”

“我怕吉祥会从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悄悄地降临。”

扎尔玛芭哈不屑地说：

“你不要悲观嘛！”

撒赫拉布特大笑起来，不再说话。

17

凯尔姆·艾西勒向黎娅佐德求婚的消息很快在这个地区传开了，引起了一片欣喜、无数疑问和许多讥笑。

穷人们梦想着能从这个从不爱施舍的人那儿大受实惠，显贵们因为国王和他们区连姻而感到高兴。但也有一些话在悄悄流传，说不该让猴头和天使结合。

黎娅佐德在独自一人时总是对着苍天哭号：

“亲爱的，你在哪里？什么时候来把我从毁灭中拯救出去？”

努尔丁在街上踯躅徘徊，这起联姻的消息触到了他的伤心处，他也同样向苍天倾诉着：

“你在哪儿呀，我的爱人？”

高姆高姆和辛加姆十分伤心地听到了两人的诉说。辛加姆对他的伙伴说：

“你看，这就是时间和空间干的好事！”

高姆高姆对他说：

“自古以来，人类痛苦的呻吟就在星球上恨河中奔湍。”

苏哈鲁勒先生从树下匆匆走过，高姆高姆用刚能听得见的声音说：

“他这是有事要去办呢！”

只听苏哈鲁勒茫然地说：

“有时候，我尽接到些莫明其妙的指令！”

说完，便径自走去。

18

苏哈鲁勒来到疯人院的围墙下，站在黑影里，自言自语地说：

"如果不是怀着信念，我一定要问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把意念集中到脚下的地面上，旁边就是禁锢贾姆沙·白勒迪的牢房。于是，地上裂开了一条靠人力至少要一年才能凿出来的隧道。转眼间，苏哈鲁勒已经站在贾姆沙·白勒迪床头的阴影里，听见了他均匀的鼾声。轻轻推了一下，贾姆沙就醒了，问：

"谁？"

苏哈鲁勒说：

"这无关紧要。你有救了，把手给我，让我带你走向自由……"

贾姆沙将信将疑地顺从了。终于，他吸到了春天沁人心脾的空气。贾姆沙喃喃地说：

"真主是慈悲的！你是谁，陌生人？是谁派你来的？"

苏哈鲁勒推了他一把，说：

"快回到河边你那个与世隔绝的老地方去吧！"

19

那个素不相识的人走开后，贾姆沙自语道：

"这可不是一件人所能办到的事情。记住这事吧，贾姆沙！记住，并且要好好想想……"

由于生活在疯子中间，贾姆沙已经习惯了疯狂的事情。

他知道，这件事是一个不解之谜，是一个惊人的发现。他真希望能够钻进去，弄清此事的奥秘所在。

微风中，他清醒了一些，又想起了阿克莱嫚、莱丝米娅和哈塞妮娅。他真希望能回住所去看一看，跟亲人们聚一聚。可是，自己又能以什么身份去呢？自己的头发和胡子已经被剃掉过两次，挨过两次惩处了。今天，贾姆沙也好，阿卜杜拉也好，都已经不复存在。他已经失去了身份和名字，只有一腔悲愁，满怀虔诚。

贾姆沙躺在河湾处的枣椰树下，想起了自己那恍惚中的朋友——水妖，又说：

“已经再也没有什么身份了，只图能超脱一切。不过，还是要记住并且好好想想，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得救呢？”

20

敦娅佐德被接回到王宫里，以便按国王的旨意在他面前举行婚礼。新娘和那个讲述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姐姐的心头，都袭上了恐惧的阴影。

山鲁佐德劝妹妹诓称有病，求国王推迟婚礼，等身体痊愈后再说。

国王把医生阿卜杜·高迪尔·穆黑尼召来，为敦娅佐德诊治。医生一看，立即心生疑团。他本来就很精明机智，对人心理的了解一点不比对人身体的了解少。他估计，多半是因为新娘讨厌那个猴头。但他老练地佯装不知，心里却对此深表同情。医生要以自己高尚的职业来替她保守这个秘密，于是决定，治疗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然而，凯尔姆·艾西勒却无法接受这个决定。因为，他

也起了疑心。于是，他向国王恳求先订婚约，等敦娅佐德康复后再举行婚礼。

国王同意了，请来一名大法官，签订了婚约。于是，敦娅佐德一下便成了百万富翁凯尔姆·艾西勒的合法妻子。有的人在欣喜地等待着佳期的到来，而另一些人则预料将有灾难发生。

21

一天晚上，努尔丁不由自主地向河边走去，独自来到河湾，领受着春风的吹拂和相思的煎熬。

只听得一个声音传来，他确信，这是一个礼拜者的声音。他不顾一切地寻声觅去，希望能求得一些慰藉。发现一个人影，正呆在枣椰树下。他不愿打断那人的礼拜，便坐下来，静静地听着。那人做完礼拜，问道：

“你是谁？……到这儿来干什么？”

努尔丁回答说：

“我是个受折磨的人。您呢？是这地方的人么，大叔？”

“对一个只以崇拜真主为快乐的人来说，属于什么地方是无关紧要的。但是，是什么使你痛苦呢？”

“我的故事太奇怪了！”

一种要让人了解的强烈冲动鼓励着努尔丁，他便向那人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梦，以及那梦又是怎样使他濒于疯狂。然后问道：

“您相信吗？”

那人说：

“疯子是不会撒谎的。”

“您能解开这个谜吗？”

“你背后有天使或者魔鬼在操纵，但事情却是真的。”

“可我怎么才能了却相思债呢？”

那人平静地说：

“我们忍受着无穷无尽的相思之苦，最后，我们将被引向对真主的思念，我们将只爱真主。热爱真主吧，他会满足你的一切的。”

努尔丁沉吟了片刻，说：

“我确是虔诚的信徒，但我也热爱真主造就的人。”

“那么，就不要放弃寻找。”

“可我已经疲惫不堪，寝食难安了。”

“有情人是不会觉得疲倦的。”

努尔丁认真地说：

“看来，您很有经验。”

“我知道一个人，他不仅被剥夺了爱的权利，而且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

“他死了？”

“还活着！”

“这才是疯狂呢！”

“这也就是智慧。”

努尔丁犹豫了一下，说：

“您叫人难以理解，越来越难理解了……”

那人含笑地问：

“那你又怎么解释你的梦呢？！”

22

努尔丁回到城里，独自漫步在黑暗中。那个礼拜者并没有解除他的困惑，或者确切地说，并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去做。那人催促他去寻找，却没说是否能成功，也没有提醒他可能会失望。再说，看来那是个出家人。努尔丁生来就不是为了在世上修行的，而是要在人间享受真主的爱。正因如此，他才终于离开了阿卜杜拉·巴勒希长老。此时此刻，努尔丁只有一个信念，即，心爱的人肯定在世上的某个地方。而且，她对自己的爱恋也肯定是念念不忘的。这迷人的春夜里吹来的阵阵熏风，这圆形的拱顶和宣礼塔之间坠落的颗颗流星，似乎都向他肯定了这点。努尔丁从内心深处发出一声呼喊：

"减轻些我的痛苦吧，仁慈的主！"

突然，一个低沉的声音问：

"夜这么深了，是谁还在诉苦啊？"

努尔丁发觉有两个人影挡住了他的去路，就问：

"你们二位是警察吗？"

那个声音低沉的人回答道：

"我们是两个外地的商人，在你们这古老的街区散步解闷，消遣这漫长的夜晚……"

"欢迎啊！你们好！"

"你有什么苦衷啊，小伙子？"

只听那人的同伴说：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侠义之辈，是不会见难不救的！"

见这人如此豪爽，努尔丁便说：

“那就请到寒舍一叙吧！离这儿很近的。”

走进一间整洁优雅的房间，努尔丁便给他们拿来了甜饼和玫瑰茶。两人问起他的苦衷，努尔丁却反问他们来自何方。他们告诉他说，来自撒马尔罕。然后，又把话题转到了他的身上。其中一个说：

“若有为难事，诉于外人知。”

那个声音低沉的人说：

“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帮助的。”

努尔丁长叹一声，说：

“苍天啊，那就快下一场及时雨吧！”

于是，他开始给两人讲述那个神奇的梦。最后，他的声音低得一点也听不见了，只是用羞涩的目光凝视着他们。

那个声音低沉的人说：

“就象豪爽的人一样，咱们互相已经披肝沥胆了。现在，让我们也来互相通报一下姓名吧！我叫阿祖丁·撒马尔罕迪，这位是我的伙伴，叫海尔丁·安西……”

努尔丁说：

“我叫努尔丁，卖香料的。”

“你的买卖就象你一样可爱。”

“你们怀疑我的神智吗？”

“哦，不！真主决不会把美貌赐给他所不喜欢的人。”

“那你们相信我了？”

阿祖丁说：

“当然，年轻人！我四处漫游，听到过许多人类想象不到的事情。因此，我相信你的梦是真的……”

努尔丁的心被一线希望所激动，问道：

“那我能实现与爱人相聚的心愿吗？”

“我对此深信不疑……”

努尔丁哀叹了一声，问：

“可是怎么能相聚，又何时能相聚？”

阿祖丁说：

“耐心加坚持，总有相聚时。”

海尔丁·安西问：

“你需要钱吗？”

努尔丁叹着气说：

“我只求真主能让我们相聚……”

于是，阿祖丁说：

“高兴吧，不久真主就会使你如愿以偿的……”

23

山鲁佐德发现国王心情十分激动，这是过去从未见过的。他们刚做完晨礼。在面对花园的大凉台上，国王正在吃作为早餐的鲜奶和苹果。过一会儿，他就要穿上朝服去理政了。可这时，他却象一个发现了什么新鲜事的孩子那样，兴奋异常。国王说：

“嘿，山鲁佐德！昨天晚上我在出巡的时候听到一个故事，就象你那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一样。”

山鲁佐德掩饰住她的忧愁，笑着说：

“这些故事一传再传，说明是可信的，陛下。”

“是啊，是啊！世上确有许多非常有趣的谜，比美酒还有味道呢！”

“但愿真主让你长期享受生活的乐趣和它的秘密，陛

下。”

沉吟片刻，国王说：

“实际上，我从早到晚，一直公务缠身，忙得不可开交，内心从未平静过。”

山鲁佐德用欢快的语调来掩饰心中的倦怠，说：

“真正的男子汉都是这样的！”

“好吧，现在该我来给你讲一个奇特的故事了……”

于是，国王便给妻子讲起了香料商努尔丁的梦。一见山鲁佐德脸上的神情，他吃惊地问：

“你这么受感动吗，山鲁佐德？”

山鲁佐德辩解似地说：

“今天早晨，我醒来就不太舒服。”

“可能是着凉了，很快就会好的，医生会来看你的。至于我嘛，我想让那些传布公告的人四处去讲述这个故事，好让两个有情人团聚……”

山鲁佐德急忙说：

“且慢！我们该别让两个无辜的人遭人说三道四才好。”

国王想了一会儿，问：

“我不是可以保护他们吗？”

山鲁佐德心里说：这家伙就想着杀人，他心里的魔鬼还很猖獗，轻视不得。不过，那魔鬼已经不能完全支配他了。

24

母亲正住在王宫里照料病中的敦娅佐德，山鲁佐德便对她说：

“又有一桩奇事，越发要我们依靠智慧了。”

母亲叹了口气，说：

“可别再有什么新鲜事了，我的心已经受不了了……”

“母亲，那梦里的男子已经弄清楚了！”

老妇人张大了嘴，讷讷道：

“别又跟我说什么梦话了。”

“他就是卖香料的努尔丁。”

于是，山鲁佐德一字一句地把国王的奇遇给母亲讲述了一遍。听罢，母亲惶惑地说：

“象他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在夜里潜入王宫的。”

“母亲，您的怀疑虽说有理，但敦娅佐德和他一起逃走总是容易的吧！”

“可这又有什么用呢？你妹妹已经是凯尔姆·艾西勒的合法妻子了，灾难会随时降临的。”

“传布公告的人将四处传述这个故事，她的真情很快就会被人弄清楚的。”

母亲叹息道：

“危险来了……”

“这是令人恐怖的事实。”

“难道咱们就束手待毙么？”

山鲁佐德不安地说：

“我为敦娅佐德，也为我自己担心。杀人不眨眼的国王是没有宽容心的。一个人，最危险的就是把他幻想成天使……”

“他就象死神一样，是逃脱不了的……”

“有时候我觉得，他似乎有点变了……”

“你父亲也是这么说的。”

“可他心里又在想些什么？……我总觉得他是个不解之谜，很是靠不住……”

母亲担心地说：

“那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因为远在天边，所以可能会使他感兴趣。而今事情就发生在他的宫廷里，与他有直接关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他的多疑病可能又会犯的……”

“就象过去那样变成一个魔鬼，或者比那样还要可怕。”

“可你又有什么错？”

“我看咱们还是把这种担心告诉敦娅佐德吧……”

“对这一切我都担心极了！”

“事情迫在眉睫，我们逃避现实要逃到什么时候呢？”

侍女玛尔嘉娜要求进见。她递给山鲁佐德一封信，惊慌地说：

“敦娅佐德小姐失踪了。这是她留下的信。”

山鲁佐德开始读信：

“原谅我，国王陛下……

我无法违背您让我嫁给凯尔姆·艾西勒的旨意，又无法和他结合，所以，决定一死了之。真主是宽厚、仁慈的。”

母亲大叫一声，晕了过去。

25

传布公告的人四处宣讲那个神奇的梦，叫那两个相互思念的人到国王面前去相会。同时，国王也听到了敦娅佐德悲

愤自杀的消息，便下令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她的尸体。

凯尔姆·艾西勒火冒三丈，气恼已极。他深居简出，远远地躲着那些幸灾乐祸和讽刺挖苦的人。只是在夜半更深的时候，才出门来走动走动。

至于地区执政官尤素福·塔希尔，听到这消息时，忧喜参半。高兴的是敦娅佐德终于摆脱"猴头"的魔掌，然而，他也为这位自己朝思暮想的姑娘死去感到无限悲痛。为了敦娅佐德，尤素福曾认真考虑过要杀死凯尔姆·艾西勒。

26

疯子贾姆沙站在枣椰树下，在黑暗中注目凝望。只见星光下有个人影走来，并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向他问候道：

"以真主的名义，请您把我带到一条船上去，让我远离这个国家。"

于是，贾姆沙温和地问：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触怒真主的事，想逃之夭夭？"

那女人热切地说：

"我一生中从未触犯过真主！"

这声音使贾姆沙想起了阿克莱姆和哈塞妮娅。于是，对大地的依恋和对苍天的爱慕之情，交织在他的心中。他象露珠般柔和地对那女人说：

"等着吧，天一亮，真主会保佑你的。"

"我能在这儿等吗？"

贾姆沙笑了，但并没让那女人看到。说：

"这荒郊野外就是为逃亡者创造的！你想去哪儿呢？"

"我想远离这个城市……"

“可你只是孤身一人啊！也许，你长得很漂亮吧？”

见那女人默不作声，贾姆沙又说：

“也许，真主会让我来帮助你的，你愿意吗？”

女人感激地说：

“我只求能平安离开……”

贾姆沙又担心地问：

“凭真主起誓，你没给别人留下什么麻烦吧？”

女人对他已经完全放心，声音颤抖地说：

“我才是个被欺负的人呢！我离开家是想自杀的，可又怕触怒真主，怕他会怪罪于我……”

“可这是为什么呢，孩子？”

女人哽咽起来。贾姆沙向天空喊道：

“主啊，您最清楚该向谁大发慈悲……”

“我确是个无辜的、受尽折磨的人……”

“我并不想打听你内心的秘密……”

女人无可奈何地说：

“您是一位善良的信徒。我愿意告诉您我的秘密。”

于是，便向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贾姆沙打断她的话，问：

“你就是那个梦中的女主人公么？”

女人惊叫着问：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从你梦中的那个伴侣那儿知道的，也是在这个地方。后来，又从传布公告的人那儿听到了这个故事……”

“我的脑子都糊涂了。您是说您认识我梦中的伴侣？”

“传布公告的人到处在喊他的名字，他就是卖香料的努

尔丁……”

女人象是自言自语地说：

“传布公告的人？他们是国王差遣的啊！天哪，努尔丁……努尔丁……可我是结了婚的。我甚至可以说是死了的人了……”

女人又讲了她后来的遭遇。贾姆沙对她说：

“到你丈夫那儿去吧！”

女人固执地喊道：

“我宁死也不去！……”

“到你丈夫努尔丁那儿去！”

女人有些犹豫：

“可我已是凯尔姆·艾西勒的合法妻子了啊！”

贾姆沙坚决地说：

“到努尔丁那儿去吧！天总是要亮的！”

27

撒赫拉布特生气地说：

“我看见了什么？……事情竟然会走向幸福的结局！”

扎尔玛芭哈忍着气恼说：

“等着瞧吧，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他们瞥见苏哈鲁勒在黑暗中从树下走过。撒赫拉布特问：

“他是有紧急任务吗，宝贝？”

扎尔玛芭哈说：

“但愿是有利于我们，而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苏哈鲁勒走了过去，并没有注意到他们俩。

28

清晨，努尔丁离开家，准备去打开店铺。他发现一个戴着面纱的姑娘正站在店门口，象是在等人。那姑娘身穿大马士革丝绸做成的衣服，显示出她高贵的身份。姑娘仔细端详着努尔丁，继而发出一声惊叹。

努尔丁也被眼前的事情惊呆了，他的心狂跳起来，犹如大梦初醒。姑娘立刻摘下面纱，露出了容光焕发的面庞，目光眷恋地凝视着努尔丁……时间从两人身边流逝，他们仿佛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沉浸在魂消魄荡的梦幻中。春风轻轻地吹拂着，两人飘飘然了，沐浴在蔚蓝色天空的一片芳香之中。从天而降的幸福使他们忘记了痛苦和难堪的往事，似乎，大地上的一切都平静了下来。他们的手自然地交织在一起，就象鸟儿在比翼双飞。努尔丁喊道：

“此时此地，我们都很清醒。这是事实，决不是梦！”

敦娅佐德声音颤抖地说：

“是的……你是努尔丁，我是敦娅佐德！”

“是什么祥风把你吹到我这儿来的？”

于是，敦娅佐德给他讲述了自己的悲剧和机缘。努尔丁兴高采烈地说：

“我们本来就可以放心的，奇迹是决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的。”

“可是，雷鸣总比鸽子的叫声响得多啊！”

努尔丁坚决地说：

“我们将永远在一起……”

“这也是命中注定的。”

“咱们去见国王吧……”

敦娅佐德一下子冷静下来，说：

“可我已经是凯尔姆·艾西勒的合法妻子了。”

努尔丁气愤地说：

“国王的许诺更有力量！”

敦娅佐德忧愁地说：

“不过，挫折也势不可挡啊！”

然而，努尔丁已经完全陶醉了。

29

早晨，国王上朝，大臣们都来了。卖香料的努尔丁和王后的妹妹敦娅佐德站在御驾下。国王沉着脸说：

“我们遇到了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日月轮回，我们学会了去注意一些奇事异物，敲开了神秘之门，弄得水落石出。可是，这出现在梦里的奇遇竟发生在我的宫里。”

国王沉默了。宰相丁丹的心象小鹿似地乱撞着，敦娅佐德和努尔丁的脸都白了。毫无疑问，国王的心里正在激烈地斗争着。残忍的恶魔依然附在他的身上。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虽使他心旷神怡，却未能改变他的本性。他的脸上越发阴沉了，突然说：

“不过，国王的许诺也是算数的！”

许多人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脸上浮现出一线希望之光。这时，法官说：

“可是，敦娅佐德小姐已经经过合法手续出嫁了啊！”

国王便向丁丹下令道：

“传凯尔姆·艾西勒……”

地区执政官尤素福·塔希尔站了起来，说：

"陛下，凯尔姆·艾西勒昨天夜里已经死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

这个消息使人们惊呆了，他们立即想起一些法官和显官死亡的事。地区卫队长白尤米起身说道：

"我们的人发现一个逃跑的疯子，他经常深更半夜在这个区的街道上徘徊。以前一直没找到，现在已抓住了……"

国王问：

"你们认为他与杀害艾西勒有关吗？"

"他得意地自夸：一切罪行都与他有关。"

"他不就是那个坚持说自己是贾姆沙的人吗？"

"就是他，他还这样坚持着……"

尤素福·塔希尔插话说：

"请陛下恩准我们把他处死，这比把他送回疯人院更保险。"

国王说：

"宰相丁丹对我说，他逃走的那条隧道不是人力所能开凿的！"

白尤米同意道：

"是的，陛下……"

国王犹豫了好久，亲信们甚至都感到恐惧已平生第一次袭上了他的心头。当丁丹觉察这点时，便机敏地说：

"他不过是个疯子罢了，陛下。但他有些神秘，不可等闲视之。且随他去吧，哪个王国里都有一些象他这样的人，他们自有天神保佑。依我看，陛下，随他去吧？杀人凶手应该在那些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分子中去找……"

国王暗暗感激宰相的聪明机智，说：

“你的忠告很好，丁丹……”

然后，他看着敦娅佐德和努尔丁说：

“我说话算数，你们结婚吧！敦娅佐德将从国库得到她所应得的一切嫁妆！”

这次集会就在和平和幸福中落下了帷幕。

理发匠阿吉尔的冒险故事

1

凯尔姆·艾西勒的死使大家都忧心忡忡、惶惑不安。唯有理发匠阿吉尔这次却只顾自己，而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要是在平时，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引起他关切的。他从来就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能把芝麻说成西瓜。他在自己的理发店里，与其说是个理发匠，倒不如说是个说书人，传播道听途说的一切，并加以渲染夸张，以博取人们的关注和欢心。

但是，一位女子的嫣然一笑，竟使他脱胎换骨，成了另外一个人。使他久久地压抑在心底的欲望，顿时奔涌起来。

他身材矮小、清瘦，深褐色的皮肤，双眸目光熠熠，本来就不难看。而心里，则掩抑着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的强烈欲望。

那位女子已近中年，比他大一两岁。她怎么会对自己这样一个理发匠莞尔一笑？也许，她十分迷恋男人；也许，她会用自己的女色和慷慨进行勾搭。因为，谁都知道，理发匠阿吉尔一贫如洗。哦，自己本是十分贪恋女色的啊！如果不是因为贫穷，法图哈决不会是他这辈子里唯一的妻子！他兴许也象自己那情窦初开的儿子阿拉丁一样，连做梦都在想着

女人，想着名望和美味佳肴呢！

那女人在阿吉尔的店铺前接连转悠了几天。阿吉尔终于迎了上去，那女人便约他太阳下山后在索丹小学门前见面。

他等待着，心里自语道："阿吉尔，这回该轮到你走运了。"他这还是第一次赞美命运，并为此祈祷，也是第一次欣喜地期待着黄昏的降临，第一次对街上逐渐冷清萧索感到欣慰。各家店铺正在关门闭户，阿吉尔内心亢奋，急切地期待着。

当大街上寂无一人，或者说几乎寂无一人时，那位穿着肥大的长袍、满腮乱须的"疯子"突然走了出来，以探索夜幕下的秘密。那疯子总是供认说自己犯下了许多弥天大罪，说自己就是战胜了死亡的贾姆沙·白勒迪。因为打动了国王的铁石心肠，所以得到了释放。

作为某种逗乐的笑料，阿吉尔还是很喜欢这疯子的。但是，他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出现，却令阿吉尔不悦。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疯子朝阿吉尔走来，站在他跟前，深沉地对他说：

"回家吧！沉沉黑夜里，无事不出门。"

阿吉尔极力掩饰内心的恐慌，笑了笑，说：

"你的头发都快长得象冬青树一样啦，胡须横七竖八的，简直就象个帘子。怎么不到我的店铺来理一理？"

疯子训斥着说：

"你的理智已经堕落了，可别听它的调唆！"

"你真是个有趣的疯子！"

疯子一边走开，一边说道：

"真是个十足的蠢货！"

阿吉尔刚独自呆着，没多久，那女人便来了……

2

这真是一次令人欲火中烧的冒险啊！在经历了二十年乏味的夫妻生活之后，面对这一场冒险，什么都顾不得了！

那女人领着他走去。各家门前的吊灯，驱走了些微黑暗。两人来到一幢地处偏僻的房子跟前，房子围墙外是一片果园。阿吉尔确信，走在前面的那个女人肯定是一位高贵富有而又十分放荡的女人。为此，他愈加兴奋。

两人陷入一片漆黑之中，周围芳香扑鼻，他意识到这是座花园。过了一会儿，他发现自己来到一间被四周的壁灯照得通明的屋子里。屋子尽头摆着一张柔软的大床，床上放着许多靠垫，靠垫前面放着一张摆满了美味佳肴的小桌子。

那女人出去了片刻，然后又走了进来。这时已摘去面纱，身上只穿着一件真丝睡衣。她体态丰盈，眉清目秀，虽比阿吉尔想象的要年纪大些，却浑身娇柔，风流妖艳。阿吉尔的目光在这女人身上以及美味佳肴上巡视了一番，心想：等着瞧吧！看梦想怎样变成现实。他一边急切地跃跃欲试，一边说道：

"今宵良辰美景，真是无与伦比……"

那女人倒满两杯酒，笑着说道：

"只有负心人，才会辜负这恩情。"

她拍了一下巴掌，一位年方二十的少女便拿着琵琶走了进来。那少女酷似女主人，好象就是她的妹妹；由于比她更加年轻，所以更胜一筹。那女人说道：

"快弹吧！有美酒弦乐，方能尽兴！"

琴声拨动着心弦，酒劲渐渐涌上脑海。阿吉尔本来就寡廉鲜耻，便扑向了美酒佳肴以及身边的那位女人。他多次自忖：什么时候两人才能互报姓名？但是，这又有什么要紧的？可不能操之过急，应该尽力扮演好自己该扮演的角色。他确信，在自己怀里的，无疑是位荡妇，而且还是一位慷慨施舍分文不取的荡妇。这是一场梦，是一场对他毫无损害的梦。但他却不敢相信……

3

那女人把每个星期一都奉献给阿吉尔，而他却还嫌不够。见她不理睬他的要求，阿吉尔只好劝自己知足。那女人总是避免提及自己的身份。而阿吉尔却坚信，这女子必定出身名门大家。她为什么不与某位权贵结婚，到宫殿中去过安定的生活？也许，是因为她太放荡，或者是太骄矜。无论如何，这总是一件美事！

那少女无疑是她的妹妹，同样无疑的是，也坠入了堕落的深渊。少女对那个女人服服贴贴，唯命是从，就象是她的女仆。但又是那样美丽妖艳、楚楚动人。阿吉尔不时与少女暗送秋波，并肯定自己会坠入她的情网之中，就象已经坠入她姐姐的情网中一样。要发生的事，终究是会发生的！

这是一个充满情欲和罪恶的地方。阿吉尔对那个女人百般小心。他爱那个女人，也爱美酒佳肴。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更爱美酒佳肴了。他总是不知辱耻地象饿狼一样向餐桌扑去，以至成为两位女人面前的笑料。他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对那少女的爱慕之情有所流露，而那少女也愈加谨慎地偷偷给他鼓气。

在“王子咖啡馆”里，阿吉尔俨然觉得自己比那些名人绅士更加高贵，比尤素福·塔希尔更加幸福了，觉得自己已成了另一个山鲁亚尔。

4

一天晚上，阿吉尔来到幽会的地方，见只有那位少女。房间里一切都没变化，但餐桌上却空空如也。他嘴里没说什么，可惶惑的双眸中却流露出探询的目光。少女便说：

“她有病不能来了，特地叫我来向你表示歉意……”

阿吉尔的心怦怦直跳，他微笑着，两眼射出灼灼的目光。那少女便说：

“我该赶紧回去了。”

阿吉尔热切地说：

“她居然那么信任你！”

说着，向前走了几步，便把少女紧紧地搂在怀里。少女半推半就地说：

“谁知道呢？”

“但是，咱们决不能放过这个良机。”

“这太冒险了！”

“你和她一样，也是自由的。不用说，你是她妹妹吧……”

少女含情脉脉地从他怀里摆脱出来，拿来了美酒佳肴。两个人开始狂饮起来，以消除那紧张的心理和恼人的顾虑。两人融化在炽热的欲望之中，登上了向一切挑战的峰巅。于是，便一切都顾不得了……

阿吉尔一早醒来，脑袋沉甸甸的，身子直晃。他拉开窗

帘，晨曦顿时洒满房间。想起昨晚的事，便无意地瞥了那少女一眼，嘴里不禁哎哟一声，大惊失色。只见那美丽的少女，已被人杀害了。她脸色惨白，肯定已经死了。什么时候……是谁……怎么回事……他是否该逃离？

阿吉尔就象刚喝下一杯迷魂酒，头晕目眩。谋杀罪无疑落在了他的头上。他飞快地思索着，但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花园……埋尸……然后擦干血迹。这房子里有人在监视吗？他只能这样做，然后听天由命。没时间再胡思乱想了，一切都完了。事情已经这样，可另一个女人的身影却总是萦回在他的脑际。

阿吉尔最后看了一眼那房间，发现一串镶有宝石的项链撒落在床底下。他下意识地捡起项链，塞进衣兜，悄悄地溜出了房外，心里一边说道：

"我要是能死里逃生，那才真是一个奇迹呢……"

5

阿吉尔漫无目的地走着，挣扎在难以摆脱的恐惧之中。谋杀罪时刻都在向他逼近，正在伸出它那抽搐的大手，要把他扼死。主啊！我向您发誓，只要您拯救我，我一定忏悔！

儿子阿拉丁看见父亲回来，十分高兴，而妻子法图哈却愤怒得龇牙咧嘴。阿吉尔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在烟馆里打了个盹，竟睡过去了……"

法图哈咒骂着他。他们的夫妇生活里总是又吵又好的。

这天，一反往常，他很晚才打开店铺。手底下侍弄着一个又一个脑袋、一副又一副胡须，可人却没魂似的心不在焉，徘徊在恐惧的深谷。当时，肯定有第三者在场，那人无

疑就是凶手。但是，为什么要杀害那漂亮的少女？是因为嫉妒么？是出于某个男人的嫉妒？还是出于女人的醋意？那位姐姐的形象始终萦回在他的脑海里。那女人会耍手腕，又是个荡妇，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死尸会被人发现吗？有人知道他夜里偷偷摸摸干的事吗？自己会不会有一天被押到刽子手面前，砍去脑袋？主啊！我向您发誓，只要您拯救我，我一定忏悔！

阿吉尔多少次想过逃跑。挂在腰间的那串项链可是一笔财富，但是，把它拿出去卖掉，也许会惹祸的。不！他没有杀人，也决不能逃跑！主的关照是无时不在的。对！主的关照是无时不在的。但是，凶手又是谁呢？

他正在修理阿卜杜·高迪尔·穆黑尼医生的胡子。这时，只见"疯子"走进店铺，随便地往地上一坐，嘴里还嚼着一颗杏。一见那疯子，阿吉尔就感到心烦，便对他说道：

"你今天怎么白天出来了？这可不是你的习惯啊！"

疯子简略地答道：

"对你来说，白天不就是黑夜吗，阿吉尔？"

"求真主保佑，可别让我听到这种恶言恶语。"

医生笑了笑，说：

"阿吉尔，你别胡说了！这疯子是最理智的……"

疯子道：

"我是一个老卫兵。"

"你还坚持认为你就是贾姆沙·白勒迪吗？"

"即使到了主的身边，卫兵也不会放弃自己的职责！"

阿吉尔不耐烦地说：

"别用你的疯话来折磨我了，我今天情绪不好……"

疯子平静地说道：

“只有你这样的人才需要我，你这个蠢货！”

医生大声笑了起来，说道：

“当我们的学问不够用时，就该去找他了。”

疯子站起身，一边向外走去，一边说道：

“真主是活人和死人的依靠，也是活着的死人的依靠……”

疯子走出门外后，阿吉尔对医生说：

“我现在觉得，这个疯子是一个危险的杀人凶手。”

医生讷讷道：

“阿吉尔，现在杀人凶手可多了！”

阿吉尔觉得那疯子肯定掌握了他的秘密。天哪！难道就是他杀害了那女郎？天地万物的主啊！什么时候才能消除这愁云？

6

星期一晚上，与那个女人珠莱娜尔幽会的时间又到了。这次幽会包含着各种难以预料的可能性。去，等于是进地狱；不去，又给别人提供了本来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犯罪的证据。

阿吉尔向那幢罪恶和恐怖的房子走去，浑身上下直打哆嗦，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听天由命了。路过花园时，他假装视而不见，似乎这花园已不复存在。但是，他每走一步，那从少女美丽的躯体上割下来的脑袋的影子，也跟进一步。

看见珠莱娜尔和那摆满佳肴的餐桌，似乎在夏天潮湿的空气里终于领略到一丝清风。他现在应该强抑住内心的不安

以便不露马脚。应该在这张洒过鲜血的床上，尽情欢乐。然而，少女的尸骨未寒，他哪有心思去顾及这个一味纵欲的女人？要是能一走了之，该有多好啊！

阿吉尔绝望地狂饮着。那女人却满面春风，镇定自若。他该不该问一下那位少女泽哈娅尔的事？还是等她先问为好？这两者，哪种做法更会惹人怀疑呢？但是，珠莱娜尔先开口了。问道：

"泽哈娅尔哪儿去了？"

阿吉尔反问道：

"没和你一起来这儿？"

那女人和他对饮着，用惶惑的目光紧盯着他，然后说：

"我叫她来向你道歉来了。"

阿吉尔的心不安地怦怦直跳，干巴巴地说：

"我们说了几句话就分手了……"

"这丫头就象水蒸汽一样，突然就消失了。到处找也没找到，家里都急死了。"

阿吉尔拍了拍手，咕哝着说：

"真是件怪事。她的失踪，有什么原因吗？"

"不知道，我想不会。家里都急死了。"

"哪个家？珠莱娜尔。"

"我们家。阿吉尔，难道你以为我们家没人了吗？"

"那这幢房子又是怎么回事？"

"这儿只是我们专门用来玩乐的别墅而已。"

阿吉尔犹豫了片刻，脑袋直发胀，一丝兴奋也没有了。然后问道：

"珠莱娜尔，你们家都有谁？"

那女人微笑着答道：

“一些人呗！他们与你又有什么相干？”

阿吉尔心情更加沮丧，忧伤地自语道：

“泽哈娅尔，你在哪儿？”

“无疑，这事使你伤心了吧？”

阿吉尔感到十分不悦，谨慎地说道：

“我也是个人，珠莱娜尔！”

那女人抚弄着他的胡须，说：

“而且是个好人，阿吉尔。”

酒精使这女人处于亢奋之中，她凑到了阿吉尔跟前。但是，一切都显得令人忧伤，美酒佳肴也乏味难咽，喷涌的欲望之泉枯竭了。阿吉尔对眼前这个女人感到惊恐害怕。这是一场可怕而又漫长的梦魇，应该尽快地结束。

7

下一次幽会，他又去了，就象走向断头台一样。但是，敲了半天门，却没人答应，也没人开门。自从发现这桩案子之后，此刻他第一次感到心情舒畅。也许，她家的人终于发现了她干的那些丑行；也许，她不愿再理他了；也许，她也跟她妹妹一样死了。不管她怎样，阿吉尔现在可去掉了一大块心病。他再也不用去犯罪现场了，剩下的就是摆脱总是缠绕在脑际的血淋淋的惨景。他将尽力说服自已，他从来就没犯什么谋杀罪，根本没有。连杀只鸡，他都不敢。

那美酒佳肴、缱绻玩乐的记忆渐渐淡漠。阿吉尔对自已那痛苦的内心说，也许这一切从来就不是真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愈加感到安宁。只有罪犯才应感到恐惧，而无辜的

人是不用害怕的。他是无辜的，这不容置疑。越感到安宁，那被压抑的欲望就愈加强烈。他又开始回味起那些摆满美味佳肴，充满柔情蜜意的良宵美景，并为此叹息。想起腰间那串珍贵的项链，由于不能把它卖掉，颇感遗憾。他已经有过一次难于忘怀的幸福的体验，手头又有这么一笔尚未动用的财富，内心深处便又涌起了贪婪和享乐的欲望。他惶惑地自问：

“对我来说，忏悔不是更好些吗？”

但是，和珠莱娜尔欢度的那些夜晚，在他心中燃起了对女性的狂热。他的两只眼睛贼溜溜地在妙龄女郎身上转来转去，愈看欲火愈旺。在一次偷觑中，目光落在了哈塞妮娅身上。她是萨那尼的女儿，法迪勒的妹妹。哈塞妮娅家境贫寒，她那已故的父亲名声又不好，这使他更有勇气想得到她。他利用法迪勒来店里修剪胡子的机会，殷勤接待。然后，简略得令人惊奇地问道：

“法迪勒先生，有人想荣幸地和你攀个亲戚。”

法迪勒没当回事，随便说了句：

“谁呀？阿吉尔。”

阿吉尔还是那样简略地答道：

“敬奉真主的人！”

法迪勒突然回过味来，他压抑住内心的激动，想：也许，阿吉尔比自己生活更宽裕些，但他到底是阿吉尔，而我是法迪勒。况且，哈塞妮娅的优雅程度足以与山鲁佐德本人媲美。他想争取时间再考虑一下，便问：

“我妹妹？”

“是啊……”

法迪勒抱歉似地说：

“好象有人比你先下手了，阿吉尔。”

阿吉尔根本不信这话，但嘴上没说什么。要是真有人先下手了，那他肯定知道。难道这个地区发生的任何事，能瞒得过他吗？阿吉尔感到愤怒，法迪勒为什么不对自己的要求感恩戴德？难道自己不是在向一个被魔鬼诅咒过的家庭求亲吗？

8

阿吉尔愈加渴求满足情欲，也热切期望得到名誉地位。尽管他儿子阿拉丁还没成婚，可他自己却象情窦初开的青年一样，不断从少女们的躯体上寻求欢乐。他在一些青楼玉榻寻欢作乐，那些地方不下于他特地登门服务的公馆。

他陷入了哈塞妮娅的情网之中，同时又爱上了哈桑的妹妹卡玛尔，而且爱得更强烈。之所以这种爱情更为强烈，是因为这是一种没有指望的爱情，是注定要压抑在心底并为之饱受痛苦折磨的爱情。

有一天，他到哈桑家去为哈桑修剪胡子，看见了那位漂亮的姑娘。从此以后，就象丢了魂似的，但却没失去他的幻想。他钦慕药剂师哈桑、布商吉利勒和香料商努尔丁居住的那种深宅大院。啊！努尔丁是一个多么幸运的青年！想当年，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香料贩子，比他阿吉尔也高贵不到哪儿去，也许还没有他儿子阿拉丁英俊漂亮。可现在，他却成了一位绅士，是国王的亲戚和连襟、山鲁佐德妹妹敦娅佐德的丈夫。真主可真是无所不能的啊！……

9

就象每天晚上习惯的那样，阿吉尔坐在“王子咖啡馆”里。夏日那酷热的白昼过去，夜晚终于施舍出一丝清凉的微风。阿吉尔发现，自己就坐在古董拍卖商苏哈鲁勒的靠椅旁边。他也是阿吉尔的顾客之一。说书人讲完了一段安泰尔传奇故事，琴声也停了下来。大家开始闲谈起来。阿吉尔便对苏哈鲁勒说：

“您好久没光临敝店了。”

那人笑着说道：

“也许有一天我会突然到你店里去的。”

这时，药剂师哈桑和布商吉利勒走了进来，身后跟着法迪勒·萨那尼。他们安然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阿吉尔上前致意，大献殷勤。他们却有节制地给予回礼。阿吉尔想靠拢那些显贵名士，他们却对他敬而远之，怕他多管闲事。阿吉尔今天是比法迪勒高贵一些，但那些先生们却仍念旧情。阿吉尔始终渴望自己能被那些贵人接受，提供服务，以便能与他们同桌共饮。但总是十次就有九次落空。为此，他愈加垂涎三尺。今天，由于法迪勒拒绝了他的求亲，已变成了他的仇人。而哈桑家里的那份艳福又无法得到。

他假装打盹休息，实际上却竖起耳朵倾听着他们的谈话。他们说，为了庆祝布商的商船从印度满载而归，将举行一个盛大的晚会。肯定有美味佳肴，而且比珠莱娜尔的要丰盛得多，也一定会有喝的。糖果商肯定会象以前那样喝个一醉方休。

“天气太热。我们最好在外面找个地方。”

那穷小子也在发表意见，好象他也是贵人似的。布商吉利勒答道：

“到绿角去吧。那是一个绿色的小岛。”

药剂师哈桑说：

“我还邀请了驼背谢姆鲁勒。”

吉利勒说道：

“让国王的趣臣来给我们解闷，这太妙了！”

连小丑也有这福分！可你阿吉尔，刚刚时来运转，就被那鲜血给断送了！阿吉尔看了苏哈鲁勒一眼，遗憾地说道：

“苏哈鲁勒先生，您可真是一位从不寻欢作乐的楷模……”

“这你说对了。”苏哈鲁勒泰然答道。

“您是一个高贵而又谦逊的人。您不会拒绝我和您举杯共饮吧？”

苏哈鲁勒笑了笑，没有回答。阿吉尔沉思了片刻，想找个办法唆使他去寻欢作乐。可转眼一看，发现他已经不在了。阿吉尔巡视了一下咖啡馆，连他的影子都没看见。就这样，苏哈鲁勒在一瞬间突然消失；真是个怪人！但是，无论冒多大的险，他一定要参加绿角晚会，哪怕最后会被赶出来。

10

绿角就象一座狭长的小岛，伸到河中央。此时，只有头上暗淡的点点星光。不远处，一棵枣椰树的黑影晃动着，那个疯子就住在枣椰树下。他们正要铺毯子、支餐桌和生火烤肉。这时，一个黑影挤到众人中间，自愿为他们服务，说道：

“先生们，你们的仆人来了！”

这声音并未受到大家的欢迎。布商吉利勒大声说道：

“阿吉尔！你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食客……”

阿吉尔两手不停地干着活，不慌不忙地说：

“食客，这说对了。但我并不令人讨厌。象这样一次聚餐，没有人侍候能行吗？”

哈桑则警告说：

“但是，你得用胶水把嘴给粘上！”

“不到万不得已，我决不会开口。”

驼背用童音般尖细的声音说道：

“你这个二流子，怎么硬挤进先生贵人中间来了？”

阿吉尔痛恨这个驼背，但还是埋头干活：启瓶盖、洗酒杯，然后开始生火。

人们开始举杯畅饮。谢姆鲁勒拿起一把跟自己个头差不多大小的琵琶，开始用他那引人发笑的声音哼唱起来。他个子虽然矮小，心境却比天高。

第一杯酒刚刚下肚，阿吉尔便把许诺抛在脑后，问道：

“你们听说过地区执政官尤素福·塔希尔的秘书侯沙姆·法基的最新传闻吗？”

哈桑大声训斥道：

“我们不想听，闭上你的嘴巴！”

他们尽兴地喝着。突然，黑暗处传来呼唤真主的声音。大家不约而同地扭头看着那棵枣椰树下的黑影。法迪勒说道：

“就是那个疯子……”

吉利勒却说：

“他就不能找个别的地方，非得住在这绿角上，让游人

扫兴？”

哈桑冲着法迪勒说：

“他还胡说什么他是你的岳父贾姆沙·白勒迪呢。”

“他是这么瞎说来着。但悬在那儿的贾姆沙的脑袋说明不是这么回事儿……”

驼背谢姆鲁勒说道：

“在这座疯狂的都市里，一切都是可能的。”

这时，理发匠阿吉尔开口了：

“如果你们想知道事实的话……”

但是，吉利勒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不想知道事实，也不喜欢……”

谢姆鲁勒喊道：

“别谈论死亡了！这是国王的命令……”

吉利勒问题：

“谢姆鲁勒，你是怎么跟国王聊天的？”

谢姆鲁勒得意洋洋地说：

“我可不会泄露机密，你这个最不起眼的人！”

大家都笑了，只有哈桑火了，大声吼道：

“真是条小爬虫……”

驼背恼了，他把琵琶一扔，噌的一下站起来，朝着桌上的酒菜便尿开了。

大家暗暗叫苦，知道这次聚会算是彻底完了。酒醉加上愤怒使他们火冒三丈，朝驼背骂开了。法迪勒扑了上去，把驼背推倒在地，然后抓起他两只小脚，走到绿角岸边，把他按在水里，憋了好大一会儿。然后又把他从水中提起来，往草地上一扔。驼背躺在地上，十分害怕。然后踉踉跄跄地站起

身，从火堆里拿起烧着的柴火，朝众人扔去。火星飞溅，落在他们身上。由于愤怒至极，这群醉鬼疯狂地扑了上去，拳打脚踢，直打得驼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阿吉尔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地走上前，咕哝着说：

“先生们，别打了！他可是国王的趣臣呀……”

然后，在黑暗中默默地向驼背弯下身去。过了片刻，抬起头，小声说道：

“先生们，你们把这驼背给打死啦！”

吉利勒问道：

“你肯定吗？”

“不信，你自己来看看。”

一片充满恐惧的寂静。阿吉尔却幸灾乐祸，更来劲了：

“一场无缘无故惹起的凶杀案，竟落到王室的头上了。”

“真是疯了！”哈桑喊道。

“太倒霉了！”

“难道咱们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把自己毁了？”

阿吉尔飞快地转动着脑子，思考着各种可能性，脑海里翻腾着一个又一个梦想。然后，第一次真正感到自己是位主人了，镇静地说：

“拿起你们的东西，赶快走……”

吉利勒问道：

“我们怎么能扔下这具尸体，一走了之？”

阿吉尔命令道：

“快走吧！这尸体很快就会消失，连精灵都会找不到它的。”

“你能办到？”

“肯定！真主会让我一切顺利！”

吉利勒声音颤抖地说：

“你会得到一笔难以置信的报酬的……”

阿吉尔却冷冷地说道：

“这是最起码的了。”

“但是，可能咖啡馆里有许多人已经听到我们说要请这个驼背了吧？”

“是的。但我却是不请而来的。我可以作证说，他只呆了一小会儿，就说身体不适，一个人先走了。你们明白吗？可别忘了……”

11

面对驼背的尸体，阿吉尔想起了泽哈娅尔。想起那殷红的鲜血，不禁毛骨悚然。但是，来不及细想了，而且越想会越使他失去勇气。应该远离这庄稼地，到沙漠上去找个坑，找个能保存尸体的安全地方，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少女的尸体毁了他的好运，而眼前这死尸将为他弥补失去的一切。现在需要的是神不知鬼不觉，而且要快。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撕破了这夜空的宁静：

“黑夜行走的人啊！小心点……”

他从未这样哆嗦过。又是那疯子，总跟他过不去。他只能用斗篷先裹住那矮小的尸体。手刚伸出去，就象被螫了一下似的缩了回来。那尸体好象动弹了一下，或许是脉搏在跳动。还有呼吸声，象是在呻吟。天哪！这驼背还活着！远处又传来了那声音：

“……，小心点……”

真该死！老是跟踪他。就是这疯子杀了美丽的泽哈娅尔。他为什么要杀害她，而不杀珠莱娜尔？阿吉尔把驼背扛在左肩上，用斗篷右半边盖好，细声对他说：

"谢姆鲁勒，你放心！我是你的朋友阿吉尔。我会把你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的。"

那笔报酬就算完了？那一个个梦想都将烟消云散？啊！要是自己敢杀人就好了！但是……突然，脑海里闪出一个念头。对！把他藏在家里，等到一切如愿以偿再说。阿吉尔觉得这想法不错。然而，他却是一个不善于从各方面深思熟虑地考虑问题的人。

12

法图哈看着这僵直不动又矮又小的驼背，惶然不知所措。阿吉尔便对她说道：

"听我的吧！照我说的去做……"

"这家伙又不能当饭吃。"法图哈讥讽道。

阿吉尔却情绪激昂：

"我们在楼上给他找个舒适的地方，让他住几天，把伤养好……"

"你怎么不送他回家去？"

"他可是个福星，将给我们带来幸福，让我们飞黄腾达。好好地侍候他，并把楼门关好。时间不会太长。该让你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的……"

13

这一夜，阿吉尔几乎没有入睡。一大早起来就忙开了。

这可是一生中最关键的一天。在这一天中，所有的奇迹都应该尽快地实现。要有勇气，应该不知羞耻地进攻。他从来都是不知羞耻的。这是天赐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切都由真主注定！

他决定先去猎获最肥美的猎物，便赶在哈桑去店铺之前来到哈桑家。那年轻人刚在华丽舒适的客厅里见到阿吉尔，便急切地问道：

“阿吉尔，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当然是好事啰，先生！”阿吉尔信心十足地答道，“你现在一辈子都安宁了。”

哈桑使劲抓住阿吉尔的手臂，说道：

“求真主保佑，一切顺利。你去见过吉利勒先生了吗？”

“不！还没去。我想先从大头开始……”

“我给你一千金币……”

阿吉尔镇静地说道：

“不！先生，一万……”

哈桑茫然地低下头，问道：

“你说什么？”

“一万金币！”

“但这笔数目是最富有的人也拿不出来的呀。”

阿吉尔还是那样镇静地说：

“对你来说，这只是沧海一粟。可你的性命就是用可拉[1]的财富也是换不来的呀。”

“给你五千行了吧，让布商吉利勒去凑足一万。”

---

① 可拉，古代以色的巨富。

“少一个子儿也不行！”

哈桑沉默了片刻。然后艰难地起身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拿着一万第纳尔回到客厅，讷讷地说道：

“你真不饶人……”

阿吉尔迎上去，把钱塞进衣兜，反驳道：

“愿真主宽恕你！难道不是我把你们的性命从夏比卜·拉曼的刀下救出来的吗？”

“但你的贪心比他的刀还要可怕……”

阿吉尔没理睬他的议论，又说：

“托真主的福，我阿吉尔也将成为一位名人显贵了。我将用我的钱和苏哈鲁勒这样的巨商做生意。这样，我也就有资格去实现我真正的美梦了……”

哈桑心中异常愤怒 话中带刺地问道：

“你还有什么真正的美梦？”

阿吉尔泰然自若却狂妄得令人惊讶地说道：

“荣幸地向您高贵的妹妹求婚……”

哈桑就象被挨了一刀似的，站起身吼道：

“什么？”

阿吉尔却冷冷地说了下去：

“别让我觉得你看不起我，你没权这么做了。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过去我们之间的差异是你有钱，可今天我们平等了……”

哈桑怕惹出什么恶果，便压抑住满腔怒火，不敢伤害阿吉尔，说道：

“但是，你也知道，得让我妹妹本人同意……”

阿吉尔目光意味深长地盯着对方，说道：

"为了拯救她亲爱的哥哥的性命，我想她会同意的……"

哈桑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你提出这个要求，可有点不仗义了……"

阿吉尔却语气很坚决地说：

"在爱情中，除了爱以外，什么也不管！"

两个人在愈来愈炽热的空气里沉默着。最后，哈桑说道：

"这事过些日子再谈吧？"

"下午就谈。"阿吉尔口气十分坚决。

"下午？"

"今天下午订婚。至于结婚，可以过些日子再说。"

阿吉尔向哈桑行了个礼，便向外走去。一边走，一边觉得哈桑那怒火欲喷的目光灼得他的背都火辣辣的。

14

上午还没过去，他又在布商吉利勒那里榨取了一万金币。同样，他也是被愤愤地送出大门的。他想，为了防止以后有人暗算，他应该和卫队长白尤米建立良好的关系，应该象那些富翁那样，尽量结交地区执政官和他的秘书。

至于法迪勒，阿吉尔趁他路过理发店之际，把他拉到店内，轻蔑地打量了他一番，然后问道：

"我救你一命，有什么可以酬谢我呀？"

法迪勒尴尬地笑了笑，说：

"我只有性命一条。"

阿吉尔辛辣地说道：

"你原先可是高傲地拒绝了我向你妹妹求亲的啊！"

法迪勒连忙道歉说：

“我可以弥补我的过失……”

阿吉尔沉默了片刻，说道：

“真主已经赐给我一个比她更好的姑娘了。不过，你别忘了，是我救了你的性命。考虑到你家境不好，我不取分文报酬！”

15

当天下午，举行了阿吉尔与卡玛尔的正式订婚仪式。不过，气氛倒象是办丧事一样。

阿吉尔一门心思想把驼背藏好，直到把新娘娶到手。同时，还租了一幢漂亮的房子，并开始为迎接新娘购置家具。但他对未来仍不免提心吊胆，因为，他的骗局迟早要被揭露。而且，与卡玛尔的婚事也瞒不过妻子法图哈。到时，会有一连串的烦扰和难题。然而，他也许能逃脱惩罚。因为，只要把新娘迎进家门，他就在某种程度上加入了药剂师的家族。况且，一旦把自己的钱投资出去，就会有丰厚的利润和源源不断的财富。

阿吉尔来到市场上，找到苏哈鲁勒先生，对他说：

“我有一笔钱，想跟您合伙。您最精于搞投资了……”

苏哈鲁勒是个从来对任何事都不感到惊讶的人。这时，他问道：

“你从哪儿弄来的钱，阿吉尔？”

“真主愿给谁就给谁呗……”

“我不喜欢别人和我合资。”苏哈鲁勒直截了当地回答。

阿吉尔哀求道：

“那就教教我吧！教授经验也是一种恩德。”

苏哈鲁勒则笑着说：

“阿吉尔，我的经验是不传授给别人的。你还是等辛巴德回来再说吧！”

阿吉尔又匆匆来到国王的连襟努尔丁家。那青年也略带疑惑地问道：

“你能发誓，说你的钱来得光明正大吗？”

阿吉尔心里慌了，但还是发了誓。努尔丁说：

“这个月倒是有条船要启航。这样吧，周末你再来找我。”

阿吉尔走了出来，对自己的伪誓感到后怕。但又自慰地想：他要用朝觐、施舍和忏悔来赎回自己的罪过。

16

阿吉尔心里很清楚，时间老人的步伐，随时都可能踏碎他的美梦。而他又无法阻止时间的前进。他不可能把驼背永远地关在家里。而且，在这个城市里，也没有别的更安全的地方。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先把新娘弄到手，然后带着她乘第一艘船逃走。到遥远的国度去，开始新的生活——富有、爱情和忏悔的生活。他自慰地想，自己并非坏人，之所以干下这些事，都是因为贫穷。是真主给了他穷苦人的厄运，同时又给予他富贵者的欲望。他自己有什么过错？

晚上，阿吉尔来到“王子咖啡馆”，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哈桑、吉利勒和法迪勒那边走去。他们只能对他笑脸相迎。

阿吉尔心想：昨天我被人瞧不起，今天却让人恨之入骨了。但今晚一定要和哈桑把自己的事谈妥，明天就可以奔向那梦幻般的世界了。

这时，[※]阿吉尔看见法迪勒惊愕地盯着咖啡馆的入口，向身边两位朋友示意。他禁不住也转过身去，只见那驼背正用愤怒的目光盯着他们，浑身气得直打颤。

17

阿吉尔感到绝望和恐惧，丧魂落魄。那驼背腿短步小，匆匆走进来，高傲地站在他们跟前，尧起尖嗓子喊道：

“你们这帮混蛋，真该死！”

他先冲着阿吉尔，说：

“你把我关在你家里，还说是款待我。我可不要这种款待！”

阿吉尔闭口不语。驼背又说下去：

“你老婆听说你又要结婚的消息后，才把我放了出来。你等着吧，回家有好戏看了！”

然后又冲着另外三个人：

“你们这帮恶棍，竟敢打国王手下的人！要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一物降一物嘛！你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的……”

驼背气得脸色铁青，迈着急促的细步，向外走去。一边走，一边哈哈大笑。

那三个人先是吓得目瞪口呆，随后感到恐惧和气愤，狠狠地盯着阿吉尔。哈桑压低声音说道：

“你这个骗子，混蛋！把钱还给我，解除婚约……”

布商吉利勒也说：

“把钱送回来，否则，敲碎你的骨头！”

阿吉尔这才开口：

“真主作证，一开始我确实以为他已经死了。”

“然后，你就干起诈骗的勾当来了。”哈桑说道，“还钱并解除婚约吧……”

阿吉尔还想拼命挣扎：

“你们就不怕丢丑？不怕把酗酒胡作非为的丑闻泄露出去？你们最好还是先去安抚好驼背，让他别到国王那里去告状。至于给我的钱，就把它看作是你们过去所干坏事的抵偿算了……”

“去你的吧，骗子！一分钱你也别想带走！”

阿吉尔突然站起身，就象逃跑一样溜了出去……

18

阿吉尔生活中的宁静消失了，希望之光也熄灭了。他是卡玛尔的丈夫，可卡玛尔离他却比星星还要遥远。他很富，可是，死亡却时刻都在威胁着他。他最清楚，药剂师哈桑和布商吉利勒与地区执政官尤素福·塔希尔和他的秘书侯沙姆·法基之间的暗中勾结会有多么可怕。而且妻子法图哈还在家里恶狠狠地等着他回去，准备咬他一口。

这世界是多么的窄小啊！他徘徊着，走投无路，然后在路边台阶上迷迷糊糊地睡了几个小时。又在远郊躲藏了一个白天。他的对手们肯定已经安抚好了驼背，现在正在全力以赴想办法报复他了。

晚上，他不知不觉徘徊到广场上。突然，无数的火把和奇怪的喧哗引起了他的注意……

19

广场上发生了什么事？阿吉尔看见一帮卫兵把大批流浪汉围成一圈，拳打脚踢地要把他们赶到什么地方去。这时，他身边正好有个人大声说道：

“真是个奇怪的决定！”

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魔鬼撒赫拉布特。他变成一个人的模样，而且还穿着一件显得身份很高的长袍。阿吉尔问他：

“先生，什么决定？”

撒赫拉布特为能引诱阿吉尔上钩感到高兴，便说：

“愿真主赐给我们国王荣誉！宫廷星相家对他预言说，除非让流浪汉治理国家，否则，这个王国不可能昌盛。所以，国王下令抓住所有的流浪汉，然后挑选其中一部分人来治国理政……”

阿吉尔惊愕万分，又问：

“你说的是真的？”

撒赫拉布特也惊讶地说：

“你没听见那些人喊吗？”

阿吉尔的心兴奋得几乎跳了出来。这喜讯真是幸福的巨浪，一下就能荡涤过去的一切忧愁和悲伤。这将使他摆脱痛苦和绝望，预示着他将死里逃生，而且官运亨通。那些对手们啊！明天当他和大官要员们一起站在高台上，俯视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又将作何感想呢？

阿吉尔一分钟也没犹豫，便钻进那被抓的人群中，随着人流向前走去。

20

人流来到地区执政官尤素福·塔希尔官邸。那些被逮捕的人集中在院子里，周围火把通明，戒备森严。尤素福·塔希尔在秘书侯沙姆·法基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卫队长白尤米上前行礼，然后说：

“这是今晚抓到的人。其他人还将陆陆续续地押送过来。”

尤素福·塔希尔问道：

“你能保证，这样就能使凶杀、偷盗、拦路抢劫等案件消失吗？”

“这是我们所希望的。老爷！”

地区执政官一挥手，士兵们便开始剥去那些被逮捕的人身上的破衣烂衫。从来到这里后，阿吉尔一直就张皇失措。他意识到，他已自投罗网，陷于一场大难之中了。与这场灾难相比，过去的一切灾难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鞭子雨点般地落在他们身上。虽然还没轮到阿吉尔，但他已经喊声震天了。然而，他到底还是轮到了。当士兵们开始把他们押往监狱时，阿吉尔大声向地区执政官喊道：

“老爷！您看看吧，以至高无上的真主发誓，我不是他们中的人。我是理发匠阿吉尔。卫队长认识我，您的秘书也认识我。我是国王的连襟努尔丁的朋友啊！”

白尤米看见了他，感到惊讶，便问道：

“但是，我没让抓你啊……阿吉尔。”

阿吉尔喊道：

“都是魔鬼捣的鬼，把事情搞乱了……”

尤素福·塔希尔下令释放阿吉尔并归还他的衣物。然而，他的目光突然盯在阿吉尔身上，盯在他腰间缠着的那个小包上。阿吉尔顿时浑身发抖，赶忙用手臂挡住那个小包。尤素福觉得有些蹊跷，便叫人解下小包检查一下。当他见到那串镶有宝石的项链时，大声喊道：

“泽哈娅尔的项链！你……你是一个图财害命的杀人犯！把他抓起来……”

21

第二天便审问了阿吉尔。阿吉尔作了一番供诉，并指天发誓说，他说的都是实话。药剂师哈桑和布商吉利勒主动出庭作证，说阿吉尔是在撒谎骗人。尤素福当即判处阿吉尔斩首。

全区的居民都聚集在广场上，目睹阿吉尔被斩首的场面。刽子手正要行刑，宰相丁丹在威严的仪仗队拥簇下，走进了广场。

22

不一会儿，宰相丁丹、尤素福·塔希尔、侯沙姆·法基、白尤米和理发匠阿吉尔都来到了官府的大堂里。宰相丁丹先说道：

“国王陛下命令我复审这个案件。”

“遵命！宰相大人。”尤素福·塔希尔说道。

丁丹接着说：

“那个疯子向国王提供了一些情况，国王陛下想核实一下。”

尤素福感到惊讶，说道：

“就是老说自己是贾姆沙·白勒迪的那个疯子？”

“就是他。”

“国王陛下还相信他的话？”

宰相生气了，大声说道：

“我来这儿，是来审问你们的，不是让你们来审问我……”

大堂里顿时一阵威严可怕的寂静。丁丹问尤素福·塔希尔：

“你是不是有两个妹妹，一个还活着，另一个已经失踪了？”

尤素福回答说：

“是的，宰相大人！”

“她们是不是以暗娼卖淫为生？”

尤素福声音颤抖着，说道：

“我要是知道这些，早就不会沉默姑息了。”

“不！”丁丹说道，“在你还没任执政官以前，她们姐妹俩早就用那些肮脏的钱，把你的嘴给封上了！”

“不！这不过是那疯子的主观臆想而已。”尤素福狡辩说。

丁丹把目光转到秘书侯沙姆·法基身上，说道：

“据说你对这桩案子了如指掌。遵照国王陛下的命令，你要如实招来。可别说谎！否则，就要砍你的脑袋……”

侯沙姆·法基这时完全垮了，他极力想保住自己的性命。说道：

“一切都千真万确，不容置疑。”

丁丹阴沉着脸，又问：

“你知道泽哈娅尔是怎样失踪的吗？”

“我亲自作过调查，发现就是珠莱娜尔出于嫉妒，把她妹妹给杀了……”

然后又叫阿吉尔招供。阿吉尔便把自己如何爱上珠莱娜尔到后来钻进被逮捕的流浪汉队伍中这期间所经历的事详细地叙述了一遍。

23

这个案子的详细经过全部上呈到国王手里。国王下令：由于尤素福·塔希尔已经失去担任执政官的资格，免除其官职。由于侯沙姆·法基包庇上司，免除其秘书职务。药剂师哈桑、布商吉利勒和法迪勒由于酗酒滋事，处以鞭笞。释放理发匠阿吉尔，同时没收他的不义之财。

宰相丁丹单独把女儿山鲁佐德叫到跟前，对她说：

“国王完全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既虔诚又公正。”

然而，山鲁佐德却说：

“他的另一面仍然令人不安，他的双手仍然沾满了许多无辜者的鲜血。”

至于阿吉尔，得救的喜悦使他忘却了自己的损失。他当即废除了与卡玛尔的婚约，然后来到离绿角不远的那棵枣椰树下，向盘坐在树下的“疯子”俯下身去，十分感激地说：

“善良的圣徒啊？我深深地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爱尼丝·婕莉丝的故事

1

国王山鲁亚尔和宰相丁丹钻入夜色之中，身后跟着夏比卜·拉曼。[1]此时已是夜阑人静，所有的房舍、店铺和清真寺都沉入了梦乡，只有路旁稀稀落落的灯光还暗淡地亮着。夏日的炎热已减退了许多，苍穹星光闪烁。国王山鲁亚尔问道：

"这样办你觉得怎么样？"

"苏莱曼·奇尼出任执政官是合适的，"宰相丁丹答道。"同样，他的秘书法德勒·本·哈冈也能胜任其职。"

"一旦百姓安眠，善与恶也就消失了，所有的人都渴望幸福，但幸福却象冬天的月亮，总被乌云遮掩着。如果新任执政官苏莱曼·奇尼干得顺手，则会象天空落下的雨水，将清洗散落在空气中的尘土……"

"托至高无上的真主之福，有国王陛下的智慧和力量，一切都将如愿以偿。"

山鲁亚尔沉思了片刻，说道：

"不过，残忍仍然应该是国王统治的手段之一。"

丁丹也想了想，然后谨慎地说道：

"陛下的意思是说理智，而不是残忍吧！"

国王大笑了一声，这笑声撕破了黑夜的宁静：

“丁丹，你也是个两面派。你知道那个疯子说了些什么吗？他说，脑袋不歪，身子必正。因为廉洁和腐败都来自上层。他还对我使了个眼色。这种勇气也只有疯子才有！不过，他却知道这案子的原委呢……他是怎么知道的？”

“陛下，我怎么能知道疯子的脑袋里想的是什么！”

“他说，他当卫队长时，就知道一切内幕……”

“他总把自己说成是贾姆沙·白勒迪。只要看看挂在家门口的贾姆沙的脑袋，这谎言自然一戳就穿。也许，他真的是个能预测冥世的人……”

山鲁亚尔自言自语似的说道：

“山鲁佐德曾劝导我，要相信人的逻辑所不能接受的东西，要深入到各种互相矛盾的现象中去。每当夜幕降临后，我便发现，自己是一无所有的。”

2

“我担心我们会失去耐心的。”魔鬼扎尔玛芭哈对撒赫拉布特说道。

撒赫拉布特却鼓动着说：

“不！会有机会的。而且，机会是可以去创造的。我的智慧之星！”

这时，从树上传来精灵高姆高姆的声音：

“你们要是相互抱怨，则是令人高兴的好兆头……”

扎尔玛芭哈却讥讽他说：

“你只不过是个无能的老朽。”

坐在高姆高姆身边的精灵辛加姆说道：

“大地已洒满真主的光辉。贾姆莎·白勒迪和痴情的努尔丁正日日夜夜凝视着主的光芒。就连阿吉尔也安分地呆在店里，不再胡思乱想了。至于杀人不眨眼的山鲁亚尔，也已有一丝悔过之光照射在他沾满鲜血的身上。”

撒赫拉布特却奚落他说：

“你看事物，只看到它的表面。要知道，灰烬下面便是熊熊燃烧的炭火。等着瞧吧！明天将把你从迷误之中惊醒过来……”

3

事情一开始，还象潺潺的溪水声，柔和动听，后来便突似雷声轰鸣，穿云裂石了。

一天晚上，在“王子咖啡馆”里，一向文雅持重的水夫易卜拉兴大叔突然一反常态，抑制不住心中的激情和冲动，大声说道：

“今天早上，我送水到红房子去了。”

驼背谢姆鲁勒尖声尖气地问道：

“这又有什么新鲜的？蠢货！”

水夫仍然陶醉在兴奋中，继续说：

“我看见了房子的女主人。一切赞美全归伟大的造物主……”

所有的人，无论是坐在地上的还是盘坐在长椅上的，都哈哈大笑起来。鞋匠马洛夫说：

“大家看看老色鬼的痴狂吧！”

易卜拉兴大叔却惋惜地说：

“她的一道目光，就象让你喝了十坛令人疯狂的琼浆玉

液。”

“给我们说说她的美貌吧，易卜拉兴大叔！”医生阿卜杜·高迪尔·穆黑尼说道。

易卜拉兴提高了嗓门：

“先生！她的美貌是言语难于表达的！不过，我真得乞求真主的宽容与饶恕了。”

过了两天，脚夫拉吉布又说开了：

“今天，我被叫去给红房子搬了一趟东西……”

顿时，他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就象被一种强烈的感情完全征服似的，他继续说了下去：

“我看到了女主人。天哪！求真主保佑，别让我被这沉鱼落雁之容所诱惑……”

真主在上，事情并非是开玩笑。那些爱拈花惹草的人全忙开了。他们纷纷来到红房子旁边的萨拉赫市场，开始探听她的消息。

这是一座深宅大院。主人害霍乱死去之后，此屋便一直无人居住。房内空空如也，花园早已荒芜。后来，不知从哪儿来的一位陌生女子租下了这幢房子，与这位女子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位男仆。每当夜深人静，围墙内总是传出甜蜜的歌声和迷人的音乐。有人说，这女人可能是位歌女。

理发匠阿吉尔就象着了迷似的，开始向所有光顾他的顾客谈论起这位女人的事。他说：

“这绝色女子把我的忏悔都给破坏了，使我忍受着难以自拔的折磨。”

又说：

“她还请我去给她做头发、修剪指甲。她要真是一位持

重正派的女人，肯定会找个浴室女侍者来干这些事的。她真是真主手中熊熊燃烧的火焰！”

后来才知道，那女子的名字叫爱尼丝·婕莉丝。对她的外貌，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连那些描述者自己也迷惑不解。有人说，她皮肤白皙，一头金发。有人说，她肤色赤褐，明眸皓齿，有人赞美她丰腴的体态，也有人迷恋她苗条的身段。这一切，强烈地刺激着被压抑的欲望。那些达官贵人、阔老富翁们，个个跃跃欲试，都想去闯一闯那神秘的未知世界……

4

尤素福·塔希尔一马当先，率先下手。他已是个腰缠万贯的富翁，自从被革职后，就闲得发慌，十分烦闷，这次总算有开心事了。夜幕刚刚降临，他便向红房子走去。敲门后只见一个男仆把门打开，问道：

“有何贵干？”

尤素福以曾经当过地区执政官的那种口气答道：

“我是个外乡人，想在乐善好施的人家找个地方过夜。”

男仆消失片刻后，又走了出来。一边热情地迎他进去，一边说道：

“欢迎外乡人光临这个外乡客之家。”

尤素福被带进一个大厅。大厅墙上装饰着阿拉伯式的图案，地上铺着波斯地毯，摆着安塔基亚的软椅，还有印度、中国以及安德鲁斯的各种珍宝古董。只有王孙公子的宫室才有如此富丽堂皇。

这时，一位带着面纱的女子走了进来，披在身上的那件

大马士革礼服使她显得雍容华贵。那女子坐了下来，问道：

"外乡人，你自何方而来？"

这缱绻柔情使尤素福如同饮下一杯美酒，便说：

"说实话，我是一个迷恋生活的人。"

"以国王的名义起誓，你把我们给骗了……"

尤素福激动地说：

"这情有可原。因为，看手相的曾经说过，我为美色而生，也将为美色而死。"

"我可是个有夫之妇了。"女子故作正经地说。

"真的？"尤素福问道。

"不过，"女子接着说，"现在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哪里。"

"你这话说得可太妙啦！"

"不比你说得逊色吧！"女子揶揄道。

然后，她娇滴滴地摘下头上的面纱。顿时，她那如花似月的容貌呈现在尤素福眼前，艳丽夺目、妩媚动人，简直和他心中所渴望、梦中所寻觅的绝色女子一模一样。尤素福如痴似醉，连忙跪倒在她跟前，从衣袋里掏出一个象牙小盒，打开后放在她的脚下。盒子里装着一颗偌大的宝石，犹如阳光般绚丽夺目。他颤声地喃喃道：

"就连王冠上的宝石也不配摆在你的脚下……"

尤素福等待着，等着这女子决定他命运的判决。只听她温情脉脉地说：

"你的这点敬意，我收下了……"

尤素福高兴得浑身颤抖，双手紧紧抱住她的两腿，然后俯下身，在她的脚上亲吻起来……

5

尤素福·塔乔尔初次出击的成功，就象汹涌咆哮的痴狂激浪打开了闸门。这股疯狂的浪潮犹如奔涌的洪水，席卷着整个地区，吞噬着这地区中所有的富豪阔老。而穷人们则只能望洋兴叹。

萨拉赫市场附近的红房子成了侯沙姆·法基、药剂师哈桑和布商吉利勒等人日夜向往和光顾的地方。礼物一件接一件地送去，人心一颗又一颗地上钩。疯狂和痴迷代替了理智，挥金如土风靡一时。谁也不去考虑会有什么结果和恶果。时间的概念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此时此刻的及时行乐。曾经信奉宗教的这个社会正在堕落着。

爱尼丝·婕莉丝确实妩媚动人、勾心销魂。她倾心爱情、喜好钱财、迷恋男人。她有填不满的欲壑和无止境的贪心。由于痴情和嫉妒，男人们疯狂地争相要得到她。然而，谁也无法把她据为己有，但谁又都舍不得放弃她。就这样，他们被同一种力量，渐渐地拽入堕落的深渊。

6

苏哈鲁勒先生从来没有象这些日子这样忙得不可开交。他是拍卖商，只要有人破产，第一个去光顾的总是他。

首先破产的是侯沙姆·法基。对他来说，失去钱财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不能失去爱尼丝·婕莉丝。他不管妻子儿女的命运，却担心见不着心上人。他对苏哈鲁勒说：

"人只有自己才能毁灭自己。"

苏哈鲁勒也含糊其词地答道：

"也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

"你这训诫早就过时了。"侯沙姆揶揄道。

紧接着，布商吉利勒、药剂师哈桑相继破产。尤素福·裙希尔也在破产的边缘垂死挣扎着。

理发匠阿吉尔看到苏哈鲁勒愈加繁忙起来，便对他说：

"别人的灾祸便是你的幸福！"

苏哈鲁勒却满不在乎地说：

"他们是自食其果。"

阿吉尔遗憾地叹了口气，说道：

"先生，你要是见了她，也会发狂的。"

"她，只不过是一个魔鬼的笑容……"

"我真觉得奇怪，您怎么会没有坠入她的情网之中。"

苏哈鲁勒笑着说：

"命运注定，每一个疯狂的城市里总有一个神志清醒的人。"

一天晚上，苏哈鲁勒悠然自得地信步于夜色中。这时，精灵高姆高姆和辛加姆走到跟前。三人互致神圣的问候后，高姆高姆说：

"你看，堕落正在毁灭这座城市！"

苏哈鲁勒却说：

"我已经活了千百万年，什么事情也不能使我惊讶了。"

"总有一天，他们那些恶贯满盈的灵魂会进地狱的。"辛加姆说。

"或许临终前他们又会忏悔。"

"为什么不让我们拯救这些弱者？"

苏哈鲁勒直截了当地说：

“真主已赐予他们比你们更好的东西，那就是理智和灵魂！”

7

侯沙姆·法基喝得醉醺醺的，踉踉跄跄地向红房子走去。他压抑不住心中的欲望，只好到这儿来寻求解脱。他敲了敲门，却无人为他开门。他只好在夜色中愤怒地吼道：

“看门的，快开门！”

然而，谁也没有理睬他的呼喊。他又不想就此罢休，只得无可奈何地缩在墙脚下。

突然，他看见一个黑影走了过来。借着门前吊灯的亮光，他看清了来人的脸，原来是他过去的上司尤素福·塔希尔。顿时，侯沙姆火冒三丈。

尤素福敲敲门，门很快就开了，侯沙姆跟着冲了上去。但是，那个男仆挡住了他，说道：

“请原谅，侯沙姆先生。”

侯沙姆愤怒地打了男仆一记耳光。这时，尤素福转过身来，语气温和地对他说：

“你清醒些，别做有失体面的事。”

侯沙姆大声喊道：

“钱花光了，信仰也丢掉了，我还能有什么呢？”

尤素福转身想走。但是，侯沙姆象猛虎一样扑了上去，把一柄上过毒的匕首插入了尤素福的胸膛。这时，男仆吓得尖叫了一声，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

8

侯沙姆·法基没想逃跑，很快就被逮捕了。白尤米同情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真为你感到遗憾，我的老朋友！”

侯沙姆却泰然自若地说：

“白尤米，别遗憾了。这只是老人们用来消磨时光的一个古老的故事而已，一个爱情、疯狂、流血的故事。”

9

男仆对变成爱尼丝·婕莉丝的魔鬼说：

“我亲爱的扎尔玛芭哈，再过一会儿，卫队长白尤米就要光临我们家了。”

爱尼丝说：

“按原计划行事，撒赫拉布特！现在，我们先等着……”

“让我亲亲你这足智多谋的天才脑瓜吧！”

10

对侯沙姆·法基的审判只用了几个小时，他便被砍去了脑袋。

执政官苏莱曼·奇尼召见卫队长白尤米，并叫秘书法德勒·本·哈冈和侍者麦因·本·萨维坐在一旁。执政官问白尤米：

“那些证人说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一个淫荡的陌生女人，几十个人破产，还有两个人丢了性命。我的卫队长啊，你都干什么去了？”

白尤米答道：

“卖淫嫖妓都是在暗中进行的，而我们不都在忙于追捕什叶派分子和哈瓦利吉派分子吗？！”

“不！不！你就是法律的眼睛……把这个女人先抓起来审问，没收她的不义之财。在国王追究你的责任之前，你就尽快弥补自己的过失吧！”

11

在红房子的会客厅里，卫队长白尤米站在自己精干的部下中间，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心里暗暗赞叹。这房子与国王的宫殿又有什么差别？这时，那女子走了进来，身裹长袍，戴着面纱。她请大家坐下，士兵们不敢从命。她只好也站着，说：

“欢迎卫队长光临寒舍……”

卫队长故意提高嗓门，粗声粗气地说：

“不用说，你已经知道发生在你家门口的那桩凶杀案了？”

“别提这案子了。自从出事后，我眼皮都没合过……”女子情绪有点激动。

卫队长恼怒了：

“你的谎言，我一个字也不相信。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吧！你叫什么名字？”

“爱尼丝·婕莉丝。”

“这名字就令人生疑！① 从哪个地方来的？”

① 阿文中，“爱尼丝”意为“温顺、和蔼”，“婕莉丝”意为“伴侣”。——译者注

“我母亲是印度人，父亲是波斯人，丈夫是安德鲁斯人。”

“你结婚了？”

“是的。我丈夫刚给我来信，说最近要到这儿来。”

“你在这儿卖淫，你丈夫知道吗？”

“求真主保佑！我可是个贞洁的女子。”

白尤米嘲笑地摇摇头：

“那些常去你家的男人又如何解释呢？”

“都是一些朋友，他们是本地的贵人，喜欢和我一起谈论宗教和文学等事……”

“你真该诅咒。难道就因为这个，他们相继破产，互相残杀吗？”

“他们都很慷慨大方，我可没有什么过错。从礼节上讲，我不太好拒绝他们的礼物。我哪儿知道，魔鬼怎么竟钻到他们中间去了……”

白尤米不耐烦了：

“我得到命令，要没收你的不义之财……”

他向下属挥了一下手。他们便分散到各个房间去寻找首饰、珠宝和钱币。这时，只剩下他们俩默默地站在那里。他透过面纱，偷偷地看了这女人几眼，只是什么也没有看清。女人却神色泰然，毫不惊慌，完全听天由命了，或者说，看起来仿佛是这样。随后，她埋怨道：

“难道从今以后，我就得靠变卖家产维持生活吗？”

白尤米轻蔑地耸耸肩膀。那女人则突然揭下头上的面纱，说道：

“请别见怪！这夏天真是热得难于忍受。”

白尤米看了一眼，顿时就像触电一样。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却已经惊呆了。他的目光被这女人娇艳的容貌紧紧地吸引着，怎么也收不回来。他翻滚在波涛汹涌的欲海之中，收敛了威严，忘掉了职责，也失去了希望。他用自己的双手埋葬了自己这个卫队长，而从他灵魂的坟墓中却蹦出了许许多多的妖魔。千百双手在使劲地推着他。要不是听见手下人在房子里翻箱倒柜的声音，他几乎坠入了深渊。密探和监视者就在身边，而白尤米却完了，永远地完了。

那女人哀求道：

“求求你宽宏大量，我的卫队长！”

他想用适合于此时此刻的粗鲁的口气回答她，也想用适合于此情此景的温柔的口吻回答她。但是，他久久地沉默着，一句话也没说。

12

半夜里，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便悄悄向红房子奔去。他屈从地站在爱尼丝面前，心里想：这女人就是天命，再谨慎也没有用。即使有前车之鉴，也无济于事。

爱尼丝假装没看见他那副窘态，忧伤地说：

“卫队长老爷，我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没收的了。”

白尤米屈从地说：

“我只是例行公事，不过我还是挺宽容的。”

说着，把一颗又大又圆的珍珠放到她的脚前。女人甜蜜地微笑着，细声说道：

“你还真是一个讲义气的男人！”

白尤米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双手紧紧地搂住她的双

腿。然后，俯下身去，在她的脚上亲吻起来……

13

享受国库救济的人愈来愈怨声载道，叫苦不迭。国库管理人员也在悄悄议论，说这些钱没有象执政官奇尼命令的那样，用在合法的地方。消息传到执政官的耳朵里，他便派出密探，加紧监视。并派自己的秘书法德勒·本·哈冈和侍者麦因·本·萨维进行秘密调查。后来，他下决心召见了卫队长白尤米，并把真凭实据当场摆在他面前。卫队长没有否认，而且显得若无其事，这使执政官感到奇怪，便问：

"我怎么觉得你不象以前所熟悉的白尤米了？"

白尤米忧伤地说：

"以前的白尤米已经完了，老爷！"

"我真没想到，你竟会盗用穆斯林的公款。"

白尤米还是用同样的口气说道：

"不是我，而是附在我身上的疯子盗用的。"

白尤米受到审判，被斩首示众了。由麦因·本·萨维继任他的职务。爱尼丝·婕莉丝的财产再次被没收了。而且，红房子前还安排了门卫，禁止任何男人入内。

14

爱尼丝的所作所为也被呈到穆夫梯[1]那儿征询意见。但他却说没有正当理由证明她是一个淫妇。

一天，新任卫队长麦因·本·萨维正在卫队长办公室处

① 穆夫梯：伊斯兰教法典阐释官。——译者注

理公务，突然，有位女子前来求见。他满不在乎地看了一眼那厚厚的面纱，问道：

“你是谁，有什么事？”

“我是爱尼丝·婕莉丝，我冤枉啊！”女人情绪有些激动。

麦因这才开始注意这位女子，粗声问道：

“你来干什么？”

女人把面纱揭了下来，说：

“你们没收了我的财产。我现在有权享受施舍和天课，请把我的名字写进那些领取救济的名单中去……”

她究竟说了些什么，麦因一个字也没听懂。他忘记了一切，甚至忘记了自己。他极力想从内心吸取力量，却徒劳无益。他滑倒了，滑入深渊。他似乎又听见那女人重复了一遍，然而却什么也没听懂。他的呼吸急促起来，问道：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女人对他那副丑态故作视而不见，又说：

“请把我也写入那些享受施舍和天课救济的名单中去。”

此时，麦因已把自己过去的一切都抛置脑后，问道：

“什么时候我把你所需要的救济给送去？”

女人卖弄风骚，娇滴滴地说：

“晡礼[①]之后，我等着你。”

15

爱尼丝愈加兴奋起来，愈加充满信心。她说，今天是关

① 晡礼：穆斯林每日五次礼拜中的第三次，午后四时左右进行。——译者注

键的一天，是决定胜利的一天。她开心地哈哈大笑着，笑个没完。撒赫拉布特也跟着笑了。

她马上找到执政官秘书法德勒·本·哈冈，同样的把戏和悲剧又重演了一遍，并约好在昏礼[1]之后见面。至于执政官苏莱曼·奇尼，则约在宵礼[2]之后。而国王的连襟、痴情的努尔丁则同意在宵礼之后两个小时去红房子，并且为她写了两张纸条，一张让她去晋见宰相丁丹，另一张让她去拜见国王山鲁亚尔，希望她能在他们那儿得到公断。

这些男人们全都落入了圈套，一个个都在热切地盼望着各自的幽会。他们都失去了理智，就连丁丹和山鲁亚尔也不例外。

16

幽会时间刚到，麦因·本·萨维就到了红房子，简直似天体运行般准确。他两眼充溢着苦恋者的渴望之情，就象快乐的儿童那样，轻快地把一万银币往旁边一扔。在这金碧辉煌的空间里，他看到的只有眼前的那颗灿烂的星星。他沉醉了，情不自禁地拜倒在那女人的脚下。如此良辰美景中，只有幸福的海誓山盟和缱绻的柔情蜜意，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结局与后果。

他时而从男仆手上喝上一杯，时而从爱尼丝手中呷上一口，尽情地亲昵戏耍。最后，他被脱了个精光，简直就象回到了洪荒时代。刚把爱尼丝推倒在床上，男仆闯了进来，俯

---

[1][2] 昏礼、宵礼：穆斯林每日五次礼拜中的第四、第五次，分别在太阳刚下山后和夜晚进行。——译者注

在她耳边，象是报告什么重要的秘密。爱尼丝从床上蹦了起来，赶紧用脱落的睡袍遮掩住她那柔嫩白皙的身子，呼吸急促地小声说：

“我丈夫来了……”

麦因象是遭了当头一击，从沉醉中清醒过来。女人一把把他拖到隔壁房间，塞进一个柜子里去。一边严严实实地锁好，一边不安而又恐惧地颤抖着说：

“一有机会，你就会安全地离开这儿的……”

麦因却大喊起来：

“把我的衣服拿过来！”

女人一边向外走去，一边说：

“你放心，衣服会保管好的。现在你不许说话，不能有一丝声响，否则，我们就都完了……”

17

那些男人们相继而来：法德勒·本·哈冈、苏莱曼·奇尼、努尔丁，还有丁丹和山鲁亚尔。他们都经不住这醉人的诱惑，沉迷在狂荡的欢乐中，最后都被赤裸裸地关进了柜子里。听到爱尼丝·婕莉丝嘲讽的大笑声，他们这才明白，自己已陷入了一个精心策划的圈套之中。

“明天，”爱尼丝说道，“我将把这些柜子抬到市场上去，连同里面装的东西一起拍卖……”

她开心地大笑着，接着说：

“市场上的人们将亲眼目睹他们的国王陛下及其臣僚们是怎样一丝不挂地被卖掉！”

18

爱尼丝·婕莉丝返回客厅时，看见那个疯子神态安然地站在自已面前，顿时，她惊慌得颤抖起来。他为何而来？又是怎么闯进这红房子来的？他偷听了她与那些男人们的谈话吗？……

她问：

“你怎么擅自闯到我的家里来了？”

疯子仍然镇定自若，说：

“我看见那些人相继来到你家，便也想看看是怎么回事……”

女人拍了一下巴掌，想唤男仆进来。疯子却一下就看出了她的意图，便说：

“他已经走了！”

“去哪儿了？”她愤怒地问道。

“别管他了，还是先款待你的客人吧……”

疯子留着分头，头发又长又乱，胡子乱蓬蓬的，光着两只脚，身穿一件又肥又大的白长袍，长袍领口处露出一片胸毛。

也把他诱入情网中？爱尼丝开始这样做了，但却无精打采，怎么也鼓不起勇气来。她的美貌终于第一次失去了作用。这姣容确实勾心销魂，但只能勾引理智健全者，对疯子却毫无作用。她垂头丧气地走到桌边，对疯子说：

“如果你想找点吃的，那就随便吃吧……”

“我不是要饭的。”疯子轻蔑地说。

女人极力鼓起自己的勇气，又说：

"那你就喝吧……"

"我肚子里已经灌了几坛了酒！"

"可一点醉意也没有啊！"

"你只是个瞎子，什么也看不见。"

女人失望地耷拉着脑袋，问道：

"那你究竟想干什么？"

疯子却反问道：

"你怎么会在这样一座被人遗弃、没有任何家具的破房子里住下？"

女人沮丧地打量了一下四周，说：

"难道这富丽堂皇的一切不令你感到钦佩吗？"

"我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几堵墙而已。而且，墙中间还残留着那场霍乱的气息……"

这次该轮到这女人暴露无遗了，就象那些柜子里的男人一样。在疯子势不可挡的疯狂面前，她不得不软弱地屈从了。引诱失败了，欺骗同样未能奏效。她背过身去，继续思索着对策。疯子却翕动着双唇，默默地吟诵着。

最后的挣扎宣告失败，女人只觉得有股难于抵御的睡意袭来，她所有的神经都松驰了，任凭全身迅速地蜕变着。

她那迷人的面容开始融化、消失，变成了一个红肿的肉团，那绰约多姿的身段也坍了下去，失去了原来的青春和俏丽。倾刻之间，她变成了几块碎片，最后变成一股黑烟，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接着，这房子里的沙发、床铺、地毯以及各种珍宝也消失了。吊灯熄灭后不见了。屋子里一片漆黑……

疯子抱起那些男人的衣服，从窗口扔了出去，然后来到

放柜子的房间里。

19

疯子冲着被锁在柜子里的人说：

“你们都要受到惩罚，我决不会饶恕你们。但是，我为你们选择了一种惩罚，它对你们行之有效，而又不会伤害敬仰真主的人……”

他很快就把所有的锁都打开了，然后离开了红房子。

20

那些男人小心翼翼而又颇费力气地从柜子里爬了出来，拖着疲乏的身子，踉踉跄跄地走着。恐惧和羞辱使得他们谁都不敢开口喊叫。他们一丝不挂，全无半点尊严，只是在黑暗中摸索着，胡乱地寻找他们的衣服，寻找任何可以用来蔽体遮羞的东西。

时间在无情地流逝，离天亮越来越近了，黑暗中，这桩丑闻即将暴露。他们伸出双手，在一片漆黑中摸索着，想弄清楚这是什么地方。然而，屋内空空如也，没有一丝生活的痕迹。这是幻觉？还是梦魇？不过，这桩丑闻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多么耻辱，多么令人绝望啊！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们终于沿墙找到了大门。刚刚呼吸到大街上的空气，便不约而同地赞颂着真主。有人还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大街上空无一人，这是一个机会，多好的机会啊！他们光着脚，赤裸裸地钻入了夜色中。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昔日身上的荣耀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奇耻大辱！

古特·古鲁卜的故事

1

初秋的一天清晨，疯子在那棵枣椰树下刚刚做完晨礼，便听到了水妖的呼唤声。他急忙跑到河边，说道：

“你好，信奉真主的水妖！”

那个声音说道：

“我对你做的事感到奇怪。”

“为什么？”

“你总去杀死一些行为不轨的人，可怎么对罪恶滔天的反而姑息呢？”

疯子忧伤地说：

“我这是同情百姓啊！怕他们一到清晨，发现君王、大臣、执政官、秘书和卫士们都不见了，而取代的人却更加凶残！”

“你真有这么明智吗？”

“我发现，他们虽肆意横行，但由于已了解百姓的懦弱，所以心里也充满了羞愧。”

那声音低低地说：

“在我们水族王国中，懂得羞愧只是统治者所应具备的十个条件之一。”

疯子不无感慨地说：

“若是摊上个不知羞愧的统治者，人们更该倒霉了！”

2

脚夫拉吉布在城外呆得很晚。归途中，他看见几个人打开一个墓地的门，钻了进去。夜已深了，他们在干什么？好奇心驱使他一定要探个究竟。他攀上墓地的围墙，趴在上面向里边窥望。

只见一个黑影手中举着一支蜡烛。借着微弱的烛光，拉吉布看见一群奴仆打开了一座象是专为下人准备的孤坟，随后将一个箱子放进去，又在上面盖上土。

干完这一切，那伙人便离去了。拉吉布也想走，可那个箱子对他有着极大的诱惑力。里边装着什么？这些人干吗在深更半夜把它埋在这里？

拉吉布可不怕惹麻烦。他纵身跳进墓地，使劲挖开那座孤坟，取出箱子。倘若不是他这个当脚夫的有一股子力气，且平日训练有素，要做到这一点简直是不可能的。

他撬开箱子，点燃了随身携带的蜡烛。眼前的情形吓得他浑身发抖，箱子里竟躺着一个美丽的女奴。那皓月般的脸庞，毫无遮盖。身上穿着寻常服装，而不是殓衣。她无疑已经死了，却象睡着了一般。拉吉布明白，如此匆匆埋葬，意味着一桩人命案。他也意识到，自己已陷入一个难以逃脱的困境。想到这儿，他顾不得把箱盖合上送回墓穴，便纵身跳起，逃离现场。

3

拉吉布刚跳到墓地外，就看见眼前有个黑影，心里便一阵紧张。只听见古董拍卖商苏哈鲁勒的声音问道：

“谁在那里？”

“苏哈鲁勒先生，是我呀，脚夫拉吉布。”他竭力掩饰着内心的慌乱。

苏哈鲁勒笑着问：

“你在这里面干什么？”

“先生，真主要我保守秘密。”拉吉布信口答道。

他想以此给对方造成一种错觉，好象他刚才在那里是与一个女人鬼混。

苏哈鲁勒又笑了起来，然后嘲讽地问道：

“难道在这个城市里就没有一个安分的男人吗？”

4

拉吉布的心头笼罩着恐惧的阴云。从未遇到过危境的他，感到了上断头台这种恶运的来临。清晨，他心不在焉地做完晨礼，心绪异常烦乱。

女尸会被人发现的。苏哈鲁勒又亲眼看到他从墓地的围墙上跳下来。他是个脚夫，当然有可能是他把这个箱子抬到那儿去的。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逃跑，要么就在事情败露前去坦白一切。

不能逃跑！他与亲人和这块土地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这一点是没法同出去航海的同行辛巴德比的。再说，卫队长麦因·本·萨维对他也颇有好感。对，去找卫队长，向他讲明

一切。

5

晨礼后，拉吉布决定去找卫队长，却见卫队长骑着骡子，在卫兵的簇拥下匆匆走过。他便尾随其后。发现他们进了地区执政官苏莱曼·奇尼的官邸，拉吉布决定在门外等候。

执政官正焦躁不安地等着卫队长的到来，此刻，官府里一片混乱。看见卫队长走进来，执政官顿时火冒三丈，冲着他大叫起来：

“我的官府里怎么会出这种事情？难道又要过那种混乱的日子了？”

听了这话，卫队长麦因吓得目瞪口呆，忙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执政官说：

“我的女奴吉特·古鲁卜失踪了，象是钻到地里去了。”

麦因心里一惊，忙问：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昨天还看见她的，现在却不见踪影了。”

“府里的人怎么说？”

“他们跟我一样，大眼瞪小眼，心里充满了恐惧。”

麦因思索了片刻，说道：

“她八成是逃跑了！”

听了这话，执政官的脸涨得通红，冲队长大吼道：

“她是我这儿最好的女奴，你快去把她给我找回来！”

执政官的话里，明显带着骇人的愠怒。

6

官府门外，麦因看见脚夫拉吉布正在等他。脚夫走上前去，躬身施礼，说道：

“老爷，我有几句话要对您讲。”

“快滚开！”卫队长厉声打断他的话，“现在是谈话的时候吗？蠢货！”

拉吉布急切地说：

“求你宽恕，老爷，这是一桩人命案。城外有一具女尸，千万不能耽搁了。”

这话引起了卫队长的注意，他忙问道：

“什么人命案？你是怎么知道的？”

拉吉布上气不接下气地讲述了一切。卫队长十分仔细地听着。

7

东方刚刚破晓，箱子已被抬到了执政官的官府大厅里。执政官苏莱曼·奇尼、卫队长麦因·本·萨维和脚夫拉吉布都死死地盯着箱子。卫队长带着哭腔说道：

“我找到了吉特·古鲁卜，并把她带来了。但很遗憾，她已经死了。”

执政官竭力控制住情感，保持着自己的威严，但仍禁不住浑身颤抖。卫队长麦因打开箱子，执政官俯下身去，哀容满面，嘴里喃喃地说：

“吾辈属主，归主而去！”

麦因盖上了箱子，安慰道：

“望您节哀，保重。”

执政官大叫道：

“可恶的罪犯，他毁了我的幸福。快去把这一切给我查清楚！”

“老爷，”卫队长说，“一切都还是个谜。她是如何离开官府的？在哪里被杀？谁是凶手？老爷，我给您带来了一个证人，就是这个脚夫。”

卫队长把拉吉布带了过来。执政官两眼紧盯着脚夫，目光中带着怒火：

“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一定是你杀了她。或者，你准知道谁是杀人犯。”

脚夫害怕地叫道：

“凭着造物主起誓，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

“你编造了一个故事，想以此来掩盖你的所作所为。”

“如果我说的不是实话，怎么会自己跑来找卫队长，告诉他我看到的一切呢？”

然而，卫队长麦因却意想不到说：

“你这都是在撒谎！”

随后，他又对执政官说：

“我是在作案现场把他抓住的。”

拉吉布惊呆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便问道：

“您说什么？”

卫队长又重复了一遍说：

“是我把你抓来的，而不是你自己找上门的。”

“您怎么能这样说？”

卫队长故作不屑地说：

“履行职责嘛，是顾不得半点情面的！”

拉吉布冲着他喊道：

“你这个诽谤者，逃脱不了真主的惩罚！”

“快坦白吧，否则就难逃皮肉之苦了！”执政官奇尼对脚夫说。

拉吉布十分沮丧地说：

“卫队长是在骗人。除了已经说过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说到这儿，他想起了自己隐瞒的唯一事实，便说：

“可以去把古董拍卖商苏哈鲁勒叫来，我在墓地附近见过他。”

8

苏哈鲁勒先生被召来了。他依旧四平八稳，一点也不慌张。当问到他为什么那么晚还在墓地附近转悠时，苏哈鲁勒说：

“干我这一行的，从来不分什么时间、地点。”

卫队长问：

“你认为此人是罪犯吗？”

苏哈鲁勒不动声色地说：

“这我可不清楚。再说，有杀人犯，就得有被杀者，被害人在哪里？”

“就在这个箱子里。”

苏哈鲁勒诡秘地一笑，说：

“让我来看看。”

卫队长打开箱子，苏哈鲁勒盯着女尸看了一会儿，说

道：

“这个女奴还活着呢！”

执政官奇尼和脚夫拉吉布的眼睛里顿时闪出希望的光芒。卫队长冲着苏哈鲁勒叫道：

“你这个罪犯，难道是在取笑我们？”

执政官随即命令道：

“快去请医生，否则就来不及了！”

9

医生阿卜杜·高迪尔·穆黑尼被传进官府，他检查了“女尸”后，抬起头说：

“她的确还活着。”

执政官兴奋得长嘘了一口气。而此刻，卫队长麦因的脸却惨白得如同死人的一般。

医生接着说：

“有人给她施用了足以杀死一头大象的麻醉剂！”

医生忙碌了半天，总算把女奴腹中的药物都清了出来。她的头微微动了一下。脚夫拉吉布叫了起来：

“赞美安拉，一切冤屈者的主。”

苏哈鲁勒暗暗盯了卫队长一眼，说：

“真相就会弄明白的！”

10

一片沉默和激动。随后，古特·古鲁卜恢复了理智。她第一眼就看到了执政官奇尼，便伸手向他求救。执政官柔声对她说：

“用不着害怕，古特。”

“我好怕啊……”古特有气无力地说。

“你现在已经安全了。笑一笑吧！”

当古特的目光落到卫队长麦因身上时，她惊慌地喊了起来：

“你这个畜生！”

大厅里顿时陷入了一片可怕的死寂中。古特说：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我弄到了一个空房间里，以死相逼，要我满足他的兽欲。随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卫队长的身上。执政官奇尼大声叫道：

“你这条叛逆的狗！”

说着缴下了他的刀剑，又道：

“腐败堕落怎么这么快就再现了！”

他下令把卫队长关押起来，要亲自审理此案。同时，宣布脚夫和古董拍卖商是无辜的。他把苏哈鲁勒留了一会儿，对他说：

“先生，我欠你的太多了。可是，告诉我，莫非你也精通医道？”

古董拍卖商笑着说：

“不，老爷，我不通医道，但对死人倒有些研究。”

11

执政官奇尼对卫队长说：

“我万万没想到你会令我失望。我以为，我们大家蒙受的灾难，已净化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活，将建立在公正与

清廉的基础上。而你却背信弃义，丢尽脸面，在堕落与罪恶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卫队长麦因说：

“我不否认您说的有理。我们都已作过忏悔了，可是，魔鬼还没有忏悔啊！”

“别想狡辩，我要拿你开刀，让每个人都引以为戒。”

“且慢，整我可不那么容易。您的官邸就是堕落之源。”

“你这个该诅咒的家伙！”

麦因不紧不慢地说：

“您的妻子杰米莱太太就是我的同谋。”

执政官气得浑身发抖，大叫着：

“你说什么？”

“是她，在妒忌心的驱使下，怂恿我把您宠爱的女奴古特·古鲁卜从您的身边除掉的。”

“你这个叛徒，这全是诽谤！”

“您应该先问问自己的妻子。”

“徒劳的狡辩挽救不了你的恶运。”

卫队长用挑衅的口吻说：

“我要求进行公正的调查。对我怎么样对她也得怎么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

12

一夜之间，执政官苏莱曼·奇尼便变得十分苍老虚弱。他毫不迟疑地逼问了杰米莱，妻子承认一切都是她一手安排的。残酷的事实把执政官逼到了一个极为狼狈的境地。

公布事实真相等于毁了孩子们的母亲，也意味着自己权势的丧失。他知道什么是正义，但却无力作出公允的判决。

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宽恕那两个人。让妻子留在身边，也让麦因继续干他的卫队长。他终于作出了这个险恶的决定，与此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尊严。

古特·古鲁卜告诉执政官，今后她不能再呆在官府了。这里没有安全感。奇尼无奈，只好给了她一些钱，然后给了她自由。就这样，古鲁卜带着执政官的一颗爱心离去了。

13

人们的心里都很难过。精灵高姆高姆和辛加姆，疯子和水妖在私下里谈论着，他们都为那些已经忏悔过的人重新堕落而痛心。

古特·古鲁卜独自一人住在一幢十分漂亮的宅子里。尽管一切应有尽有，却十分孤独。虽说主人答应了她的要求，并为她慷慨解囊，但她却还是不能原谅他对自己的遗弃。

失意更增添了孤寂的凄凉。一些狂热的求婚者接踵登门，有的出于爱恋，有的出于贪欲，却都被她一一拒绝了。她拒绝了药剂师哈桑，也拒绝了布商吉利勒。

还有一些人，卫队长麦因就是其中之一，只能眼巴巴地远远望着。脚夫拉吉布想，是自己使她死而复生，难道竟无权得到她吗?

14

城里发生了一些小事，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却震动了与这些事有关联的人。水夫易卜拉兴娶了贾姆沙·白勒迪

的遗孀莱丝米娅为妻；国库拍卖了白勒迪的房产；执行官苏莱曼·奇尼下令将白勒迪的头颅葬入慈善公墓。

疯子及时赶来目睹了葬礼。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是第一个为自己送葬，葬入永恒的归宿之中的人呢！"

疯子为水夫易卜拉兴娶了白勒迪的遗孀感到高兴，因为这女人独守空房已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搅得他不得安宁。

卫队长有一种强烈的被抛弃感，于是，又开始了与商人和富人们的那种诡秘的合作。

这一年的秋天，天气一反常态，竟下起雨来了……

15

三个黑影静悄悄地在夜幕下穿行。来到古特·古鲁卜的房前，他们听到了一阵琴声。琴声伴着忧伤的歌声，仿佛在向这秋夜的露珠低声哭泣：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

天地间无一物能够永恒。

风刀霜剑，历尽磨难，

生活中充满了坎坷不幸。"

三个人在房前站住了脚。其中一个人说：

"丁丹，这正是咱们要寻访的啊！"

刽子手夏比卜·拉曼上前敲门。门开了，一个女奴出来询问。国王山鲁亚尔说：

"我们都是四处云游的真主的臣民，来此是为了寻求圣洁无邪的友情。"

女奴进去了一会儿，然后出来，把三人请进了一个陈设华丽的客厅。厅内的窗子都拉上了窗帘，把女主人与外界隔

绝了。"古特·古鲁卜问道：

"几位想吃点什么吗？"

山鲁亚尔说：

"不必了，我们倒是还想听听你的歌。"

古鲁卜又唱了一曲。三人完全被这迷人的歌声陶醉了。山鲁亚尔禁不住问道：

"你是歌女吗？"

古鲁卜轻声答道：

"不，真主的臣民，我不是。"

国王说：

"你的歌声带着忧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心事。"

国王关切地问：

"是什么叫你这么难过，从这富丽堂皇的住宅来看，你不是生活得很幸福吗？"

古鲁卜沉默不语。山鲁亚尔又说：

"讲给我们听吧，我们是专门医治他人心灵创伤的。"

古鲁卜表示感谢，说道：

"这是我心里的秘密，真主的臣民。"

见她执意不说，三个人只好告辞了。国王因古鲁卜的沉默而感到烦闷，他悄声对丁丹说：

"去搞清楚这女人沉默的秘密。"

16

宰相丁丹心里十分清楚，国王提出的要求并非儿戏，它如同沉重的大山压在自己的肩上。若是不能完成任务，他会

大发雷霆的。如今，国王还没有完全走上正道，说不定什么时候便会发怒的。为此，他召来了执政官苏莱曼·奇尼，向他讲述了古鲁卜住宅里发生的一切：

“在那座房子里，住着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女人。她有着美丽的歌喉，但看上去心事重重。国王陛下要弄清她心里的秘密。”

执政官的心不停地乱跳。他意识到，自己是躲不过去了。宰相丁丹会向所有能提供线索的人去调查的，首先便会去问法德勒·本·哈冈。事情很快就会败露。现在要紧的是主动交代，以取悦于国王。他是个有德之人，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不安，他要不惜用任何方式来赎罪。

他向宰相丁丹坦白了内心的秘密。

17

国王从宰相那里了解了事实真相，顿时火冒三丈，大声叫着：

“一定要砍下卫队长麦因和奇尼妻子杰米莱的脑袋！”

但他的怒火很快就平息了。也许，他记起了自己也曾因罪恶念头的驱使，深夜里赤条条地溜出了王宫；或许，他想起执政官和卫队长曾是精选出来的人才。尽管如此，他还是革去了二人的官职，没收了他们的钱财，并下令鞭笞杰米莱和麦因。他赐给古特·古鲁卜一万金币，然后问她：

“你还有什么要求，姑娘？”

古鲁卜说：

“尊敬的陛下，我请求您宽恕苏莱曼·奇尼。”

国王笑着说：

“看来，你还在爱着他。”

古鲁卜羞怯地闭上了眼睛。但国王的口气很坚定：

“一切都不能更改了，我们已经下达了新的任命。法德勒·本·哈冈任执政官，海卡勒·扎弗拉尼任秘书，达尔韦什·阿姆兰任卫队长。”

听了这话，古鲁卜眼里闪出了泪花。看到这情形，国王说道：

“靠你自己去宽恕他吧！对他来说，你恐怕比那权位更重要。”

古鲁卜俯身亲吻了国王的双脚，起身欲走。国王又问：

“姑娘，你打算去哪儿？”

古鲁卜淡淡地答道：

“去宽恕他，陛下。”

说着，眼里噙满了泪水。

长黑痣的阿拉丁的故事

1

夜阑人静时，贾姆沙·白勒迪在枣椰树下喊道：

“愿真主把我从昨天解救出来！……愿真主把我从明天解救出来！”

忽然，响起了精灵辛加姆的声音，对他说道：

“我们跟你有同感。不过，我们与人之间有一个隔离体，那就是命运。”

魔鬼扎尔玛茜哈哈哈大笑，然后说：

“那真主又干吗要创造蜂蜜和酒呢？”

国王山鲁亚尔正和一个大臣一起夜行，便对宰相丁丹说：

“我听到连续不断的喊叫，但是我晕晕乎乎的，只觉得莫名其妙。”

2

阿拉丁身材瘦削，满面红光，睡眼朦胧的。他双颊上各长眼着一粒痣，正腼腆地进入青春期。理发匠阿吉尔瞥了儿子一眼，说：

“你已经学到了需要学的东西。那么，拿起家伙，去找活儿干吧！愿真主施给你食禄。”

母亲法图哈喃喃地说：

“愿真主保佑你不受坏孩子的欺侮。”

小伙子欢呼雀跃地走了。阿吉尔象是自言自语地说：

“他长得跟努尔丁一样英俊。愿真主赐他好运。”

于是，法图哈说道：

“我已把面纱放在他的胸口，以便不让他走他父亲的路……”

阿吉尔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一言未发……

3

阿拉丁开始在马路上和店铺里干活了。谁看见他这么俊美，都说：

“造物主真伟大啊！……”

休息时，阿拉丁坐在石阶上，和卖甜食的法迪勒·萨那尼一下就热乎起来了。有一次，法迪勒·萨那尼邀请他去家里玩。他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于是，阿拉丁见到了法迪勒·萨那尼的妻子阿克莱媞、母亲乌姆·莎阿特和妹妹哈塞妮娅。他暗暗地动情了，但是，由于自己的虔诚和从书本上学到过一些宗教知识，又觉得颇为不妥。因此，每当法迪勒邀请他去家里时，他便找借口推辞。法迪勒觉察到他是很虔诚的，便对他说：

“你是个好小伙子，心里装着真主。怎么称赞都不过分……”

阿拉丁喃喃地说：

“这是主的功德。”

法迪勒小心翼翼地问：

“看到人们屡犯错误时，你有何感受？”

阿拉丁咕哝道：

“难过，遗憾。”

“那又有什么用呢？”

阿拉丁的眼睛里显出迷茫的神色，问道：

“你还要怎样？”

“发火！”

阿拉丁把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然后说：

“你真是块好料，象个雄狮！”

4

为纪念造纸商赛义迪的生辰，整个地区热闹起来。车水马龙，旗帜飘扬，铃鼓声和笛声交杂在一起。三教九流各种人物都围聚在肉汤泡馍的盘子周围。至亲好友席上有古董拍卖商苏哈鲁勒、药剂师哈桑、布商吉利勒、苏莱曼·奇尼、麦因·本·萨维和驮背谢姆鲁勒，还有法迪勒·萨那尼、理发匠阿吉尔、鞋匠马洛夫、水夫易卜拉兴和脚夫拉吉布。长黑痣的阿拉丁也来了——第一次只身一人。法迪勒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说：

“要是造纸商能活过来，一定会拔剑行义的。”

阿拉丁微微一笑，象是对朋友越发了解了。法迪勒又话里有话地说：

“因为，现在的好心人，都不肯拔剑行义了。”

阿拉丁心地纯真地说：

“大家都说，国王陛下已经忏悔了！”

法迪勒嘲笑道：

“有时，他又会反悔的。毫无疑问，他并非是最适合做统治者的穆斯林！”

阿拉丁的目光被吸引到右边的角落里，一时便不再去听朋友的谈论了。那儿有个老人，身体单薄、满面笑容、目光炯炯。阿拉丁似乎觉得，老人并非是偶然朝他这边看的。他发现，老人的目光在期待着。那边传来的是无声的邀请，这边回报的则是一种响应。阿拉丁很喜欢这个老人，就象一个正常的人喜欢盛开的玫瑰一样。法迪勒发觉阿拉丁没在听他讲话，而去注意那老人了，便对他说：

“那个老人叫阿卜杜拉·巴勒希，是个长老。”

阿拉丁忠厚地问道：

“他干吗要看着我？”

法迪勒含糊地说：

“那你干吗要看着他呢？”

阿拉丁小声说：

“说真话，我很喜欢他……”

法迪勒蹙了蹙眉头，不知说什么才好。

5

阿拉丁独自离开了那个聚会，歌声还在他的胸中回响。他在黑暗中走着，黯淡的星光洒落下来，秋风轻轻吹拂着。突然，听见一个深沉、动人的声音喊道：

“阿拉丁！……”

阿拉丁停下脚步，心里暗说：这是那个长老的声音。长老追了上来，对阿拉丁说：

“我请你做我的朋友……”

阿拉丁羞涩地说：

"这邀请真好，长老。可是，您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长老未加回答，继续说道：

"只要愿意，我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的。"

阿拉丁抱歉似地说：

"我要整天忙着干活呢！"

"你并不知道你该做些什么。"

"可我是个理发的，长老。"

长老并不理睬他的回答，问道：

"你干吗要来参加造纸商生辰的庆典？"

"我从小就喜欢庆典。"

"你对造纸商有何了解？"

"他是个好信徒。"

"我给你讲个他亲口说的故事吧！他说：'我的长老给了我一些纸张，要我把它扔进河里。我心里不愿意做这件事，便把它放在家里，去找长老，对他说：我已完成了您命令的任务。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啦？我说：什么也没看见。他便说道：你没做我布置的事情，快回去把它扔进河里！我便回去了。一路上对长老所说的那个圣迹仍有怀疑。我把纸扔进河里，于是，河水分开了，露出一个箱子。箱盖开了，直到那些纸张全收了进去，才又关上。河水便又合拢了。我就回去找长老，把发生的事情讲给他听。他对我说：现在你已经把纸张扔进河里了。我便要求他给我讲讲此事的秘密。他说：我撰写了一本关于苏菲派的书，只有功德圆满的人才能得到。于是，我兄弟哈道尔便跟我要。真主已经命

令河水把它带给他了。’”

阿拉丁茫然不解，沉默不语。两人一起慢慢地走着。长老说：

“他还有几句名言。他说：学者毁于疏忽，王子毁于暴戾；贫民毁于虚伪。”

阿拉丁如痴如醉地呫哝道：

“说得多好！”

静夜里，长老的声音显得更响亮了：

“所以，你别去与魔鬼的伙伴们为伍！”

阿拉丁热切地问道：

“谁是魔鬼的伙伴？”

长老回答道：

“不学无术的王子，鲜廉寡耻的学者，毫无信仰的贫民。世界毁就毁在他们这帮人手里……”

阿拉丁热情地说：

“我想弄明白……”

“别急，阿拉丁。咱们还仅仅是在星光照耀下刚刚相识。只要愿意，我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的。”

6

夜里，阿拉丁梦见那个疯子穿着长袍来到他面前，对他说：

“把你的胡子留起来吧！”

阿拉丁对此要求深觉奇怪。只听那疯子又说：

“这胡子便是捕猎的罗网。”

“可我是个理发匠，不是猎人啊！”阿拉丁说。

疯子说：

“人生来就得做一个猎人！……”

7

餐桌旁，阿拉丁向父母讲述了阿卜杜拉·巴勒希长老的事。法图哈听了很高兴，说道：

“这是托真主的福！”

而阿吉尔则只是冷漠地听着，说：

“你只是个理发的而已，而且已经够虔诚的了。别太过分啊！”

由于这点分歧，老两口子吵了起来，都说些刻薄话。

8

坐在路边的石阶上，阿拉丁惊奇地倾听着法迪勒的话，然后问道：

“你对咱们的那些达官贵人真是牢骚满腹啊！”

法迪勒问：

“你对他们了解多吗？”

“有时，我父亲让我作为助手陪他去这些大人物的官邸，因此我见到了本地区执政官法德勒·本·哈冈、秘书海卡勒·扎弗拉尼和卫队长达尔韦什·阿姆兰。”

“这并不能说你就了解他们。”

“他们都是好人。只有一个人我看起来不舒服，那就是哈卜扎利姆·巴绍扎——达尔韦什·阿姆兰的公子。我觉得他象个魔鬼！”

“你见过魔鬼吗？”

“别笑话我了，那只不过是一种感觉而已……”

法迪勒·萨那尼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

“都是些混蛋！”

“你怎么这么恨他们？”

“无风不起浪！”

阿拉丁考虑了片刻，说：

“有真主在呢！”

法迪勒喊道：

“而我是真主行善除恶的助手！”

阿拉丁盯着他的双眼，问：

“你想要什么，法迪勒？”

法迪勒含糊其词地说：

“我想要你做我的朋友和伙伴。”

9

阿拉丁坐在巴勒希家简朴的客厅里，等他进来。这是阿拉丁第一次在傍晚拜访别人。他听父亲阿吉尔讲了一件有关这位长老的事，听罢十分难过、伤心。父亲说：卫队长达尔韦什·阿姆兰正为儿子哈卜扎利姆·巴绍扎向长老唯一的女儿求亲。那姑娘虔诚纯洁，美艳绝伦，从她父亲那里学会了信守诺言。想起哈卜扎利姆·巴绍扎魔鬼般的长相和流传的关于他为人的话，阿拉丁颇觉不快，愈加悲伤。他父亲还说，长老谢绝了，但无疑卫队长是恼怒了。卫队长一旦恼怒，被恼的人可就性命难保了。

阿拉丁问父亲：

“难道巴勒希长老不明白这一点？”

阿吉尔答道：

“众所周知，除了真主外，长老谁都不怕。不过，卫队长难道会敬畏真主？！”

于是，阿拉丁带着为长老难过的心情前来拜访。可是，一见长老满面红光地走过来，便忘却了忧伤，知道他是只敬畏真主的。长老盘腿坐在屋子中央的一块垫子上，问：

“初次来访，你有何感受？”

阿拉丁真诚地说：

“我觉得，我好象一生下来就认识您了……”

长老微笑着说：

“咱们每个人都有另一个父亲。谁找到了这个父亲，谁就是幸福的人。”

“庆典那天晚上，您的话把我给征服了。”

“我们是在为那些迷途者寻找正道。你父亲怎么说？”

阿拉丁不安地说：

“他让我一心扑在活计上……”

长老认真地说：

“他正在沉睡，拒不醒来。可是，你怎么样评价你自己，阿拉丁？”

阿拉丁不知如何回答。于是长老又简单地问道：

“你属于哪种穆斯林？”

“我是个真诚的穆斯林。”

长老又问：

“你做礼拜吗？”

“当然啦……”

“我看你从未做过呢！”

阿拉丁惊讶地看着他。于是，长老又说：

“我们做礼拜，是要用心的。做的人即使被火灼烧，也不应有所感觉。”

阿拉丁无话可说了。长老接着说：

“你应该重新接受伊斯兰教，以便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当你有了信仰时，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从头开始……”

阿拉丁还是一言不发。长老便又说道：

“我并不想用甜言蜜语把这条道路上的困难说得轻而易举。有的人即使不配，也能够得到解脱。但真主要求你的，又仅仅是赎回自己的罪孽而已。人各有志，结果也就不同。”

阿拉丁打破沉默，问道：

“这需要我放弃自己的工作吗？”

长老有力地答道：

“每个长老都有自己的做法。而我只接受肯工作的人……”

阿拉丁于是说：

“我将带来我的全副身心。”

长老说：

“除非你怀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愿望，否则，就不必来了！”

10

走到路口法迪勒·萨那尼那儿时，阿拉丁俨然是另一个人了。法迪勒心里纳闷，忍不住小声说：

“你总让我这么盼着，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阿拉丁说：

“我正不知如何是好呢！”

“你找到长老家去了？”

“对。你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他的事情。”又接着说：“我追随他也有很久了！”

“你？……”

“是的。”

“他可是个圣洁的长老。”

法迪勒赞同地低下头，说：

“有过之而无不及。”

“或许，你坚持不住，又放弃学业了？”

“我从他那儿受到的教育，对我的影响是永远不会消除的。可是，我宁愿活着，而不愿去死。”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朋友。”

“别急，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才会理解。我希望看到你成为真主的斗士，而不是苦行僧！”

“我的确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法迪勒说：

“出发点永远是一种信仰，开始时道路也只有一条。随后，必定会分为两条路：一条通向爱情和死亡，另一条通向圣战。前者只为寻求自身的解脱，后者却是为了拯救百姓……”

阿拉丁沉思着，忘记了时间……

11

夕阳西沉，卫队长达尔韦什·阿姆兰和儿子哈卜杜利

姆·巴绍扎各骑一头骡子从官邸回家去。走到射箭场拐角处，突然碰见了那个疯子。疯子挡住他俩的路，冲达尔韦什·阿姆兰吼道：

“去看看你的朋友麦因·本·萨维吧，去向他问个好！”

达尔韦什还是走他的路。哈卜扎利姆问：

“这疯子想干吗？”

卫队长说：

“疯子对自己的言行是不负责任的。”

可是，达尔韦什明白，这个疯子是在提醒自己卫队长将会遭到的命运，指出自己已走了歪门邪道。儿子尽管特意问了一下，其实也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他一直在商人和父亲之间做中间人。于是，儿子愤愤地说：

“这群疯子竟有了雷打不动的地位。”

达尔韦什·阿姆兰说：

“这疯子得到了国王陛下的同情。”

哈卜扎利姆讥讽道：

“依我看，国王是怕他！”

“说话注意点，哈卜扎利姆！”

哈卜扎利姆喊了起来：

“够丢人的了，爸爸。那个古怪的长老拒绝我的求婚，难道这还不够吗？”

达尔韦什皱了皱眉头，什么也没说。

12

“谁的喜悦不是由行善而生，喜悦之后便是烦恼；谁的欢愉不是为敬奉真主，欢愉之后便觉孤独。”

宗教课上，长老对阿拉丁这样讲道。长老象是自言自语，说出话来字字珠玑。小伙子听得目瞪口呆。

“世上一切，除主的神采，皆为虚无之物。人若是沉迷于虚无之中，一旦心爱之物消失，便会觉得悲伤。除对真主顶礼膜拜，其他一切均为胡闹。世上的一切悲伤和孤独，皆产生于人们两眼盯着真主以外的浊物。”

阿拉丁想起自己的梦及自己的所有言行，更觉得这世界对他来说，似乎包藏着万千玄秘。他又想起了父母，不由一阵感伤。

“谁占有三样事物加另三样事物，谁就能避开一切灾难。这便是：一个能忍饥挨饿的肚子加一颗知足的心；一生贫寒穷困加已经看破红尘；处处耐心容忍加永远赞颂真主。”

阿拉丁正想着，我们是奉了大仁大慈的真主之名而为至仁至慈的真主祈祷的。突然，长老问道：

“你在想什么，孩子？”

阿拉丁满面通红地醒悟过来，说：

“只有真主的仁慈才能使我摆脱惶惑。”

“斟酒之前，应先洗净容器，过滤渣滓。”

阿拉丁满怀希望地说：

“您指点得多好啊！”

“可是，另一个不在这儿的人会闯进我们心里来的！”

阿拉丁明白，他指的是法迪勒·萨那尼。便问道：

“对他这个人，您怎么看？”

“一个高尚的年轻人，挺识时务。”

“他是不是正误入歧途？”

“他正在尽力不使自己这样。”

阿拉丁便兴奋地说：

“现在我放心了。”

“可你应该自己去了解他。”

“他是个物质上贫穷、精神上却极其富有的人。”

“既崇尚宝剑，又信奉爱情。”

阿拉丁沉默了，长老便说道：

“谁要是把自己的心从万物转移到万物之主身上，那才是幸福。我就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一个深知造物主的人，怎么还会去想这个造物呢？”

长老又接着讲述他的课程。

13

一天夜里，长老又在那个会客室接待了阿拉丁。但是，阿拉丁看见右侧角落里的帷幔垂落着。于是，心里产生了那种年轻人惯有的念头。长老说：

“听着，阿拉丁。”

帷幔后响起了六弦琴的弹奏声，一个甜美的声音唱道：

“黑夜淹没了凡夫俗子，

你的容光却把我照亮。

世人沉沦在黑暗之中，

我们却已在领受晨光。”

歌声停了，但它的袅袅余音仍在刺向人的心底。长老说：

“我女儿祖碧黛，是个一心敬主的姑娘。”

阿拉丁魂不守舍，喃喃道：

“真是太温柔、太高贵了！”

“我已经拒绝了把她嫁给卫队长的儿子。”

沉默片刻后，又说：

“可是阿拉丁，我要把她许配给你。”

阿拉丁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说：

“我可只是个走街串巷的理发匠呀！”

长老吟唱道：

“是个品格高尚的客人，

黑夜又怎么能把明月遮挡？”

然后又说道：

“谁贬低自己，真主便会对他抬举；谁夸耀自己，真主便会当众令他难堪。”

14

阿拉丁和祖碧黛结婚了。小伙子搬到长老家来住。出席那次简单庆宴的有：阿吉尔、法图哈、法迪勒·萨那尼、古董拍卖商苏哈鲁勒和医生阿卜杜·高迪尔·穆黑尼。那个疯子也不请自到，坐在新郎右侧。宴会后，阿吉尔在一帮亲戚的陪同下回到自己家中。大家痛饮了一番，阿吉尔又跳又唱，一直折腾到黎明。

15

新婚之夜刚过去没几天，这一地区的欢愉便被几件令人痛心的事搅乱了。卑劣的罪恶在蔓延着。府邸里丢失了一颗稀世珠宝，地区执政官法德勒·本·哈冈的夫人因此焦急万分。执政官由此想起了该地区不时发生的暗杀、盗窃等骚扰之事，表明存在着一个十分恶毒的阴谋，而每次都是以杀死

执政官或使其丢掉官职而告终的。执政官把火全发在了卫队长达尔韦什·阿姆兰的身上，但是卫队长否认他的机构治安松懈，答应抓获肇事者，追回珠宝。

卫队长在全区各个地方都分派了密探。根据得到的情报，他不顾阻拦，闯进了阿卜杜拉·巴勒希长老的家，仔细地搜查起来。忽然发现，那颗珠宝就在阿拉丁的衣柜里，同时还发现了一些信，上面披露了他与哈瓦利吉派分子的勾结。就这样，阿拉丁被捕了，关在监狱里，决定进行紧急审判。

16

那段时间，人们的心里都十分悲伤。不仅祖碧黛悲痛万分，也不仅是法图哈和阿吉尔两人觉得伤心，而且大家都为那个英俊小伙子的遭遇感到难过。众人坚持要为他雪冤，指责是卫队长及其儿子哈卜扎利姆·巴绍扎策划了这场阴谋。随后，麦因·本·萨维突然显得十分富裕，人们便越来越发怀疑了。确信那两个策划者在干这勾当时，求前任卫队长传授了经验。阿吉尔在法德勒·本·哈冈和海卡勒·扎弗拉尼面前乞求怜悯，可是，得到的却是讥讽和拒绝。他还催促阿卜杜拉·巴勒希长老依靠自己的名望去四处奔走，可长老却一句话也不说。各项手续以惊人的速度履行完毕，阿拉丁被判处死刑。

17

秋天的一个阴冷的早晨，阿拉丁在严密监护下，穿过本地的大批人群，押赴刑场。人群中，有官方人士，也有劳苦

百姓。阿拉丁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大声喊道：

"真主作证，我是无辜的！"

他扫视着一张张紧盯着自己的脸，有的同情怜悯，有的幸灾乐祸。抬头仰望乌云密布的苍穹，只得听天由命。他听见远处传来了母亲和妻子的嘶喊声，心抽搐了。尽管迷茫惶惑，他还是想起，自己曾希望摆脱困惑，要么拿起圣战之剑，要么去追求神圣的爱情。可他根本没想到，得到的却是刽子手砍来的宝剑！

许多人期望在最后时刻出现奇迹，就象阿吉尔和其他人遇到的一样。然而，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宝剑在众人眼前举起了，然后落下了，粉碎了一切希望。而那颗漂亮、高贵的头颅，也随之与身体分了家。

18

在长老家，阿吉尔悲叹一声，喊道：

"我儿子无罪！……"

祖碧黛痛哭道：

"他是清白、圣洁的。真主可以作证。"

长老一声不吭，默默地盘腿坐着。他什么表示也没有，就连伤心之意也没有显露出来。祖碧黛对他说：

"我受不了啊，爸爸……"

阿吉尔粗鲁地说：

"你什么事都没做，好象这件事与你无关似的。"

长老没有理会阿吉尔，看着女儿说：

"忍着点，祖碧黛。"

停了停，他接着说道：

“我给你讲个德高望重的长老的故事。他是这样说的：‘我掉进了一个洞里。三天过后，有个旅行的驼队路过，我便想呼喊他们。可是，接着我又放弃了这个念头。除了向至高无上的真主外，向谁求助都是不对的。那些人走近后，发现这洞正在路当中，便说要把口封死，免得有人掉进去。我焦急万分，完全绝望了。他们封好口后就走了。我向真主求援，准备一死，把一切希望都留给后人。夜晚来临时，我听见洞口有动静，便侧耳细听。只见洞口被人扒开了，又见一个象龙一样的庞然大物把尾巴伸了下来。我知道是真主派它来救我的，便抓住尾巴，让它拽了上去。然后，我听见天上有个声音对我说：我已经派死神把你从死亡中救了出来！’”

真假国王的故事

1

国王山鲁亚尔、宰相丁丹和刽子手夏比卜·拉曼身穿外地商人的服装，在黑暗中巡游。只见三个人影向他们靠拢过来，走到身边时，其中一个问道：

“深更半夜的，你们在干吗？”

山鲁亚尔答道：

“我们是外地来的商人，想出来散散心，呼吸一下春天的新鲜空气。”

那个声音又说：

“来我们这儿做客吧，外乡人。”

国王等深表感谢，便随行而去。山鲁亚尔问道：

“那个慷慨的主人是谁？”

那个声音答道：

“耐心点，高贵的先生们！”

2

一行人走到河边，向一艘停候在那里的船只走去。船上射出道道灯光，象是群星璀璨。山鲁亚尔问道：

“市场上还有我们的生意呢，你们是否想出门？”

另一个声音答道：

“外乡人，你们来到我们国王山鲁亚尔陛下的面前了。去拜见一下吧！赞美真主，是他给了你们这种好运！”

山鲁亚尔等三人惊得目瞪口呆。哪个国王？……哪个山鲁亚尔？……他们不知所措地僵立着，一动不动。这时，刚才说话的那人又说：

“去参拜呀，外乡人！”

山鲁亚尔惊醒过来，决心去试试，看个究竟。于是，他迅速在那个自称国王的人面前鞠躬施礼，丁丹和夏比卜·拉曼也立刻效法行事。山鲁亚尔说：

“愿真主使信徒之首容光焕发、长命百岁、社稷长存！”

他们三人夹在侍从中跟着这个“国王”来到船的最高处，“国王”坐到在华盖下的王座上。于是，众人也在王座前一片空地上陈设的褥垫上纷纷坐下。春风吹拂，在彻夜不眠的群星照耀下，船启航了。

3

船停泊在一座岛屿的岸边。守卫的士兵举着火把前来迎接。真山鲁亚尔附在丁丹耳边说道：

“这是个新的王国啊，咱们还蒙在鼓里呢！”

“也许是些抽大烟的，陛下！”

“可他们哪来这么多钱搞如此豪华的排场？”

宰相不安地说：

“不久便会真相大白的。”

他们走进一个豪华的帐篷，只见满满一桌珍馐美酒正等着他们。一大群这个王国的居民围桌而坐，狼吞虎咽，开怀

痛饮，直至酒足饭饱，不能自持。一个侍女在帷幔后唱道：

“我的心向你倾诉，

吐露了一片恋情。

……”

山鲁亚尔附在丁丹耳边说：

“真是个王家的宴席。相比之下，咱们倒成了老百姓了。”

不知是什么时候，假国王高声叫道：

“咱们该进行神圣的审判了……”

丁丹问陛下：

“咱们为什么不提出告辞，以便在他们散席之前派兵包围他们？”

山鲁亚尔对他说：

“就呆着吧，也好亲眼看看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饭桌迅速被抬走了。一张法官审判席被抬到帐篷中央。假国王坐在上面，右侧站着一名大臣，左侧站着刽子手。各个角落里站满了手持宝剑的卫兵。真山鲁亚尔和他的两个随从混在一群被允许旁听这场神圣、公正审判的幕僚中间，也坐了下来。

4

假国王坐在审判席上，对在座的幕僚说：

“赞美真主，在我滥杀无辜、抢劫穆民的钱财后，是他使我终于忏悔。他是受赞美的主，至仁至慈的主。”

真山鲁亚尔的脸变得苍白了，可他还是没动弹。假山鲁亚尔接着说：

“本次开庭是为了调查一个普通人呈来的状子。要是他的控告是正确的，那么便会揭露一桩丑恶的罪行。在这桩罪行中，清白无辜的人遭到杀害，卑鄙暴戾的人却逍遥法外。真主自始至终是普助天下的，让起诉人理发匠阿吉尔出庭吧！”

阿吉尔走进来，小心翼翼、谦恭卑顺地站在审判席前。假国王对他说：

“你告什么，阿吉尔？”

阿吉尔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唯一的儿子阿拉丁在一场野蛮、忤逆的阴谋中被杀死了。”

“犯了什么罪要处死他？”

“阴谋策反和盗窃执政官法德勒·本·哈冈之妻卡玛尔·宰曼夫人的珠宝。”

“依你看，是谁策划了这场阴谋？”

“哈卜扎利姆·巴绍扎以及他父亲达尔韦什·阿姆兰卫队长。他们利用因丑行而被罢免的麦因·本·萨维，成功地偷到了那颗珠宝，同样也成功地把它和一些伪造的、宣称要背叛国王陛下的信塞在了阿拉丁的衣橱里。”

“这场阴谋后面有什么动机？”

“报复阿拉丁，因为他娶了圣徒巴勒希长老的千金祖碧黛。长老曾因为哈卜扎利姆·巴绍扎道德败坏而拒绝把女儿嫁给他……”

“你能证明自己说的话吗？”

“阿拉丁的清白高于一切证明。您去向全区的人打听打听他这个人好了。这场阴谋千真万确，大家都相信这一点。

我要是有确凿的证据，就把那个圣洁清白的人救下来了。可是，我把希望寄托在国王的公正和他不可抗拒的影响上。”

“国王”马上叫阿吉尔退到一旁，召来“地区执政官”法德勒·本·哈冈。“执政官”在“国王”面前显露出恐惧和气馁。“国王”对他说：

“执政官听着：在我看来，你无疑是个好人。经过训导和考验，我才选用了你。我要你凭伟大的真主起誓，并把本案的一切秘密都告诉我。我想，你肯定是了解的……”

“执政官”摊开双掌，喃喃说道：

“我对真主起誓！”

然后，对“陛下”说：

“阿拉丁死后，人们纷纷议论说他是无辜的，是另外两个人作了孽。这话传到了我的耳里。我是一个充满正教原则的人，当然觉得不安。便派出许多耳目，分散在各地区的人群中。终于，在麦因·本·萨维醉酒时，从他的嘴里搞清了真相。于是，我一心要惩办凶手，可是……”

沉默许久，“执政官”才低声下气地接着说：

“可是我手软了，陛下。阿拉丁是我审的，又是被我判处斩首的。我害怕揭露真相，宣扬出去后会有不好的后果。杀害一个人，等于杀了大家……”

“国王”说道：

“你是怕对自己的名声和执政官的地位不利！”

“执政官”垂头不语。“国王”又问：

“你的秘书知道事情真相吗？”

“执政官”忧郁地说：

“知道，陛下。”

“国王”对众人说道：

“对生灵万物，真主自有明断，而我们则只能依法办事。因此，我宣布：判处麦因·本·萨维、达尔韦什·阿姆兰和哈卜扎利姆·巴绍扎斩首；革除法德勒·本·哈冈、海卡勒·扎弗拉尼的职务，将他们的财产充公！”

5

罪犯和斩首用的皮垫子被带来了，执行者手举起刀来。这时，真山鲁亚尔禁不住站起身来，用宏亮的声音说道：

“这场闹剧该收场了！”

卫兵们正欲出动。假国王在审判席上吼道：

“谁允许你说话的，你这个疯狂的外乡人？”

真国王呵斥了一声，坚决地说：

“该清醒清醒了，你是在跟国王山鲁亚尔说话！”

这一突然事件，使众人哑口无言。丁丹和夏比卜·拉曼拔剑立在真国王两侧。而真国王则从口袋里掏出了国王的玉玺，在假国王面前晃了几下。假国王从迷惘中醒悟过来，从审判席上跳下来，一下就跪拜在国王面前，语不成声地说：

“我是您的奴仆水夫易卜拉兴……”

“为什么要搞这场闹剧？”

水夫渐渐地不再恐惧，说道：

“我该死，陛下……请允许我讲述一下我的故事，并宽恕我的愚蠢……”

6

在王宫的夏季会议厅里，水夫易卜拉兴向国王讲述了自

己的故事。他说：

"陛下，我从小就敬畏真主，每天从早到晚赞美他。我收入有限，又能知足，没事时就抽抽水烟。真主赐给了我莫大的恩惠，使我同贺姆沙·白勒迪的遗孀结了婚。我只是在宰牲节才能吃上一次肉。当我的朋友理发匠阿吉尔的儿子被处死后，我一下子变了个人。听见人们的小声议论，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哀笼罩着我。我想，我们这些穷人只有靠真主了。命运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奇遇，我在城门外发现了一批宝藏，于是我成了天下之首富。我也想过——这司空见惯——独自享受这笔钱财，可是，对穷人的热爱促使我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我决定建立一个想象中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大家全都团结一心……"

山鲁亚尔笑了，打断水夫的话说：

"抽大麻抽昏头了……"

"这一点我不否认。这种念头只有吸大麻烟的人才会有。穷汉们对此想法热情至极。我们选择了那座荒岛。我自封为国王，任命一些饿汉穷民做王国的大臣和各种首领。只是在夜里我们才玩这种游戏，才从无家可归的穷人变成王国里的大人物。我们随意吃喝，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地位和级别谈论王国里的事情。由于杀害阿拉丁的阴谋使我们无法忍受，我们便每夜都开庭，在世上行不通的公道，在我们的王国里却可以行得通！"

国王嘲讽地问道：

"你的钱财花光了吧，瘾君子？"

"只剩一点点了。可是我们用它买到了金钱所无法比拟的幸福。"

7

水夫易卜拉兴的故事使国王山鲁亚尔感到非常快乐。他对宰相丁丹说：

“我一定要查清关于处死理发匠阿吉尔之子阿拉丁的那些传闻……”

宰相说：

“在法德勒·本·哈冈身上您会找到突破口的。对他来说，您的威力最大。您就把他召来吧！”

国王问：

“你看我们是否按照水夫易卜拉兴当国王的那种做法去办？”

丁丹说：

“说实话，陛下。那真是一场令人称奇的审判。这说明那个瘾君子并未完全丧失理智……”

山鲁亚尔于是说：

“不瞒你说，我对那场裁决也颇为赞赏！”

于是，一切工作都展开了。暴戾者落入法网，麦因·本·萨维、达尔韦什·阿姆兰、哈卜扎利姆·巴绍扎被斩首，法德勒·本·哈冈、海卡勒·扎弗拉尼受到革职处分，两人的财产全部充公。

隐身帽的故事

1

撒赫拉布特气馁地说：

“阿巴斯·哈利吉任地区执政官，萨米·舒克利任秘书，哈利勒·法利斯任卫队长。近期内他们是不会出什么差错的了……”

扎尔玛芭哈嘲讽地问道：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在那些胡作非为的人被判处后上任的。教训惨重啊！”

“甭去管那些当官的了，随他们在官场上慢慢腐败吧。你还是看着那个叫法迪勒·萨那尼的勇敢的年轻人吧！”

撒赫拉布特讥笑道：

“他是违反咱们意愿，破坏咱们计划的中坚分子……”

“他才是真正值得咱们用智谋去算计一下的人呢……”

撒赫拉布特喜形于色地说：

“你可真是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贝呀，扎尔玛芭哈……”

“那咱们就一起策划一个值得咱们去干的游戏吧！”

2

夏日，度过了一个炎热的白天后，法迪勒·萨那尼坐在路边的石阶上休息。他常常想起阿拉丁，在自己那颗忧伤的心中为他祈求真主的怜悯。他恼火地问自己，何时才能得到解脱？正想着，只见一个容光焕发、笑容可掬的男人朝他走过来，并在他身边坐了下来。两人互相寒暄了一番以后，那人还是十分关注地看着法迪勒，似乎就是为他而来的。法迪勒等待那人说明来意，看他并不开口，才说道：

"我想，你不是本地人吧？"

那人友好地说：

"你猜对了。可我选定你……"

几经密探盯梢，法迪勒学会了小心从事，便盯着那人问：

"你是什么人？"

"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把握天命的人，给你带来了一份礼物……"

法迪勒越发谨慎地皱起眉头，问：

"谁派你来的？……实话告诉你，我不喜欢打哑谜！"

那人笑道：

"我跟你一样。送你件礼物吧，这里面可有莫大的财富呀，有了它，便什么都有了……"

说着，从长袍兜里掏出一顶绣着五颜六色花纹的帽子，这种帽子法迪勒从未见过。那人戴上这顶帽子，眨眼间便不见了。法迪勒惶然无措，两眼畏惧地在身边看来看去，问道：

“我这是在做梦吗？”

只听见那人笑着问：

“你没听说过隐身帽吗？……它就在你的面前……”

那人摘下帽子，便又象原来那样坐在法迪勒身旁。法迪勒的心激动得狂跳不已，热切地问道：

“您是什么人？”

“这件礼物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必问了。”

“您真的想把它送给我？”

“为此我才来找你，而没去找别人。”

“为什么就给我呢？”

“那水夫易卜拉兴又为什么会碰到宝藏？……不过，你可别象他那样，把自己的财富挥霍掉！”

法迪勒心想，这世道可真变了。这件礼物是特意送给他的，是为了拯救人类的。他的心迅速充满了一种高贵的启示。那人突然问道：

“你在想什么呢？”

“想一些令人高兴的美事儿。”

那人小心翼翼地问：

“告诉我，你将用这顶帽子做什么？”

法迪勒喜形于色地说：

“我将用它做良心想做的事情。”

那人说：

“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就是不能做良心想做的事情！”

法迪勒的目光黯淡下来，蒙上了失望和惊奇之色，问道：

“您说什么？”

“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就是不能做良心想做的事情。这就是条件。拒绝还是接受，悉听尊便。可不要耍花招，要是那么做，你便会失去这顶帽子，而且会丢掉性命。”

“这么说，您是要我去干坏事？”

“我的条件很明白，别做良心想做的事情就行。你也可以不去做坏事的……”

“那我用它做什么？”

“善恶之间有许多无害又无益的事情，你爱怎么做便可怎么做……”

“我过去过的是高尚的生活。”

“你就这么活下去吧，可那得扎头巾，而不是戴这顶帽子。这样你又能得到什么？……得到的只有不时受穷和坐牢！……”

“这是我自己的事……”

那人站起身说道：

“我该走了。你究竟怎么说？”

法迪勒的心急切地跳动着。这可是唯一出现的机遇啊！……他无法拒绝。便自信地说：

“礼物我收下了。它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3

从第二天早晨起，法迪勒·萨那尼就变得象空气一样，到处游荡，而没人看见。这一新的神奇的经历左右了他。他试着变成了一个悄无声息、四处飘游的幽魂。

兴奋使他忘记了一切，甚至忘了自己得为了生计而每天四出奔波。他暗暗觉得自己越来越了不起，和冥冥中的力量

不分上下，已操纵了一切。

在他面前，可做的事情无穷无尽。这是一段奇特的闲暇，他可以摆脱自己的躯体、众人的眼睛和人间的法律，好好舒坦一下。想到这帽子可能被坏蛋任意利用，他感谢命运对自己的惠顾。

由于喜悦过度，他只是在夜晚来临时才想起，妻子阿克莱姆和母亲乌姆·莎阿特正等着他挣得有限的几个钱做晚饭，买做甜食的用料呢！他焦急起来，知道自己不能两手空空地返回大院里的住处。

经过一家肉铺时，他看见屠夫正在计算这一天的赚头，帮工的小伙子站在一旁。法迪勒决定去拿三个银币，这正好是他每天的收入。他想，富裕时再把这笔钱还给屠夫。他已经别无它路可走了，于是便进去拿了钱……他走出肉铺，上了路。因为是生平第一次偷东西，觉得胸中十分郁闷。转身朝肉铺看去，只见屠夫正对那个小伙子拳打脚踢，然后把他赶走了，说是他偷了钱！

4

晚饭后，法迪勒想戴着隐身帽去光顾“王子咖啡馆”，以便轻松一下。在那里，可以开一些并无恶意的玩笑，但得提防自己不要象在肉铺里那样做什么丢人的事。他看见了那些熟悉的脸，而他们却第一次无法看见他。他的目光嘲讽地扫视着药剂师哈桑、布商吉利勒、理发匠阿吉尔、驼背谢姆鲁勒、古董拍卖商苏哈鲁勒、水夫易卜拉兴、苏莱曼·奇尼、医生阿卜杜·高迪尔·穆黑尼、脚夫拉吉布和鞋匠马洛夫。只听理发匠阿吉尔问道：

"法迪勒·萨那尼怎么还不来？"

驼背谢姆鲁勒用尖细的声音笑着答道：

"或许碰上什么倒霉事情了！"

法迪勒决定治一治这个小丑。侍者端着几杯玫瑰茶走了过来，突然，托盘砸在谢姆鲁勒头上，茶水浇了他一身。驼背叫喊着跳了起来，而侍者则目瞪口呆地站着。众人暗暗取笑。店主给了侍者一个耳光，并向这位国王的趣臣道歉。为了讨好，店主又亲自端来了玫瑰茶，却突然又泼翻在苏莱曼·奇尼的头上！一片惊愕，众人都在窃笑。一个声音喊道：

"他这是抽大烟吃麻醉剂搞的……"

阿吉尔放肆起来，忘记了忧伤，哈哈大笑。可是，还没笑痛快，后背便重重地挨了一巴掌。他生气地掉过头去，看见鞋匠马洛夫正站在自己身后，便一拳朝鞋匠脸上打去。两人很快撕打在一起。

一块石头击中灯笼，于是一片黑暗。黑灯瞎火中，耳光声此起彼伏。大家都发火了，全部投入黑暗中的打斗。呼喊声越来越响。最后，这群人终于散开了。走在路上时，一个个仍然气急败坏的样子，十分可怕……

5

法迪勒·萨那尼还象往常一样干活。他把那顶帽子藏在口袋里，以便在万一需要时派上用场。他想，迄今为止还只不过用它偷过些钱，作过一些毫无意义的恶作剧而已。他十分苦恼，心想，不能对这种少有的机遇视而不见啊！他没有深思熟虑，再说，多想又有什么用？既然不能用隐身帽去做好事，那还能做什么？

夕阳西沉，法迪勒坐在路边石阶上休息，离一个流动西瓜贩很近。看见一个人走到瓜贩身边去买瓜。看清后，不禁全身一颤。这人是个狱卒，是以折磨自己那些哥儿们出名的。见狱卒捧着西瓜，朝附近一个象是他居住的胡同走去，法迪勒便跟了上去。见路上没人，法迪勒戴上隐身帽，随即消失了。他象是忘了自己的诺言，抽出切甜食用的刀子。起码，他想试试那个给了他魔法的人会怎样来阻止自己即将做的事情。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追上狱卒，朝他脖子上狠命地一刀砍下去，狱卒便倒在血泊之中……

胜利感使法迪勒喜不自胜。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一切了！他并未离去，想看看这件事如何收场。只见一群人在火把照明下围聚过来，卫兵们赶来了。又听见狱卒临死前说出了西瓜贩的名字。于是，法迪勒又看见卫兵们逮捕了那个无罪的瓜贩子。法迪勒对此感到惊讶不已。狱卒跟瓜贩有什么冤仇？干吗要诬陷他呢？法迪勒非常气恼，心想：

"非把那个无辜的人救出来不可……"

这时，他看见隐身帽的主人正站在自己面前，说：

"当心别违背诺言……"

法迪勒大吃一惊，问道：

"不是你让我杀死了那个作恶多端的人吗？"

隐身帽的主人说：

"不……你并没有杀死那个坏蛋，而是杀了他的孪生兄弟。他可是天下难找的大好人哪！"

6

从偷钱到胡闹，接着又是犯了法。法迪勒掉进了深渊。

第二天，当瓜贩子被斩首时，法迪勒完全绝望了。他象个疯子似的，在路上游荡。他非常厌恶自己，甚至对这个世界和自己的理想也厌恶起来了。他自言自语道：

“我只有去自首，以得到应有的惩罚。”

只见隐身帽的主人站在面前，说：

“可不能啊！”

法迪勒气冲冲地喊道：

“你这该死的……”

那人一边遁去，一边说：

“我给了你力量和欢乐的源泉，你竟然这样对待我！”

法迪勒怒火中烧，气得要发疯。他喝得醉醺醺的，要让恶魔们一个个都跳出来作祟。他想起，以前自己曾有过一些难熬的欲念，是贞洁和虔诚的心情把它给抑止住了。而在眼下的疯狂中，眼前又出现了两个身影：药剂师哈桑的妹妹卡玛尔和苏莱曼·奇尼的妻子古特·古鲁卜。他自忖：既然酒已喝到肚里，那干吗还怕喝醉？除了乖乖地服从该死的魔鬼外，已无路可走了。让我的心飞向高空，让魔鬼们一个个从桎梏中飞出，让痛苦降临人世，带来各种牺牲吧……

7

卡玛尔自忖：

“怎么竟是法迪勒·萨那尼？……这场梦做的……”

但是，她感到梦境留下的痕迹是确凿无疑的。便觉十分迷茫，心想，法迪勒简直象是魔鬼。她惊恐万状，想到了死。

古特·古鲁卜自忖：

“真是一场恶梦……但怎么竟会是法迪勒·萨那尼？我

心里从未想到过他啊！”

可是，这场恶梦留下的痕迹是实实在在的。这使她十分惊慌。苏莱曼·奇尼发现自己的钱被人偷了。于是，卫队长哈利勒·法利斯来了。古特·古鲁卜隐瞒了那场恶梦的事，她也想到了去死……

8

白天，法迪勒·萨那尼过着日常生活，还去光顾“王子咖啡馆”。他常常想：

“愿真主怜悯你，法迪勒·萨那尼……我原本是个象阿拉丁一样或比他更好的年轻人。”

那个疯子遛达时偶然遇上了法迪勒，法迪勒便象往常一样，要给他一些甜食。可是，疯子这一次并未伸手去接，而是径自走去，仿佛根本没看见他似的。法迪勒全身哆嗦，笼罩在恐惧中，象被苍蝇包围一样。疯子是不会无缘无故地一反常态的，或许，他已感觉到了法迪勒骨子里的那个恶魔。法迪勒讷讷地说：

“对这个疯子，我是得怕他几分。”

接着，他看见隐身帽的主人正朝他微笑，鼓励道：

“说得对。但他并不是你唯一要惧怕的人……”

萨那尼蹙起眉头，觉得屈辱，忿忿地说：

“我的事你别管……”

隐身帽的主人不慌不忙地说：

“去杀掉那个疯子，这对你来说并不难。”

“你别对我指手划脚的，咱们的协议中可没有这一条……”

“咱们应该成为朋友。因此，我还劝你要除掉巴勒希，就是那个年老昏愦的长老。”

“咱们并非朋友。我怎么做，纯属自己的自由……”

“顺从吧，你不会后悔的。你正在因为改变习惯而痛苦，可是，你会变得十分明智，并完全理解生活的。”

法迪勒喊了起来：

“你是在耍我！”

“绝对不是……我是在鼓励你先下手，在敌人杀死你之前，先去杀死他们……”

法迪勒厌恶地说：

“我的事你就别管了……”

9

令人悲伤的事情发生了。一种说不清的疾病几乎同时缠上了两个相貌出众、品德高尚的女人：药剂师伊卜拉欣的女儿卡玛尔和苏莱曼·奇尼的女人古特·古鲁卜。医生阿卜杜·高迪尔·穆黑尼的魅力和经验也未能救活她们俩。两人的死，使这位医生心中十分苦恼，不知如何能对此事装聋作哑。为了维护朋友的名声，他是否要缄口不言？默不作声，就不怕掩饰了一个罪犯和一桩罪行？他沉思良久，然后便去拜见了卫队长哈利勒·法利斯，对他说：

“我要向您诉说一下自己的烦恼，也许真主会指给我们正道的……”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又接着说：

“药剂师哈桑的妹妹卡玛尔和苏莱曼·奇尼的女人古特·古鲁卜得的并不是一种病。我发觉，她们是服了一种慢性

杀人的毒药……”

卫队长专注地小声说：

“是自杀？……可干吗要这样呢？……又是怎么一桩造成自杀的罪行？……”

“这两人断气前都憎恶、恐惧地提到了法迪勒·萨那尼这个名字……”

卫队长越发关心地点点头。于是，医生又说：

“简而言之。我所弄清的是，这两人分别在一个夜晚梦见法迪勒·萨那尼对她们施行强暴。而且，有痕迹使她们清楚地看到，这场梦是实实在在的……”

“这太玄乎了……他给她们吃蒙汗药了？”

“我不知道……”

“这场梦是在什么地方做的？”

“在两家各自的床上……”

“这真令人费解……他是怎么溜进她们家里去的？……又是怎样弄倒她们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的？……这两家里面有他的同伙吗？”

“不知道……”

“你是不是已经跟哈桑和苏莱曼说过此事了？”

“我没有足够的勇气……”

“对法迪勒·萨那尼这个人，你都有些什么了解？”

“是个难得的好青年……”

“有一点尚未确证的怀疑，就是他可能是哈瓦利吉派分子……”

“这一点我可不知道。”

卫队长果断地说：

“我马上就逮捕他，并对他进行详细的审讯……”

阿卜杜·高迪尔医生起身说：

“为了维护那两个女人的名声，您的审讯是否秘密进行为好？”

哈利勒·法利斯漠然说道：

“对我来说，揭露真相是第一位的！”

10

法迪勒·萨那尼被捕了，并马上被押送监狱。地区执政官阿巴斯·哈利吉对此案十分关注，召见了药剂师哈桑和苏莱曼·奇尼，把医生阿卜杜·高迪尔因同情他们而未说的秘密一下都告诉了他们。对两人来说，这简直是落在头上的一个沉重打击，比死还要痛苦。执政官又要把法迪勒·萨那尼从狱中传来，以便亲自审问。但是，哈利勒·法利斯一个人来了，羞愧难当地说：

“罪犯溜了。狱中没有半点踪影！”

执政官勃然大怒，把卫队长痛斥了一顿。卫队长十分为难地说：

“罪犯的逃跑是个不解之谜，简直是一次神奇、诡秘的行动……”

执政官吼道：

“可这是件丑闻。它会让官方大受震惊的！……”

密探们象蝗虫一样遍布各地。法迪勒的妻子阿克莱姆、妹妹哈塞妮娅和母亲乌姆·莎阿特都被抓来了。可是，从她们的口里也是一无所获。阿克莱姆哭着说：

“我丈夫是最好的人，任何有关他的坏话我都不相信！”

11

法迪勒·萨那尼明白，他已成为刀下之鬼了。打那以后，再也不能活在人世了。他只能戴上隐身帽，在黑暗中象个可咒的幽灵似地飘荡。他确是一个可咒的幽灵，只能恶作剧或干坏事，根本不容忏悔和行善，已成了一个众人唾弃的魔鬼。他一声哀叹，隐身帽的主人便又出现在他面前，问道：

“也许，你需要我的帮助？”

法迪勒只是恼怒地盯着他。隐身帽的主人于是安抚说：

“你威力无比，什么也难不倒你！”

法迪勒喊道：

“这无异于死！”

隐身帽的主人奚落道：

“彻底抛弃你的死脑筋吧，要看到自己的鸿运！”

“孤独……孤独……黑暗。妻子、妹妹和母亲都失去了，朋友也没了……”

那人从容地说：

“听听一个有经验的人的劝告吧！你每天都能用震动人类的事来作消遣的……”

12

这地区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事件，使人们忘记了那桩自杀案以及在逃的罪犯。一个有名望的人在骡子上被人推了一把，摔倒在地；秘书萨米·舒克利在卫兵中间被一块石头砸破了脑袋；地区执政官的家里丢失了一些贵

重的珠宝；木材商店着了火；市场上，妇女常被人捉弄。上上下下一片恐惧。法迪勒·萨那尼绝望而又疯狂地在歧路上横冲直撞。

执政官阿巴斯·哈利吉召集阿卜杜拉·巴勒希长老、阿卜杜·高迪尔·穆黑尼医生和穆夫梯开会，对他们说：

"你们是咱们这个地区的中坚人物。对最近发生的事，我想请教你们的高见。你们是怎样看的？建议如何治理？"

医生说：

"这肯定是有一帮强盗在处心积虑地作恶。我们需要加强夜间巡逻，以确保安全……"

沉思片刻，他又接着说道：

"我们还需要重新研究税务和施舍的分配。"

执政官说道：

"我认为，问题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您看呢，阿卜杜拉长老？"

长老简短地说：

"我们缺乏真诚的信仰！"

"可是，人们都是信徒啊！……"

长老伤感地说：

"不……真诚的信仰比凤凰还要稀少……"

这时，穆夫梯用粗哑的声音说：

"有人在用魔力捉弄我们。我认为，不是什叶派分子就是哈瓦利吉派分子干的！"

13

一切稍有疑点的人都被关进了监狱，许多人家不服，弄

得怨声载道。法迪勒·萨那尼第一次从失望中清醒过来。他对自己感到惊讶，自问：自己心里是否还存在着希望和悔恨？他又想起了过去的情景，往事就象清风一样向身上的烈焰吹来。他开始考虑去捉弄另一帮人。然而，隐身帽的主人出现在他面前，用警告的目光看着他，问：

"你的老毛病还没治好？"

法迪勒愤怒了，但他还是屈辱地管住了自己，说：

"让那些被捕的人逃脱，将会是最大的恶作剧！"

"别忘了咱们的协议！"

法迪勒忿然问道：

"把这些叛教的人放跑了，又能算是什么好事呢？"

"在你看来，他们都是些走正路的，你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别想来耍我……"

法迪勒打定主意，恳求地说：

"你就让我做一件我想做的事情吧。然后，我再做你喜欢的事！"

突然，隐身帽从法迪勒头上被摘了下来，他立刻在射箭场拥挤的人流中显现了肉身。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法迪勒感到十分惊惧。但还未从惊惧中清醒过来，那顶帽子又回到了他的头上。那个主人说：

"请遵守我们的诺言。否则，我便这样对待你……"

14

然而，法迪勒并未因得救而高兴。他感到一种难以摆脱的痛苦。他考虑着怎样才能把那些同伴和弟兄们救出来。

他被铁掌掐住了咽喉，他是隐身帽的主人又是这顶帽子

的奴隶。他就象是一个被黑暗和死神囚禁的俘虏。

不，他并未因得救而高兴，却为此羞愧万分，甚至感到绝望。不管他做过多少蠢事，却无法从他的心里根除从前的心声。他想不惜任何代价，使原来那个法迪勒复活。

是的，原来那个法迪勒没有了，完了。但是，路仍然很宽，还可以有所作为。黑暗的深谷里闪出一线光芒。很久以来，他的灵魂第一次复苏了。他的意志又复活了，不断受到启迪，勇气倍增。心中涌起一股鄙视和挑战的浪涛，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从浪尖上凝望着自己的前景，那前景预示着神圣的死亡。

法迪勒要以此弥补自己的过失，哪怕变成一具僵尸。他不再犹豫了，便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朝地区执政官官邸走去。

疯子从他身边走过，不断念诵道：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主掌管一切，使人生死。主永生不死，无所不能。”

法迪勒沉醉着，想闯一闯。当隐身帽的主人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并不害怕，而是对那人说：

“去你的吧！……”

说着，从头上摘下隐身帽，朝那人脸上扔过去，说：

“干你喜欢的事情去吧！”

那人对法迪勒说：

“那些人会把你撕成碎片，横加凌辱的……”

法迪勒喊道：

“我知道自己的下场会比你好一些……”

“你会后悔的。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啦！”

法迪勒吼道：

"我比你强！"

法迪勒料想那人会猛揍自己一顿。可他却消失了，象是斗败了……

15

对法迪勒·萨那尼的审判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议论。他的招供旋风般刮遍全城，使这个城市炸开了锅。因为，本地的名人还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孩子，公众还把他认作是自己的人。于是，人们的思想都乱了，各种矛盾的心情，象凶猛的漩涡似地卷在了一起。刑场上不断涌来由各阶层男女组成的人流。同情的低语和幸灾乐祸的喊叫混在一块，就象四弦琴的吟唱和醉汉的狂叫夹杂在一起一样。

当那个年轻人从远处走来时，众人的目光一齐转了过去。法迪勒走在卫兵中间，步态稳健，脸色安详，模样恭顺。

在断头台前，法迪勒一下想起了许多往事，桩桩件件，历历在目。阿克莱嫚、巴勒希、贾姆沙·白勒迪、脚夫阿卜杜拉、疯子的脸时隐时现；爱情、冒险、祈求以及黑暗中的无数次幽会，都交织在一起了；那顶隐身帽及其主人意外地现在自己面前，散发着诱惑，使自己终于失足，纵欲无度；最后，他又想到了这悲剧性的胜利，招来了刽子手夏比卜·拉曼。

转眼之间，法迪勒以异常的力量和惊人的速度想起了这一切，便觉得毫不悲伤了。他冷漠、超脱地面对着自己的命运，在死神身后，他看到了令人眩目的光芒。不过，他还看见了冥冥世界的一个化身，这就是古董拍卖商苏哈鲁勒。见

到此人，使他骇然。他清醒过来，问：

“您怎么也来了，先生？”

那人变幻莫测地答道：

“咱俩来此，原因相同。”

法迪勒越发惊诧地叫了起来：

“原来你就是死神！”

可那人却不作答。于是，法迪勒又勇敢地说：

“我要求公道！”

那人平静地说：

“真主将凭他的意愿行事！”

鞋匠马洛夫的故事

1

马洛夫满腹忧愁，从来就没有快乐过。收入有限，而妻子菲尔杜丝·欧兰又贪得无厌，脾气暴戾，蛮不讲理。他就象生活在地狱里，整日干活并侍候老婆，没有一天不是心惊胆战、含羞忍辱地在她雨点般的谩骂和殴打中度过的。他希望自己能有勇气休掉这女人，甚至希望她死去。他想从这女人身边逃走。可是，怎么逃？又逃向何方呢？他心想，自己已成了俘虏，就象当初沽迪勒·萨那尼当了魔鬼的俘虏一样。看来，象他这种人，永远也摆脱不掉这困境了，只有等死。

一天晚上，马洛夫吞了过量的兴奋剂后，摇摇晃晃地来到了"王子咖啡馆"。他盯着伙伴们的脸，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听到他说话的声音：

"我告诉你们一个不该相瞒的秘密……"

理发匠阿吉尔正要嘲笑他，但想到他悲惨的境况，又改变了主意。而马洛夫却说道：

"我说的是实话。我偶然发现了所罗门的戒指！"

"蠢驴！"驼背谢姆鲁勒大叫道，"在大人先生面前放规矩些！"

水夫易卜拉兴问：

“看来你已经从中得到好处了！用这枚魔戒指得来的宫殿在哪儿？仆人呢？地位和权势又在什么地方？”

马洛夫说：

“若不是出于对真主的敬畏，我会做出人们想象不出的事情来的！”

“拿出个证据来看看，也好让我们相信你啊！”脚夫拉吉布对他说。

“这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好！你先升到天上去，然后再平平安安地降下来。”

于是，马洛夫念起咒语：

“所罗门的戒指啊，请把我升到空中去吧！”

这时，苏莱曼·奇尼冲他喊道：

“行了，你的牛皮已经吹够了！……”

突然，他说不下去了，连马洛夫自己也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惧。他觉得，有一股力量把自己从座位上整个儿地拔起，缓缓而又平稳地向上托着……

所有在场的人都惊恐万状，手足无措地站了起来。只见马洛夫升到咖啡馆门口，喊着：“救救我！”便飞了出去。然后继续向上升，直至消失在冬天的夜幕里。

在场的人都聚集到咖啡馆门前的路上，人们争相转告着这一实况。这消息如同夏日的阳光，很快传遍了各个地方。

忽然，马洛夫慢慢地下降了，黑暗中又看见了他的身影。他回到原来的座位上，感到难以描述的疲倦和恐惧。

平民百姓和大人先生们都围了过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象雨点一样落在他身上：

“你在哪儿发现的戒指？”

“什么时候发现的？”

“给我们说说那魔鬼的模样！”

“什么时候能实现你的心愿？”

阿吉尔说：

“可别忘了朋友啊！”

“也别忘了咱穷哥儿们！”水夫易卜拉兴喊道。

脚夫拉吉布说：

“要让它充分发挥威力！”

苏莱曼·奇尼说：

“别忘了，真主是万物之主！”

马洛夫什么也没有听明白，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自己究竟掌握着什么秘诀？手中出现了什么奇迹？要向人们承认事实吗？然而，出于本能的谨慎，他终于没有开口。他想单独呆一会儿，缓口气，好好地想一想。

马洛夫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来。许多人冲他喊道：

“别把我们蒙在鼓里，说点好听的让我们也高兴高兴吧！”

但他谁也不看一眼，离开了咖啡馆。

2

回家时，一路上挤满了男男女女的人群。人们争先恐后地向他涌去。于是，有些人摔倒了，有的互相踩了脚。马洛夫冲他们吼道：

“都给我走开，不然就把你们都送到地狱里去！”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人群便在惊恐中散开了。人声渐渐

远去，只剩下妻子菲尔杜丝·欧兰在家门口等着他。她手里举着一盏灯，说：

“所罗门将给予人们所需要的东西了！”

妻子脸上浮现出很久未曾有过的笑容。马洛夫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扇了她一个耳光。这记耳光在静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响亮。又朝她吼道：

“你被休了，滚到地狱里去吧！”

菲尔杜丝喊叫着：

“穷的时候，你让我吃够了苦。现在你走运了，又想甩掉我啊！”

“你要是再不给我马上滚开，魔戒指就要把你扔进鬼谷里去了！”

女人恐惧地叫了一声，不顾一切地跑了。马洛夫笑了。很久以来，他都没有如此舒心地笑过。然后，便走进了那仅有一间屋子和一个走廊的家。

3

马洛夫呀，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梦幻还是现实？你真的掌握什么秘密了吗？马洛夫看着周围的一切，看着几乎空空荡荡的屋子，小心翼翼地喃喃道：

“所罗门的戒指啊，让我升高一臂之距吧！”

说罢，他焦急、热切地等待着。但什么也没有发生。他的心一沉，胸中涌起一片苦涩的绝望。我不是曾飞到空中去过吗？区里的人不是都能证明此事吗？妻子不是第一次被自己击败了吗？而现在又是怎么回事呢？

马洛夫怀着一颗受挫的心，说：

“所罗门的戒指啊，给我变一盘鸽肉炒米饭来吧！”

但他看到的只是一只屎克螂在破烂的席子上慢慢地爬行。马洛夫盯着那屎克螂看了很久，然后便放声大哭起来。

4

马洛夫把这次失败深深隐藏在心底，让它成为业已埋藏的秘密，管住自己的舌头绝对不要说出来。他想：听任事情按真主的意愿去进行吧！

但是，他不是得到自己的店铺去为别人修各式各样的鞋子吗？人们还能理解他这种做法吗？他可已经是所罗门戒指的主人了啊！如果不这么做，不就得让自己悲惨地饿死吗？

马洛夫突然看到，卫队长哈利勒·法利斯正站在自己住的这条胡同口，似乎正在等他。卫队长以从未有过的微笑看着他。于是，凭自己的聪明，马洛夫知道，在人们眼里自己已经是所罗门戒指的主人了。

新的希望又使他的心悸动起来。他决心要巧妙地扮演自己的角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卫队长轻声对他说：

“马洛夫，托主的福，早安！”

马洛夫用连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持重口气说：

“哈利勒·法利斯，同托主的福，早安！”

说这话的口气，俨然自信已拥有人类不可奢望的力量了。

卫队长又说：

“执政官想接见你呢！”

马洛夫漫不经心地说：

“欢迎啊！在哪儿？”

"在您觉得合适的地方！"

这些屎克螂！胆小鬼！

想着，马洛夫又说：

"按礼节，该在他的家里吧！"

"您会受到关照和保护的。"卫队长肯定道。

马洛夫挖苦地笑道：

"我可不怕人世间的任何力量。"

或许是由于害怕，哈利勒·法利斯忍着怒气说：

"我们上午等着你！"

5

鉴于人们都十分关注，马洛夫认为应该小心些，免得他们再把自己围住。就这样，他又回到了那破旧不堪的家。只见理发匠阿吉尔正在这里，并告诉他说，不只是在本区，而是全城的人都在议论他马洛夫的事。他的奇迹已震动了王宫。

当阿吉尔听说马洛夫和执政官短暂的会面后，说：

"你甭在乎任何人，你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了。现在，人们已分成两派，一种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势而害怕你的威力；另一种人则因为想改变自己贫弱的处境而期待着你大显神通。"

马洛夫满腹忧愁，却强作微笑，说：

"记住，阿吉尔！我只是真主的一个驯服的奴仆而已。"

阿吉尔却祝愿他一切成功！

6

马洛夫发现，执政官阿巴斯·哈利吉、秘书萨米·舒克

利、卫队长哈利勒·法利斯、穆夫梯和一些显贵要人正在客厅里等着他。他们瞪大了眼睛，惊奇地看着他那身破烂的衣服。但执政官却热烈地欢迎他的到来，并请他挨着自己坐在床上。于是，马洛夫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其他人则都用探究、畏惧的目光盯着他。执政官说：

“我听说你弄到了所罗门的戒指，有这回事吗？”

马洛夫的话里不无警告的口吻，肯定地说：

“谁心里存有疑虑，我随时准备让他信服！”

执政官问道：

“但我想知道——这是我的职责——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我还不能公开这个秘密。”

“你知道，能赏光到寒舍来已足以说明你对我的信任了。而这正是我要赞美真主的。”

“事实上，”马洛夫机敏地说，“这事与信任不信任无关。你也好，别人也好，谁都不能动我一根毫毛！”

执政官掩饰住内心的激动，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又说：

“我和我的部下认为有责任与你交换一下意见。真主既能令人高升，也能使人贬谪。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对主顶礼膜拜。”

马洛夫壮起胆子，说：

“这番议论，对你自己和你那些部下说更合适些！”

“是的，”执政官的脸色变了，“我们历尽艰辛，掌握了政权。但自从掌权后，我们一直是奉公守法的。”

马洛夫依然壮着胆说：

“那得看效果如何了。”

“谁都不能从我们身上挑出一点毛病来。山鲁亚尔国王陛下就是我们的典范。”

“不可否认，他打开了新的一页，即使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

“只有真主才是尽善尽美的。”

执政官朝穆夫梯看了一眼。穆夫梯立即说道：

“马洛夫，我是一个只敬畏真主、此外什么都不怕的人。有句话希望你能接受。真主是在欢乐与痛苦中对他的崇拜者进行考验的，他永远是最强大的。赞美真主。强者虽强，弱者虽弱，却都是受主控制的。在你之前，已有一些人占有过所罗门的戒指，但却不利于人们。所以，你掌握了这枚戒指后，希望能善待信士，教训异教徒。”

马洛夫笑了笑，以能左右大局的自信口吻说：

“你们这些大人物听着。有幸的是，所罗门的戒指已落在一个昼夜称颂真主的信士手中。这戒指的威力，是你们的威风所无法比拟的。只是我要把它用在十分必要的时候罢了。我本可以命令戒指建造宫殿、组织军队、掌握权势，但又决定要走另一条路……”

在场的人这才舒了口气。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赞扬象雨点一样落在了马洛夫的身上。于是他心情激动地说：

“但我不能无视真主给我的这一恩赐。”

大家都关注地看着他。马洛夫又说：

“我现在需要一百万金币，以改善一下自己的境况。”

执政官高兴地说：

“我将算一算手头的钱。如果不够的话，就去请求国王陛下的帮助。”

7

马洛夫拿到了他要的那笔钱，显贵们又送给他难以数计的礼物。马洛夫买了一座宅第，经古董拍卖商苏哈鲁勒装置一番，俨然成了一座古色古香的住宅。他又娶了法迪勒的妹妹哈塞妮娅为妻。

理发匠阿吉尔、水夫易卜拉兴和脚夫拉吉布等老朋友都找上门来了。马洛夫对穷人慷慨解囊，并让执政官为他们广开生计，给予他们照顾和尊重。

穷人们脸上的愁苦不见了，代之以和蔼的笑容。他们变得热爱生活，就象热爱天堂一样。

8

一天，马洛夫被召去见国王山鲁亚尔。一路上，他心里不断祈求真主保佑他平安无事。国王在著名的冬宫珊瑚厅里接见了他。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才说：

"你好，马洛夫。我微服出巡时，亲耳听到了人们对你的称颂。这使我很想见到你……"

马洛夫努力使自己的心不要跳得太猛，说：

"蒙陛下接见，圣恩浩荡，比所罗门的戒指更令我珍惜。"

"好人的感情总是高尚的。"

马洛夫低下了头。他一直在想，如果国王要求他显示一下奇迹该怎么办？马洛夫呀，莫非你离开这座宫殿后，便将赴断头台？国王又问：

"马洛夫，你是怎么得到这戒指的？"

马洛夫的心一沉，回答道：

“陛下，我起过誓要保守秘密的。”

“你是对的，马洛夫。不过，能让我远远地看它一眼吗？我不会去碰它的。”

“这也不行，陛下。不能满足您的愿望，我感到太难过了！”

“这倒大可不必。”

“陛下，感激您的大恩大德。”

国王想了想，又说：

“你这人真怪！你若想占我的宝座，世间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啊！”

“陛下！”马洛夫不以为然地叫了起来，“愿真主保佑您。我可是个信徒啊！”

“你的确是个信徒。戒指到底落到一个信士手中了！”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国王关切地问：

“马洛夫，你获得幸福了吗？”

“幸福是无止境的，陛下。”

“过去的经历会使你时而感到不幸吗？”

“过去的一连串不幸都是从其他人那里得来的，我自己从未做过什么令人悔恨的事情！”

“你领略过爱的滋味吗？”

“赞美真主！我有个妻子，她给了我一切幸福。”

“所有这些都是托戒指的福？”

“都是托真主的福，陛下！”

国王沉默了许久，然后问：

“你能把幸福奉献给他人吗？”

“戒指的威力是无穷的，但它不能叩击人们的心扉。”

山鲁亚尔眼中的光芒消失了，希望破灭了。但他依然微笑着说：

“让我看看你怎样升到空中，并让你的头巾碰到大厅拱顶上的浮雕！”

这要求象地震时塌下的山顶一般，向马洛夫压了过来。希望化成了泡影。他确信自己完了，急切地说：

“在陛下面前我不敢失礼……”

“你不过是奉旨行事而已。”

“陛下，我是您的奴仆鞋匠马洛夫……”

“马洛夫，你听命于我吗？”

“对此，真主可以作证。”马洛夫嘶哑着嗓子说。

“那么，我命令你这么做，马洛夫！”

马洛夫只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盘腿坐在大厅中央。他暗暗祈求着真主的庇佑：

“真主啊，凭您的意愿，不要让一切都化为乌有！”

他又绝望地心里喃喃道：

“我的身体啊，升起来吧，让头巾碰到屋顶……”

说罢，马洛夫闭上了双眼，任凭恶运降临。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于是马洛夫痛苦地喊道：

“陛下，宽恕我吧！”

刚说完这句话，只觉得心中产生了一股神灵赋予的活力，身子变轻，恐惧消失。一股莫名的力量把他缓缓地托到了空中，而他仍然盘腿悬空坐着。

国王茫然失措地看着他，一切威严消失殆尽。只见马洛

夫的头巾碰到了珊瑚拱顶，然后身体又慢慢地下降，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

国王喊道：

"王位又有什么用？还有什么可自豪的啊？！"

对此，马洛夫茫然不知所答。因为，他本人比国王更觉迷惑不解。

9

马洛夫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家里，也曾试过要运用自己那神秘的力量，却没能成功啊！赞美真主！是真主使他得救了。只要关键时刻能使自己得救，那这力量什么时候想消失，就随它去消失吧！于是，马洛夫不再嘀咕，一切都托靠真主了。

马洛夫正坐在花园里晒太阳，一个陌生人请求会见。马洛夫寻思这人必定有事相求，便让人带他进来。那人大摇大摆地走进屋来。只见他身披华丽的波斯斗篷，头上缠着长长的布巾，蓄着一部修得很好的胡须。毫无疑问，这是个颇有地位的人。

马洛夫热情地邀他坐下，询问道：

"尊贵的客人，您是谁呀？"

那人用斩钉截铁般洪亮、铿锵的声音答道：

"我是这座宫殿的主人！"

马洛夫愣了愣，恼怒地说：

"你在说什么梦话呢！"

"我是这座宫殿的主人！"那人提高嗓门，又重复了一遍。

“我才是唯一的主人呢！”马洛夫冲他喊道。

那人用侮辱的目光挑衅地看着马洛夫，说：

“你不过是个奸诈的骗子罢了！”

马洛夫气得大叫：

“真是个无耻的疯子！”

“所有的人都上当了，连愚蠢的国王也被你骗了。但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这个人！”

马洛夫警告说：

“我能够让你变成一阵风就能吹散的干草！”

那人嘲笑道：

“你只会修修鞋而已。谅你也做不出什么有损于我的事！”

马洛夫的心沉下去了，信心尽失。虽然竭力镇定，声音还是变了。他问：

“你大概还没有听说在王宫里发生的奇迹吧？”

“我没有听说。因为，我就是这奇迹的创造者。别想骗我了。在你无能为力的时候，是我在国王陛下面前拯救了你！”

马洛夫暗中祈求所罗门的戒指来除掉此人，可什么也没有发生。于是，他在深深的绝望之中屈服了，胆战心惊地问：

“你到底是谁？”

“我是你的主人。是我给你带来了好运。”

马洛夫叹了口气，沉默不语。那人又说：

“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保留这好运。”

马洛夫用细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问：

“你想让我干什么？”

那人平静地说：

“去把阿卜杜拉·巴勒希长老和那个疯子杀掉！”

马洛夫一阵惊慌，屈辱地说：

“我连个蚂蚁都不敢杀啊！”

“我会给你安排的。”

“你这么大的本事，干吗要让我去干呢？”

“这你就甭管了。”

马洛夫立即想起了法迪勒·萨那尼的遭遇，又想起了萨那尼和贾姆沙这两个人的悲剧。便哀求道：

“凭真主起誓，别让我干这种事！”

那人嘲笑道：

“对我来说，要让当官的明白你的诈骗行为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为，他们一点也信不过你，而是希望你死掉，好从你的软刀子下解脱出来。你很快就会被请到他们面前去显示一个奇迹，一旦失败的话——你必定要失败的——他们就会象猛虎一样把你干掉……”

马洛夫的眼睛里露出了悲伤痛苦的神情，可那人一点也不怜悯，又说：

“我等着你拿主意呢！”

“你先给我滚开！”马洛夫恼怒地叫道，“你呆在这儿，我没法好好考虑！”

“我这就走开一会儿。”那人起身说道，“如果你不把我请回来，卫队长就会来的。”

说罢，扬长而去。

10

马洛夫掉进了一个火狱里。能去杀死阿卜杜拉·巴勒希长老和疯子吗？是的，他热衷于自己的这一幸运。但他也是个心地善良、软弱、虔诚的信徒啊！虽说有千方百计，可总是在万丈深渊的边缘上挣扎着。痛苦的黑暗中，他突然有了个好主意，为什么不带着哈塞妮娅和钱财逃跑呢？

马洛夫朝屋里奔去，命令妻子穿上斗篷，又把钱装进一个包袱里。妻子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告诉说，当他俩到达一个安全的地方后，她就会知道的。

他们骑上骡子出发了，准备到河边码头去。可是，刚要走过大路，就见卫队长带着大队人马向他们赶来了。

11

这桩丑闻传遍了城里的街头巷尾，人们到处都在传说着鞋匠马洛夫的供词。有些人的心平静下来，有些人的心则沉了下去。人们知道，马洛夫将步法迪勒和阿拉丁的后尘，不久就要上断头台了。

穷苦人都不约而同地走出他们的草棚，带着隐匿的不安涌向广场。在这空前的聚会中，他们发现自己已团结成一个威力无比的整体，出于对未来的担心，高声抗议起来。

马洛夫要完了！他们的生计也要随之了结。他们又将愁眉不展了！

开始时，他们还只是用嘶哑的声音悄悄地互相倾诉、叹息。后来，声音渐渐变高，越发愤怒了。最后，形成了排山倒海之势。

这是由愤怒所产生的力量，所以，人们感到自己已联成了一道坚固的大堤，又如汹涌的洪流……

“马洛夫是无辜的！”

“马洛夫是仁慈的！”

“马洛夫不能死！”

“谁敢碰他，就叫他完蛋！”

一个声音喊道：去官府！于是，人群犹如山洪爆发般涌流而去，愤怒的吼声响彻云霄。

在通向官府的路口，全副武装的卫兵挡住了去路。很快，弓箭和石子交战在一起。天上乌云密布，山雨欲来。黄昏前，鼓声大作，只听传讯官喊道：

“住手！国王陛下驾到！”

双方被隔离开来，骤然一片沉寂。御林军强大的骑兵来了，山鲁亚尔走进官府，四周警卫森严。

审问持续了一整夜。黎明前，传讯官走了出来。这时，毛毛细雨无声无息地飘着，洒在一张张焦灼不安的脸上。人们作了种种预测，但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只听传讯官喊道：

“国王有旨：阿巴斯·哈利吉调任他区执政官，此区职务由鞋匠马洛夫继任。”

呼声震天，人们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

航海家辛巴德的故事

1

执政官马洛夫恭恭敬敬地向国王提了个建议，求他把萨米·舒克利秘书和哈利勒·法利斯卫队长也调到另一个区去，并委任努尔丁担任秘书，由已经改名为“明智阿卜杜拉”的那个疯子出任卫队长。说来也怪，国王竟满足了他的要求。不过，还是问了一句：

“让疯子当卫队长，你真的感到放心？”

“非常放心，陛下。”马洛夫自信地说。

国王便祝愿他成功，并问道：

“你有什么高招啊？”

“陛下，”马洛夫谦逊地答道，“我一辈子都在修鞋，所以，要作修改的念头，在我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了。”

马洛夫刚一离开，宰相丁丹便不安地对国王说：

“陛下，您不认为这个区的统治权已落到了一些没有经验的人手里吗？”

“让我们做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吧！”国王平静地说。

2

“王子咖啡馆”里，人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本地区突然

发生的这些事情。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个陌生人。只见他长着瘦削颀长的身材，蓄着潇洒的黑髯，披着巴格达斗篷，缠着大马士革头巾，穿着摩洛哥靴子，手里拿着一串用昂贵的珍珠做成的波斯念珠。

人们一个个张口结舌，都把目光转向此人。尽管他是个陌生人，但却用满是微笑的目光环视他们，仿佛熟识似的。突然，脚夫拉吉布跳了起来，喊道：

“赞美真主，这不是辛巴德吗？”

来人开心地大笑起来，张开双臂扑向老友，两人热烈地拥抱在一起。众人立即热情地跟他握手。随后，辛巴德便拉着他的老友来到古董拍卖商苏哈鲁勒身边一个空位置上坐下。拉吉布不好意思地说：

“这可是大人先生坐的地方啊！”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代理人了。”辛巴德说道。

驼背谢姆鲁勒问：

“辛巴德，你出去有多少年了？”

“说实在的，”辛巴德为难地说，“我都把时间给忘了。”

理发匠阿吉尔于是说：

“总有十来年了……”

“就象过了十个世纪似的！”

医生阿卜杜·高迪尔·穆黑尼问道：

“你周游列国，都看到些什么了？”

辛巴德深深谢过众人的关心，然后说：

“我有许多叫人高兴的事要告诉你们，而且对大家都会有好处。只是，凡事各有其时。你们先忍耐一下，等我安顿

下来再说。”

阿吉尔说：

“我们先告诉你这儿发生的事情吧！”

“真主赐予你们什么了？”

药剂师哈桑答道：

“好多人死了，死得倒也干净；好多人生了，活得却不痛快。有的人一落千丈；有的人平步青云。有过去的饥民大发横财；也有往日的富人沦为乞丐。咱们这座城里，来了许多人，有天使般的，也有恶魔似的。而最新消息则是：鞋匠马洛夫在咱们区里执政了。”

辛巴德欢呼道：

“我还以为，只有在航海中才有奇遇呢！现在我才真该感到惊奇啊！”

水夫易卜拉兴说：

“辛巴德，你一定变成富翁了。”

辛巴德感激道：

“对想要糊口的人，真主是毫不吝啬的。”

“给我们讲一件你最妙的奇遇吧！”布商吉利勒说。

辛巴德晃了晃波斯念珠，说：

“凡事各有其时。我得买一座宅第，开一个店铺来展销那些山中、海底以及无名岛上的稀世珍宝。最近我将邀请你们来参加晚宴，届时摆上山珍海味、玉液琼浆。然后再给你们讲述那些奇妙的旅行……”

3

很快，辛巴德便选中了骑士广场上的一座宅第，并委托

苏哈鲁勒为他添置家具，进行装修。又在市场开了一个店铺，一开张便交给脚夫拉吉布去经营。这期间，辛巴德拜访了执政官。两人一见面，便象老朋友似的紧紧拥抱在一起。马洛夫对他讲了自己的一切经历，辛巴德也讲了他七次航行中的见闻，然后恭维道：

“您是很称职的。”

马洛夫虔诚地说：

“蒙主浩恩，我是穷人的公仆。”

辛巴德又去拜访了儿时的老师阿卜杜拉·巴勒希长老，吻着长老的手说：

“我只是在您身边接受了启蒙教育，但却获益匪浅。在灾难的黑暗中，您的教诲给我带来了光明。”

长老客气地说：

“良种只有在肥沃的土壤里才能发芽。”

“长老，”辛巴德热情地说，“或许您很想听听我的冒险经历？”

“学问并不在于多讲，而是要多学多用……”长老微笑着说。

“您会从中发现使您感兴趣的东西的。”

长老淡淡地说：

“用心专一，不为其见闻所动，这种人才是幸福的。谁笃信真主，便会对一切世事无动于衷的。”

辛巴德终于安顿下来了。他邀请伙伴们来参加宴会，并在宴会上给他们讲述了自己七次旅行的经历。这些故事由赴宴者传至全区 尔后又传遍了整个城市。人人为之心动，浮想联翩。

4

一天，执政官马洛夫派人去请辛巴德，对他说：

“多好啊，辛巴德，国王陛下想召见你呢！”

听到这个消息，辛巴德非常高兴，便在卫队长“明智阿卜杜拉”的陪同下立刻进宫去了。但他得一直等到天黑方能见到国王。

天黑后，人们把他带到御花园里，让他坐在无边的黑暗之中。天空中嵌满璀璨的星星，微风中散发着沁人的花香。国王的语声传来，平静、亲切，辛巴德放下心来，恐惧感荡然无存，只觉得对圣上无限热爱。国王问他起初是干什么的，受过什么教育，又是什么促使他下决心去旅行的。辛巴德坦诚有礼地一一作了简要的回答。山鲁亚尔说：

“有人对我说起你的旅行，使我非常想听听你到底从中学到了什么。如果学到了什么有益的东西，就说说吧！但不要作不必要的重复。”

辛巴德沉思良久，然后说：

“陛下，求主指正吧……”

“我正听着呢，辛巴德！”

辛巴德深深地吸了口芬芳的空气，然后说：

“陛下，我所学到的第一件事，便是：人们可能会被幻想所欺骗，以为幻想即是现实。而只有脚踏实地，我们才能有生路。我们的船第一次出海时沉没了，我抓住船上的一块木板，在大海里漂游，最后爬上了一座黑色的岛屿。我和我的同伴感激着真主，并在岛上四下寻找果实，可是一无所获。于是，我们只得聚在岸边，把希望寄托在过往的船只上。突

然，有人喊道：

“‘地动起来了！’

“我们一看，这才发现岛在晃动，大家害怕极了。忽然，又有个人喊起来：

“‘地在下沉！’

“的确，地在往水里沉。我跳入水中，这才看清楚了，原来我们认为的陆地，不过是条大鲸鱼的脊背罢了。我们在它背上的活动惊动了它，于是威严地回到它的世界里去了。

“我游着游着，一切只得听天由命。后来，我的手触到了石头，便攀着石头爬到一个真正的岛上。那里有水，还有许多水果，靠着这些我活了一段时间。后来，有艘船路过，我这才离开那座岛。”

国王问道：

“如何区别幻想和现实呢？”

辛巴德犹豫了一会儿，说：

“我们应该利用真主赐予的感觉和智慧。”

国王点了点头，说：

“说下去，辛巴德。”

于是，辛巴德接着说道：

“陛下，我还学到了一个道理：该清醒的时候不能睡觉，不能对生活绝望。我们的船触到了凸起的礁石，撞成碎片。船上的人逃到了一座岛上，这是个没有水、没有树的荒岛，但我们带来了食物和盛水的皮袋。我看到，在不远的地方有块大石头，便想在它的荫蔽下睡上一会儿。我睡着了。醒来后，发现同伴们都不见踪影了。我喊着，没人回答。我奔到岸边，只见有条船正从地平线上消失。海浪在咆哮，唱

出了一支失望和死亡的悲歌。我明白了，那条船已把我的同伴们接走，在脱险的狂喜中，他们忘掉了睡在石头后面的伙伴。

“周围没有一点生灵的动静，荒地上只有一块石头。那是什么样的石头啊？！我用满是恐惧的眼睛仔细地看着，终于弄清楚了，那不是石头，而是一只蛋。是我疲倦的两眼开始没看清楚。那只蛋跟一幢大房子差不多。是什么鸟的蛋呢？这个尚难以预料的对手使我感到无比的恐惧，使我渐渐坠入了死亡的深渊。

“突然，阳光消失了，天变得象黄昏似的。我抬起头，看见一只兀鹰一样、却要比兀鹰大几百倍的东西，慢慢地降落下来，伏在那只蛋上。我明白了，它是想带着蛋飞走。我脑子里闪出一个奇特的念头，于是，我把自己捆在它那象桅杆一样的脚上。

“就这样，那鸟带着我飞到了空中，一切在我的眼里都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微不足道，不必去寄予希望或为之痛苦了。后来，那鸟落到了一座山顶上，我解下绑带，爬到一棵树后，此树之高我见所未见。那鸟歇了一会儿，又继续朝着不知名的地方飞去。

“我疲倦地睡着了。醒来时，已是红日高照。我啃了一口地上的干草充饥，又在一眼清澈的泉边解了渴。这时，我觉察到，地上反射出的光亮令人眼花缭乱。于是我细细观察，这才发现，地上尽是钻石。一切不幸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欲望在心中萌动，我竭尽全力，挖了许多，用裤子装着。然后，我爬到岸边，被一艘路过的船搭救了。”

山鲁亚尔平静地说：

“那鸟是大鹏，我们仅仅听说过，却从未见过。你还得知道，辛巴德，你是第一个用它来为自己效劳的人呢！”

“这是至高无上的真主的意旨！”辛巴德惭愧地说，然后接着道：

“陛下，我还学到了一个道理：进食适量是营养，贪吃无度为死亡。这道理对其他欲望也是适用的。

“船又象前两次那样撞成碎片，我们发觉自己进入了一个由巨人国王统治的岛屿。那国王非常好客，慷慨大方，出人意料地热情接待了我们。我们在他那儿休息、过夜，此外什么也不用干。他给我们送来各式各样的饭菜，都是从没见过的。于是，我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然而，我小时候曾受过阿卜杜拉·巴勒希长老的教育，故没有过分贪吃，而是经常祈祷。同伴们酒足饭饱后，却一个个倒头便睡。他们的体重可怕地增加了，身上长满了肉和脂肪，个个象柏油桶似的。一天，国王来了，挨个盯着我们细细观看。然后，把我的同伴们叫到他的宫里去，却不屑地回头对我说：

“你就象块不毛之地，毫无收益！”

为此，我感到很难过。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便想在夜里去窥视一下同伴们都在干些什么。就这样，我看到国王手下的人宰杀了船长并把他献给了国王，国王便野蛮而又津津有味地把船长吃掉了，这下，我立刻明白了他如此款待我们的原因。我逃到岸边，一条船救了我的命。”

山鲁亚尔低声说道：

“辛巴德，是虔诚使你幸存了。”

然后，他又象自语似地说：

“不过，当国王的也得虔诚才是啊！”

听了国王的评论，辛巴德呆了片刻。然后又接着说：

“陛下，我还学到了一个道理，墨守成规既愚蠢又无生路。在去中国的途中，船沉了，我和几个旅行者漂到了一个气候宜人、物产丰饶的岛上。这座岛由一个非常好的国王统治着，于是笼罩了一片和平的气氛。那位国王对我们说：

“‘我将把你们当作自己的臣民。他们有什么，你们也将有什么；他们尽什么义务，你们也将尽什么义务。’

“听了这话，我们感到非常高兴，都为他向真主祈祷。

“国王越发盛情款待我们，又从自己的侍女中选出美丽的姑娘赐予我们为妻。对我来说，生活是美满、愉快的。有个人的妻子死了，国王准备将她埋葬时，对我那个丧妻的伙伴说：

“‘很遗憾，你得离开我们了。按照我们的习俗，妻子死了丈夫必须殉葬，同样，丈夫死了妻子也得如此。’

“我那伙伴惊恐万状，对国王说：

“‘我们的宗教并不要求这样做啊！’

“国王却对他说：

“‘你们的宗教与我们无关，我们的传统是神圣的。’

“那人被活埋了，和他妻子的尸体葬在一起。我们的幸福生活也随之断送，前途变得十分暗淡。

“我开始战战兢兢地注意起妻子来。她偶染小恙，我就吓得浑身哆嗦。临产前，妻子身体恶化，我只得逃到密林里去了。终于有一天，有条船从近岸的海面上路过，我便跳入水中，朝船游过去。我大叫救命，就在要沉下去的时候，被救了起来。”

国王山鲁亚尔自语似的嘀咕道：

“传统是过去的东西，有些过去的东西是应该淘汰的。”

辛巴德以为国王还有话要说，便沉默着。然而，山鲁亚尔却说：

“继续讲，辛巴德？”

辛巴德又说：

“陛下，我还懂得了：自由是心灵之本，若失去自由，天堂也无济于事。我们的船遇到了风暴，被摧毁了，唯独我一人活了下来。海浪把我抛到一个广阔的岛上，那儿气候温和，果实丰富，溪流纵横。我吃饱喝足，又洗了个澡，然后在岛上四处探察。不期然遇到一个老头，他躺在树下，精疲力尽，乞求我说：

“‘你都看到了，我已经没有一点力气。能把我背到我的棚子里去吗？’

“老人抬了抬下巴，给我指出了方向。我毫不犹豫地抱起他，放在肩上，扛着他朝所指的方向走去。可是，我连草棚的影子也没有看见。便问道：

“‘老伯，您的住所在哪儿？’

“老人声音一变，再不象我刚才听到的那样了，响亮地说：

“‘这座岛便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岛。我只不过需要让人背着罢了！’

“我想把他从肩上放下来，但怎么也掰不开他那两条夹住我脖子和肋骨的腿，似乎他是钢铸铁造的。这回轮到我求他了：

“‘放开我吧，需要时我会为您效劳的！’

“但他根本不理我的恳求，讥讽地大笑起来。就这样，我不得不对他唯命是从。不管是睡是醒都很不自在，吃喝也不香了。后来，我想了个主意，开始往一个洞里拧葡萄汁，葡萄汁发酵后就给他喝，把他灌醉。他钢铁般坚硬的肌肉松软了，我这才把他从肩上甩下来，又搬起块石头，将他的脑袋砸烂，让世界免受他的残害。我不知在岛上住了多久，度过非常幸福的时光。后来，一条船救了我……”

山鲁亚尔叹了口气，说：

“在这个世界上，奴役我们的东西何其多啊！辛巴德，你还学到了什么？”

辛巴德说：

“陛下，我还学到一个道理：人可能创造某个奇迹，但只是洋洋得意地去运用这种奇迹还不够，还必须在运用奇迹时用真主的灵光照亮自己的心田。

“我们的船又象前几次那样沉没了，我逃到一个岛上。那是座名副其实的仙岛，岛上到处都是绝色美女。我爱上了其中的一个，跟她结了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当人们对我消除戒备后，我就在自己的腋下装上翅膀，暗忖：只要我想飞，什么时候都可以飞的。对此，我非常高兴，跳起来就想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尝试。但妻子悄悄地对我说：

“‘记住，在空中千万别念真主的名字，否则你会被烧成灰的！’

“我立刻明白了，她们的血管里流着魔鬼的血。我不愿与她们为伍，决心逃跑。我在空中飞了很久，一心想返回故乡。过了很长时间，在我几乎要绝望之际，却终于到达了。赞美真主，全世界的主！”

国王山鲁亚尔沉吟了许久才说：

“你见到了常人从未看过的许多世间奇迹，通过亲身的经历，明白了很多道理。愿真主赐你财富和智慧。”

5

山鲁亚尔站起身来，胸中心潮澎湃。在花园的长廊走着，天上繁星密布，地上黑暗重叠，他显得那么渺小。往事的种种声音又在他耳边响起。有胜利的欢呼，忿怒的咆哮，少女的泣诉，臣民的祈祷，伪君子的赞歌，还有讲台上的颂扬。这一切，淹没了花园里的所有声响。他看清了这虚假的荣耀，撕下破纸糊成的面具，露出来的尽是残暴、凶狠、杀人、抢劫的毒蛇。他诅咒自己的父母；诅咒杀人的打斗；诅咒诗和诗人；诅咒虚伪的骑士、国库的盗贼、良家的暗娼。他诅咒那些抢来的金银财宝；诅咒自己把钱财挥霍在那些道貌岸然、寻花问柳、醉生梦死的人身上。

午夜，山鲁亚尔回到宫里，派人去叫来了山鲁佐德，让她坐在自己身边，说：

“辛巴德的故事和你的故事是多么相似啊！”

“陛下，它们都出自一处。”山鲁佐德说道。

国王沉默着，象是在倾听树枝的沙沙声和小鸟的啁啾。山鲁佐德问：

“陛下，您还想出去夜巡吗？”

“不了！”国王淡淡地答道。然后，又小声说，“我几乎对一切都感到厌烦了。”

山鲁佐德小心翼翼地说：

“陛下，明智的人是不会让自已心烦的。”

国王懊恼地问：

“我么？要做到明智简直太难了。这可不象王位那样可以继承。”

“现在整个王国都在您的英明统治之下。”

“那过去呢，山鲁佐德？”

“诚挚的忏悔可以抹去往事……”

“杀了那么多无辜的少女和杰出的人士，忏悔还有用吗？”

山鲁佐德的声音颤抖了：

“只要诚挚地忏悔……”

但国王打断了她的话：

“别蒙我了，山鲁佐德！”

“可是陛下，我说的全是实话。”

国王粗暴地说：

“事实是，你人在我身边，心却在憎恶我。”

山鲁佐德害怕极了，尤如在黑暗里被人剥得精光似的。她大声抗议道：

“陛下！……”

“我不聪明，但也不蠢。对你的轻视和讨厌我早就有所察觉了。”

“天知道。”山鲁佐德语不成声。

“别再骗我了，”国王打断她的话，“也不用怕。你是跟一个沾满鲜血的人生活在一起啊……”

“我们每个人都受过您的恩德……”

国王仿佛没有听到她的话，接着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留在身边吗？这是因为，从你

的憎恶中我能不断得到应有的惩罚。使我悲伤的是，我应该得到更严厉的惩罚才对。”

山鲁佐德忍不住大哭起来。国王温和地说：

“哭吧，山鲁佐德。哭比装假要好。”

山鲁佐德喊道：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辜负您的恩情了。”

国王提出异议：

“这宫殿是属于你和那个即将继位的王子的。至于我嘛，应该带着血淋淋的往事离开这里了。”

“陛下！”

“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接受诱惑和负起责任的斗争中。我回忆而后遗忘，谦恭而后放荡，放纵而后懊悔，前进而后退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受到痛苦的煎熬，现在是我接受解脱和理智的时候了。”

山鲁佐德坦白道：

“正当我倾心于您的时候，您却要抛弃我了。”

“我不再去揣摩人们的心了！”国王断然道。

“始料未及的命运捉弄了我们。”

“我们应该顺从命中注定的事。”

“我本应是在您的庇护下生活的。”山鲁佐德痛苦地说。

国王无动于衷，平静地说：

“作为一个国王，只要抛下王位而去就很高兴了，而作为一个人，还要去寻求解脱。”

“您会把整个城市都弄糟的。”

“不，我会给城市带来清新的空气。而我自己则将四处漫游，去寻求解脱。”

黑暗中，山鲁佐德把手放在国王的手上，但他抽回了手，说：

“担起你的重任吧！你对王子的父亲已经进行了教育，对他也该准备一个更好的结局才是。”

6

辛巴德本以为，以目前的活计和余暇的神侃，这辈子可以过得十分惬意了。谁曾想，他做了个梦，醒来后梦中的情景历历在目。是对什么还在恋恋不舍呢？难道他命中注定要在与海浪的搏斗中度过一生？是谁在远方召唤着他？对这个世界，他莫非还有什么希求？

晚上，辛巴德关了店铺，向阿卜杜拉·巴勒希长老家走去，心想，长老会给他拿主意的。走到长老的上房时，他瞥见了长老的女儿祖碧黛，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于是，他一改初衷，冒出了一个以前从未想过的念头。他看见长老正和医生阿卜杜·高迪尔·穆黑尼在一起，便手足无措地坐了下来，犹豫了一会儿，说：

“长老，我是来向您女儿求婚的。”

“不，不，是别有他因吧？”长老含笑看着他说。

辛巴德非常惊讶，闭口不语。长老又说：

“自从我女婿阿拉丁被杀后，我女儿已经把自己奉献给宗教了。”

“结婚并不妨碍教义呀！”辛巴德嘟囔道。

“这事得她说了算！”

辛巴德遗憾地叹了口气。长老问：

“到底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儿来的？”

辛巴德沉默了许久，似乎在犹豫究竟说不说。终于，他说道：

“是出于一种不安的心情，长老。”

“是生意不景气吗？”医生问道。

“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辛巴德回答说。

长老道：

“辛巴德，你就直说了吧！”

“大海好象在召唤我！”

“那就去旅行吧，前面七次不是都有许多收益嘛！”医生简单地说。

辛巴德道：

“我梦见大鹏展翅飞翔。”

长老接口道：

“说不定是天空在召唤呢！”

“我是属于海洋和岛屿的……”辛巴德无可奈何地说。

“须知，”长老说，“要成为一个善者，得越过六道障碍。第一是舍弃享受投入艰苦，第二是舍弃荣耀甘受屈辱，第三是舍弃舒适寻求劳累，第四是舍弃睡眠忍受困乏，第五是舍弃富裕甘愿贫穷，第六是舍弃希望准备死亡。”

辛巴德恭恭敬敬地说：

“我不属于这些精英，但行善之举是人人可以为之的。”

“说得对……”医生赞同道。

长老对辛巴德说：

“你要是想舒适，那就尽情地吃穿，满足于真主对你的安排吧！”

辛巴德说：

“长老，只要能崇敬真主，我就心满意足了……”

长老道：

“真主对信徒的内心世界是明察秋毫的。有的人不适合掌握知识，那只要虔诚就行了。”

“他已耳闻目睹了许多知识，真叫人羡慕……”医生对长老说。

长老道：

“幸福属于用心专一的人，所见所闻并不能动摇他的心……”

“有一千零一个奇迹在召唤我呢！”辛巴德说。

长老诵道：

“流落他乡，
令我痛哭。
远离故里，
未获一物。
出何奇想，
辞别亲族。”

医生疑视长老良久，这才说：

“长老，他是一定要走的了，还是说些吉利话为他送行吧！”

长老慈祥地笑了，对辛巴德说：

“你若是安顿好了，也算对自己有个交待了；你若把别人也安顿好了，对他们也有交待了。”

辛巴德躬身抓住长老的手，亲吻起来。然后又感激地看了医生一眼，便想离去。医生拍着他的肩说：

“祝你一路平安，带着钻石和智慧回来吧！但别再做错

什么事了……”

辛巴德的眼里露出疑惑不解的神色。

医生又说：

“在你之前，还从未有人攀着大鹏飞行过，可你是怎么做的呢？一见到钻石闪烁就把大鹏撇开了。”

“于是我得救了，这是我几乎不敢相信的。”

医生热切地说：

“大鹏飞山越岭，来无踪去无影。因此，你不能只满足于一点。这全是真主的旨意啊！”

辛巴德感到飘飘然，象是喝醉了……

恸哭者的故事

1

正当臣民们几乎淡忘了国王过去的罪行时，山鲁亚尔却在激烈的内心斗争后，放弃了王位、权势、王后和王子，使自己与世隔绝了。让内心平静下来，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他刚迈出果敢的一步，便害怕了，一心盼望着能得到解脱。

夜里，山鲁亚尔离开了宫殿。他披着件薄薄的斗篷，握着一根拐杖，漫无目的地走着，听凭命运的摆布。

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象辛巴德那样去周游世界，一是去巴勒希长老家，然后再作道理。而两条腿却把他带到了旷野绿岛附近。

忽然，耳边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夜空清冷，新月高悬。他侧耳倾听着，终于弄清楚了。原来，他听到的是一群人的恸哭声。怎么会有一群人在这旷野里恸哭？

他小心翼翼地向哭声发出的地方走去，并躲在一棵枣椰树后面。只见眼前有块圆圆的巨石，一群男人面对它盘腿坐成一排，不停地哭着。山鲁亚尔的心为之一动，反复地琢磨着。

突然，恸哭者之中，一个人站起身来，走到石头那儿，用拳头雨点般打过去，然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和其他人一

起继续恸哭。

山鲁亚尔目不转睛地看着，认出这些人都是他以前的臣民：苏莱曼·奇尼、法德勒·本·哈冈、萨米·舒克利、哈利勒·法利斯和药剂师哈桑、布商吉利勒。山鲁亚尔想走过去弄清他们的秘密，但他一向小心谨慎，所以没有离开原地。

天快亮了，一个恸哭者站起身说：

“现在，我们又该回家去受苦了。”

他们止住了恸哭，站起身来，约定明天再见面。然后，便象影子似地向城里隐遁去……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山鲁亚尔走近那块石头，绕着它转了一圈。那不过是块拱形的石头，不会引起过路人注意的。他又靠近了一点，摸了摸石头的表面，觉得很粗糙。他用拳头敲了几下，正要转身走开，只听得那石头发出了响亮的转动声。

山鲁亚尔发现，石头的底部出现了一个拱形的入口，他吓得哆嗦起来。但又看到了一道柔和的亮光，闻到了沁人心脾的芬芳，恐惧感不知不觉便消失了。

山鲁亚尔暗忖，这扇门就是刚才那些人迫切想打开的。为此，他们流尽了眼泪。他凑近洞口，把头伸进去看了看，一下便给迷住了。

刚一进去，门便在背后关上了。但洞里的美丽景色，已使他如痴如迷。这儿没有灯，却十分明亮；没有窗户，却空气清新；没有花园，却芳香四溢。洁白的地面，是用不知名

的金属铺成的；墙壁全是祖母绿玉石；屋顶上点缀着五光十色、和谐悦目的宝石。屋子的尽头，有一扇熠熠闪光的大门，仿佛是由钻石镶嵌而成。

山鲁亚尔忘记了一切，毫不迟疑地走了过去。本以为只需一两分钟就能走到那扇门前的，但走了很久很久，路却一点也没有缩短。奇妙的景象不断地在他身边涌现。他担心，这条路是没有尽头的。

不过，山鲁亚尔没有想过要返回，或停下脚步。他觉得，就这样毫无结果永无止境地走下去，也是很惬意的。当他几乎要忘记自己究竟想走向何方的时候，发现已临近了一个清澈的水池。水池后面，有一面锃亮的镜子。只听得一个声音说道：

"怎么想，就怎么做吧！"

一个奇特的愿望很快涌上了他的心头。于是，他脱掉衣服，跃入水中。水波荡漾，轻轻地、令人心荡神迷地抚弄着他的身躯，并且渗入了他的体内。

山鲁亚尔从水里出来后，站到了镜子跟前。于是，他发现自己已完全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身体匀称强壮、面孔英俊白皙、焕发着青春气息的小伙子。头发一丝不乱。唇上的胡须几乎已变成了柔软的绒毛。他嘀咕了一句：

"赞美万能的真主！"

他转身寻找衣服，发现已变成了大马士革丝绸的裤子、巴格达斗篷、波斯头巾和埃及靴子。他穿上衣服，变成了一个惹人注目的英俊少年。

山鲁亚尔继续向前走，只见自己已到了那扇门前。门口站着一个天仙般的姑娘，那绝色容貌，他平生从未见过。姑

娘微笑着问他：

"你是什么人？"

他犹豫地答道：

"山鲁亚尔。"

"干什么的？"

"一个想逃离过去的人。"

"什么时候离开家乡的？"

"一个多小时以前吧。"

姑娘忍俊不住，笑道：

"你的数学真够差的！"

两人相互打量了一会儿。那姑娘又说：

"我们等你很久了。整个城市都在等你呢！"

"等我？"

"整个城市都在等待尊贵的女王命中注定的新郎的到来。"

姑娘用手一指，大门便在音乐般动听的声音中打开了。

3

山鲁亚尔发现，自己是在一个神仙的国度里。这儿美丽、整洁，气候温和，芳香四溢，仿佛是天堂。到处都是宫殿、花园、宽敞的街道和点缀着各色鲜花的广场。地上番红花盛开，水池密布，溪流潺潺。

这儿的臣民都是妇女，没有一个男人。又都是妙龄少女，美若天仙。一见来人，她们便奔向通往王宫的大道，给他下跪，唱诵赞歌。

山鲁亚尔和那个姑娘一起来到了王宫里。

4

这座宫殿使山鲁亚尔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象是个从未见过世面的草民。他想，自己过去的王宫与此相比，只不过是个破草棚而已。

姑娘把他引到了正殿。女王端坐在宝座上，两侧簇拥着天仙般的宫娥。

那姑娘在女王面前跪下，禀道：

“陛下，您的新郎来了。”

女王冲山鲁亚尔嫣然一笑，令他神魂颠倒，跪下说道：

“我只是陛下的一个奴仆而已。”

于是，女王用音乐般美妙动听的声音说：

“不，你将与我同享爱情和王权。”

山鲁亚尔真心诚意地说：

“我必须坦率地向您承认，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已生活了很久，已经很老了。”

女王柔情似水地说：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陛下，我是说，岁月是无情的。”

女王高兴地说：

“我们却认为，岁月是我们的知已良友，决不是无情的。”

于是，山鲁亚尔喃喃道：

“赞美全能的主！”

举国上下为婚礼整整庆祝了四十天。

5

时间，在爱情和希望中悄悄流逝。即使沉浸在美味佳酿、轻歌曼舞之中，也还是要不断抽空向真主进行一番祈祷。

山鲁亚尔终于明白了，他得用一千年的时间才能揭开这座花园里的奥秘，此后，还得花一千多年才能了解宫殿及各个厢房的情况。

一天，当女王陪着他经过一道纯金制成的小门时，他看到门上挂着一把带着钥匙的锁。钥匙是金的，上面嵌着钻石。门上贴着个牌子，用黑字写着：切莫近前！

山鲁亚尔问道：

“亲爱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警告？”

女王照例十分温柔地说：

“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是绝对自由的。连给一个忠告，也被看成是对人的侮辱呢！”

“这是不是您下的命令？”

女王平静地答道：

“命令这种形式，除非为取得爱情，否则是不用的。而爱情，正如你所看到的，几百万年以来，已经有了！”

6

一次，山鲁亚尔一边跟妻子温存，一边问道：

“咱们什么时候能有个孩子呢？”

女王茫然失措，反问道：

“结婚才过去一百年，你就想要孩子了？”

“一百年了？”

“亲爱的，不会再多的。”

“我还以为才几天呢！”山鲁亚尔低声说道。

女王遗憾地说：

“往事还没有完全从你的头脑里消失。”

“不管怎么说，”山鲁亚尔带着歉意说，“我已经享受到了人们以前从未享受过的幸福。”

女王吻着他说：

“当你把过去完完全全忘掉的时候，你会体会到真正的幸福的。”

7

每当山鲁亚尔走过那扇被禁止靠近的小门时，他都要留意地看一看。每次走出那扇门所在的大厅后，又总要再走回去。他固执地想揭开这个秘密，忍不住在心里咕哝道：

“唯有这扇门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8

终于有一天，他禁不住自己强烈的好奇心，趁宫娥不注意的时候，转动了钥匙。门吱吅一下开了，声音十分奇妙。迎面飘来扑鼻的芬芳。山鲁亚尔怀着强烈的希冀忐忑不安地走了进去。门关上了，只见一个丑陋无比的恶魔迎面扑来，象提小鸡似地把他提了起来。山鲁亚尔后悔了，大喊道：

“看在真主的份上，放开我！”

魔鬼象是答应了，把他送回了地面……

9

山鲁亚尔痴痴地看着四周，自问：

“我这是在哪儿？”

回答他的只有沙漠、黑夜、残月、那块拱形石头、仍然恸哭着的人群、他自已及手中的拐杖和城市里的一片死寂。他痛心地叫道：

“不！决不！”

他用拳头一次又一次地砸着那块石头，以致手上鲜血直流。他喊道：

“真主啊！发发慈悲吧！”

但是，他猛然醒悟过来，完全绝望了。他的身体佝偻了，年纪也一下变大了。他踉踉跄跄地向那群人走去，瘫倒在队尾。月光下，他很快与人们一起大哭起来。

10

黎明前，那些人又象往常一样离开了。但山鲁亚尔没走，也没有停止恸哭。黑暗中，突然有一个人向他走来，问道：

“喂，你为什么哭啊？”

“不关你的事！”山鲁亚尔懊恼地回答道。

那人关切地盯着他的脸，又说：

“我是卫队长，这是我份内的事情。”

山鲁亚尔说：

“哭哭也不会影响治安啊！”

“明智阿卜杜拉”越发关注地盯着他的脸，说：

"这得由我来决定。你还是回答我吧！"

山鲁亚尔沉默了许久。然后，象是毫不在意地说：

"所有的人都会为离别而痛哭的。"

那人诡秘地笑了笑，问道：

"你没有家吗？"

"没有。"

"你愿意住到绿岛附近的枣椰树下来吗？"

"也许会的。"山鲁亚尔漫不经心地答道。

那人温和地说：

"对你说句过来人的话吧！既不能让人求得真谛，又不能让人为之绝望。要使他进退维谷，沉溺疑海。谁以为已经得到，可与之隔绝；谁以为永世难求，可予以期望。使之进不得，退不得；取不得，舍不得！"

说罢，那个神志清醒的"疯子"朝城里走去。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天方夜谭
作者＝（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页数＝２８１
ＳＳ号＝１０１７６９８３
出版日期＝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第１版